

波斯鉅藏
丁

君道
儒道
門上
門下

其十

1208
1490
107



門 408
號 1490
卷 10-4

召筮 附進接臣隣 朝會

居

牧翁曰他日過王如宋之范中淹人主用天章閣給筆札令條上天下事如南宋之陳亮布衣上殿天子使執政召對

泛何處下手庶幾揚眉抵掌傾床倒屣益出平生所守衣被海內安能歸竿讀工般慨其小夫壬人爭利便日腹向手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有不時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古之兵君或引入於卧或召見於當食至我祖宗朝親度群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

世

對進接臣隣朝會

若夫接見之終畢群下之情乃所以直天地之象而侔大易之訓者也嗚呼殿下可不懋哉古昔如殷宗之負諸左
右朝夕納諫者尚矣無以況焉而姑以皇朝近事言之若成祖之任三楊蹇夏諸人若孝皇之用劉戴廷健諸臣
可見其道見之無間引對之類繁矣今之引見大臣諸宰例以每三日月之內數至於三不已太疎濶而或至有
引見日次亦以有故而未蒙賜對者宰執之面君若是其難則謨猷之畢達政務之畢采有不可不先也先使以
謂親兵士大夫之口少者凡亦近之數在之前而是不待三日之坐頻數來會賓斤仍賜引接者惟在聖明諸
意而行之也唐太宗制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執諫令之賓斤引見三司八奏者
案出於此而立制之意誠非偶然也夫三司言以之臣固以既侍左右隨事獻替者也而令三有賓斤引見八奏者

之規則其路固已太窄而至於近日尤有甚焉賓行引見有時差退則議以不肯引見不許三音之入奉是
果一朔而計其入侍之數乃二番而已雖使三司之臣依忠抑盡欲有所裨補有不得而陳者矣非實以
也假使引接宰執之際上所以酬酢咨訪下所以奏納陳達者有拂於道而遠於理三司之臣亦無以
隨即辨論雖欲言之於後每患傳聞之未詳事端之疑過而竟未得盡其誠者多矣其為虧損
治休閑係契源亦宜淺勘執聖明之意夫豈惜榻前尺許之地而不許其入也亦豈有所厭惡淺薄
而不欲接見也無亦為其承解未諳之際有所遲延而然耶此則不然三司之臣若聞賓行諸宰未會則
亦莫不未待於閣下每以不許入侍而退去矣此固無遲延之弊而設或遲延亦豈以參列之小淹而有
所損害於事也臣欲望殿下無拘於日期凡有賓行引見例許三司之入奉而不妨須改院之啓稟惟
於倫局之坐持命引見之省皆非事機不可一刻小遲者則亦必待三司各到後入侍以之恢復倘之
道達上下之情而三司之臣隨事輒諫一如唐制則豈不為裨益治道之一端也

君臣之間貴在相親三代之盛臣下直言未忌假諸文字降及後世始有書疏然亦未是只許以文
字而以面對難行之事也故漢以史考之武帝望見汲黯以不冠避帷下使可其奏者亦可以見人臣之朝夕
出入無所間閼雖人主燕處自便之時亦不以為拘也及至宋朝群臣奏劄必於殿上綴以文字而猶且面陳者豈不以
酬酢反復釐益上下之情為貴也恭惟我祖宗朝日御視事行大小文書改院稟奏榻前而始聞之臣有所論列亦
莫不面陳則頃年聖明所教日之啓當奏於榻前者是也聖上苟能加意力行以復祖宗旧制則始聞之願畢誠悃者
不待請對而日近清光矣

江公望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文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群下不欺心則可免戾尔

我吐君臣之分隔絕自祖宗朝屢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群臣不知上意之誠否故未能卒變旧習貞嘉王后臨朝時群臣莫

能仰視猶成此習若成在朝宜有如此事乎庶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群臣震懼今之倚伏亦庶朝之餘習也

經道

古者設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此法既廢師傳保護之責專在於經道故程子曰君德成就責
經道之設非為臨文講讀不失章句而已將以解惑而明道也將以納諫而進德也將以論政而制治也故祖宗於經
道官待之有禮親之有恩如家人父子情意洞徹為今之侍臣學問多缺誠懇多乏或難於入侍至有窺避者矣
雖然宜無依誠抱蘊願親聖明者執途者經道不頻接見固殊而孔自嚴肅詩氣固舒酬答甚罕講問不詳
故安時弊未足咨問間有二講官勉勉聖學則亦泛然俯仰而已殊無體驗踐履之實罷逸之後大內深邃瞻仰
徒勤而我后左右只有宦侍官妾而已未知燕居之時所覽者何書所作者何事所聞者何語耶

務學修改者在乎正心而正之術在乎日御經道他也義嚴而高至驟列于前非不肅然拱揖而不敬肆也亦而難之則
此周然者亦次第而消落矣師箴係訓驟入于耳非不踈然動容而受戒也久而矜之則此肅然者亦解散而不屬矣
故愚莫若經道所謂經道非若今日古事大臣鵠立史臣跪而進拜而退斯已耳其道殆有四者昔者呂公弼以
旧而而功講揚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今之執簡奉席者自三侍從之外何象也隆興之朝馬
融講乾卦至群龍無首而上曰既居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譏殊欲得以為戒今考規具而危
亡之苦辭何其剛然也元祐之主論遷伯玉不如史魚之直猶有與王賞諫之風為今之陳微言于黼座者其亦降
氣和色以風之乎蘓軾之進講也首陳六事今金華輟講之後其亦有撫古措今嗔口及若事者乎誠予茲四者設
誠而致行焉于陳經說史之中爾懸鞞止鞞之路言必窮于三復思必通于兩心有物之不知則咨之諷之有改之不恪
則稽之詢之君臣之間此界一疑彼芥一難洵如家人父子嗶嚅反戾而不厭其詳也則非但天君灵存庶如春金
出入起居戒于予指改教号令重于著蔡而始乎難幸乎易康溢之志輟精明之慮生即夜分讀法雞鳴

御朝而衆此不為疲矣循斯以往光明懿祿之業且可以凡克舜弟商宗三百年之祖德其亦有無疆之休哉
語有之計事乎朝者得一計事于宮者五而得一計事于寢者什而得一蓋教肆之下也
傳說相業非不偉哉而周公稱武丁之臣則捨傳說而言甘盪以其授學之切源也佐治之切流也
夫以正心誠意為厥問之陳言以責難陳善為愚伎之迂策經席之上只以解釋文字塞啓沃之責
程子曰書曰僕臣正厥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從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
古人之意以為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其知長化其心誠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
就學在於涉書史覽古今而殊不知是乃聖學之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功講知書內侍回
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攝職精充兵德哉○向來經席之上非死好奴論而上不至於格君心下不至於匡民瘼故搢為
口耳之資而已

惟矣士大夫之得近清光諸論規戒者自經筵敷列之外無間而入深宮左右嬖倖無芝蘭俱化之益有一曝十寒之惧矣
累在孝廟癸亥年間劾精蓋治日御經筵雖微官所達酬酢如鄉音無不曲從玉堂之官以直宿為榮不憚勞苦
今則玉堂每致閑直外間有積書冊內禁衛之譏此雖諸臣之罪亦由殿下停筵廢講之故也

古之聖王盪盪有銘几杖有誠誓濟歲之史汎之無一時而非學所以薰陶輔養者無不宗用其方至于后世無復
此規朝臣之既侍討論者惟在於經筵而進講之官甫恭俯仰惟展讀數章而罷能上下情意不相接雖使孔
孟來程日侍講殿其成就恐未易也况退朝之後深居九內所侍惟宮妾所親惟寺人寒之者而曝之者寧
當此之時聖學果能無小作輟乎

宋仁宗慶曆中趙師民上劾講箴曰正朝之上法官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與睿啟於清躬神麗之遊光明之
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心事於古語○經筵之官上以補養君德下以維持公論非一官守一言之叱也

經

夫經筵人主講學之也接賢士大夫之所也而教者又所以貫動靜合內外而達乎天德者也伏臣見殿下始終屬精勤
御經筵講劇治道致不倦頃年以來寢不如初講官入侍止於展讀數章無規汎道義之益而殿下又淵嘿未
間討論義理之精微商確古今之得失宰臣陳遠不遺故令細務未有陳善納諷如伊傳周召之悽者竊
恐殿下旁理道德之口或有所未益也○君德成就責在經筵從容研討充換體臉誼誼義程董陶德性乃其
學同底要道而務能眩得決愚智較勝負其在下賤亦以為失學之大者而況於帝王之尊乎殿下不以世出之直
恃其聖智脫落用鍵究於文義而略於身心性命之本務於辨博而缺於踐履篤之印皆摘其言發文字隱微下
試於經筵聖心已足傲視諸臣凌駕一世稀是之病日痼自聖之心日僻矣易曰卑而自特書曰遜志時敏大舜好問
而用中禹聞善言則拜益其氣外暢則嘉謨不進後氣僥敷則群聒失措故屈已下矣降志從學德莫有尚者夫
夫人心浸灌以理說則有開芥之口注洵於冊字上則死走作之患其法度世居則日以莊敬其下木士則日以惰慢矣
仰惟聖侯久未康復雖未得頻用經筵親御簡策而帝王之學自其常布不同當其所納直接之也必須隨省
隨處而提撥聖學立聖志力因聖躬之遠和而有所放倒勿謂時勢之難回而有所偷惰當使恭然如太陽
當天澤翳淨益以為存故急治之根本也而若於聖侯稍安之時勿拘引見日限頻接宰執此近侍皆諂
務之外其之討論道義之趣揚確治亂之跡以至開芥心志宣暢壹盡則亦可以為存心之一助豈不有愈於宦官
官妾之共處乎抑又念漢朝香艾魁聖之伎而鮑宣為之慨歎宋王之側有一薛居州而孟子亦謂其無如宋何以今
日言之朝臣之能為薛居州者果是何人而香艾之退處荒野者亦未能致之於朝則其可以啓沃講養而有所裨補哉
歐陽修曰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足稀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官公卿奉事而已若有伎臣學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
侍從顧問語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向安視膳於朝夕其復游宴
樂也多其宗室子弟惟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稀也

筵

晉學去哲宗曰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之故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

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奉諷諭以備顧問其大澤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一矣

天順中彭教曰宋仗程灝等進言于君曰人主一日之間接兵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董陶德性當以名

言後世祗為至論陛下當朕行政教之始常自貽君命之時起然遠覽深惟至計念君德之所係謹氣體之灑養妙

簡文學之臣擇其謹厚醇懿端謇諤之士陪侍法從保直殿房以備講讀宜其以奉清用之燕視朝之餘即

御便殿從容巡訪切劘治道因時啓沃隨物箴規下至人情物態緣觸輒難亦得以具陳于左右然修身修道之宗

莫要於經治亂安危之迹莫備於史宜令直其說分日進講不限常式而得恣意以開陳無所避忌而得隨事

為功戒則朝之與俱者固非正人洋溢所聞者無非善道聖心湛然而無蔽聖德純而不雜○麗末王瑤朝始置經筵官

古之聖王兢業日復一日在樂有滋養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侍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贊畫之

規燕居有師之誦史不失書牒不失誦以訓御之後世此法盡廢只有經筵一事略存古意先使所謂君德成就責

經筵是也善乎程子之言曰人主一日之中接兵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則翻自然氣質變化德苑成就策

某之言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宗之人處其所以與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清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

間此誠至論也臣聞諸長先宣祖大王于干戈搶攘之際猶日三開筵講字不怠仁畜於癸亥之初六日三開筵且

頻賜夜對祖宗所以致勤勉勵精而治有如是也宵視近日開筵甚稀其視祖宗家法宗有媿焉正程夫子所謂

間日一開筵講讀教行群臣列侍仰然而退如是而責輔養不亦難者良可懼也

麗末王瑤謂經筵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死益也朴宜中引師曉秉師之喻反覆陳戒

講筵之停今幾日月所惟聖德天成無所資於薰陶之益深宮護護之志對越戒慎之切誠非外臣所敢窺

測凡人之情對人則莊狎居則肆其勝已者處則敬心生其不若已者處則驕心生殿下之惟對婦寺不接臣隣為

日已久亦安能保無怠惰齊地宴安尤悔之作予臣聞諸長老先生之時玉休靡寧閑講稀濶故開講之日百

僚欣豫以至更胥下輩輒皆奔走喜悅傳筵之時不但群工解體吏吏之類亦皆有夏盡之色似若天志開塞

之象此宣功之使喜誘之使憂蓋其東君穆所因莫之然而然再宿念近日停筵亦由於天候之久未復常而然

豈無小安之時可以引接仗臣之暇予臣願殿下遵先朝已行之例念聖人慎疾之道常居小閣清心靜攝三從

古事雖難卒復於今日若於清涼岑寂之夜神安氣爽之際頻令諸承旨持公事入侍且召講官進講經史殿

下隱几而听之則其操心持志之功在務時措之宜宣大有所益哉朱子之銘曰呻吟此回氣絕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

蘓深味其言則書中自有至樂其在調息之道所補亦非淺鮮矣

夫人心是活物也終不得不用既不用於孝向則其用之志頭亦不難知此不過宦官宮妾便嬖戲之事而已殿下

上承宗社無強之基業下應臣民不貸之祈望而顧乃置聖躬於私褻荒豫之志而自猶可以自循支持以為少

月殊不知死限不存底事將不勝其當矣臣之愚意非敢殿下必用法筵莊其禮只如其程限有防於方便之

道也若在孝在成在年向聖體猶未復常而尋召仗臣引入大造殿寢室講論高確極其淺容至於在諷之臣

狀許收召其時洪重普以承旨入侍榻前至口之志不覺失喜而私有相慶之矣至今譚者美之即今聖候

雖未平泰亦須作意勉日召仗臣致之卧内而殿下隨意坐卧或定其憤或隱其几而令侍者或讀過經

史或口談古今典之都俞吁咈則其具官寺執御深居九重者其損益益為如何哉此不惟於聖學大有

所益亦使意思舒暢之疾亦消除而為下者亦自情親意密鼓舞舞歡動忠愛之心油然而不可遏矣

夫調病之道因非一端然其安惟在於慎起居節飲食常宜於心和平悅豫之境孫存收拾之切又在於神氣順

適之間日往月來真元自壯外邪自祛初未易以安佚從弛為善也患候孫留之中勤勞玉休頻御講筵雖不

敢望而時於朝夕蘓爽之際風日和清之辰或登進臣僚高確同事或召入承宣裁決庶務或引對仗臣使

經

筵

夏

之講讀此宗與緊不可已者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寧有嫌隙今日如是明日又如如是比如茶飯之供養而不可
開湯劑之治病而不可疥接續不報滋味漸生興趣漸不欲罷而不能則日計雖不足而月計有餘矣夫旁無強輔
則有過而不知改雖以子夏之賢猶以唯羣索居為恨况殿下於深宮護漢之中豈狃得肆之色安保其莊敬不解如處
显對众之時乎朱夫子之言曰夫守固非讀書之謂而然非讀書則又無以為守誠以研窮義理辨別是非以為去
就於審幾應務之際者不能不資於書也
夫人君進修之道惟在經筵自非文王之聖安能不諫亦式無籍於董陶乎是以經筵之開府宗為治亂之所關亦不
必遠引古事如仁祖末年專齊講筵伊時宮有九百如何孝廟末年日每開筵一時休明氣象亦如何此殿下所
親聞也朱子垂拱劄曰前日功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
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聖高世之行而未足隨事以現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即理而應事故
天下之事多所未明○宿念大病之餘日月未久調授之道固宜加慎而方當習其智長化其心成之引接臣僚開筵講讀
一日急似一日明白温煖讀過數行書非惟必無致傷之理以拾戎惕開芥心神亦有大益於調劑之道
自祖宗朝面對夜對不以隆寒而或齊朝講多講不以盛暑而或停以至朝奉輪對次對之規所以貽謀前後緘
悉而且

夏治危明

明王恕疏曰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借秦為譬言而賈誼為之痛哭宋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
蘇轍猶以六君為喻而蘇軾為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為過而嘉祐之竟享隆平之利以成英詔之名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恭和誠治之時而可慮者亦莫如恭和誠治之時曷為其可樂又可慮也蓋太
和誠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地

治危明

天也盈虛其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有虞所以有阜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奏
阿者此也○事未兆而陳曲突徙薪之謀亂未萌而倡屠火積薪之論四維之固也而恢燕雀處堂之憂累席
之安也而稱六馬朽索之警
蓋自契從以來天下稱極治至安者莫宗乎虞周其在有虞四海共教而陛下于羽斯何時也而君曰欽亮臣曰傲哉
明良喜氣交口一心方用道之郵隆劑、在崗班、在圃朱干玉戚在布四夷九譯在朝君曰懲咎臣曰張皇咨
殷鑑不徐、焉商是以降、曾、太傅當圖土幾虛之世焦然蒿目吞其二派涕六太息之談而文帝亦嘔喻
愛之魏鄭公于外闔不掩愀然動容納其十漸十思之戒而太宗悚意覽為是知明哲之至皆不犯威治
以忘憂忠卷之臣皆不諱危言以竭慮若是其汲、歟
理宗朝姚希曰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言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
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臣於今日外視刑像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訂而陛下乃
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
蘇東坡序田錫奏曰自太平與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而田公之言常有不測之憂迫在朝夕者何
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有絕人之質、而治世無可畏之方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憂之防
此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
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甚賈誼由此現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者法當如是也
履之九五曰夬復貞厲朱子曰夬復是做得或快雖合復底也有危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胡康
峰曰九五剛中正復帝位而下以允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復為戒蓋夬復境愈不可不
戒慎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復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復初之坦

諫

諍

直

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夫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諫諍 附直言 規諷

明鮮循疏曰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性之言而格拒計行而身戮彼不知固位保祿安享富貴而顧乃不避忌諱撻頭履尾皮、然若撼山之墮撲燈之蛾而不上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明高輅曰疏得頌不如得箴得唯、不如得諍、得所可說不如得所可警人情死甚相遠彼顧欲墮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壁不可為容、多後亦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矣輒熟而尺凱叩耶

陳襄曰昔宣王之立也用方已以輔相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而雅道復行故其改善者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高之類是也其不善者詩人亦或箴焉庭燎是也或規焉汚水是也或諷焉鶴鳴是也或刺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與焉夫言之於人君其取舍與如此之明效也

劉克莊曰自昔論議之臣人臣無失德則或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但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秉正木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納一芥運使以治財而張栻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諸生而陳花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難而列聖容之難故求之在上而已○宋紹聖初張咸對策曰臣寧直言而死不忍不言而負陛下

梅福曰昔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適秦故漢制作僅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親也不可以為言也○夫子之於父母內恠未安而語口不以告則豈不乖於愛親之道乎

言

規

諷

世五

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姜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惛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芥

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向在於正紀綱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弄如此而已

李新曰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本以集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兵良科斥而人吞直

聲幽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狎有全官諫剛爾

程子曰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以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所謂惟大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

夫以舜之盛而臯陶以逆欲戎武王之聖而已公以累德戎衛武公行年九十百官盡其規倣矧茲也難之時

群下以言為戒而欲免危亡不亦難乎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然後榮氣充耳目手足運用便利諸病不作若血脈不通耳目不聰明手不仁則其得為完人乎惟其血脈不通今為之痼疾故萬般作為死一誠察朝廷之上都

是文具百官死誓戰之美庶民有侵上之漸奄、如將頹之屋群僕齋亂失任而莫為之下手善避形迹巧於揣摩者偷便利已自為長慮伏節死義當亦於敢諫之列君亡國皆由於患失之心聖明之世朝廷士氣若是其偷

薄脫有危意未知稅駕何地如欲改過惟在君上一轉移之機耳臯聞之下直言立來公論在朝紀綱自振

唐臣陸贄對德宗之言曰諫者幾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矣諫者之狂詎明我之能恕諫者之偏諷彰我

之能泛誠于古人君所諫之善鑑也○朱子曰今日之事九曾生趙子直然與甲湯水者都用不得只有些老向可極言以冀主之悟

昔在明在朝先正臣曹植上章極言時事有曰慈殿不過深宮之一寡婦殿下不過先王之孤嗣音哀服素形像已

著伊時文定王后方臨朝元衡革柄固一言逆指趣隨以昇鏡人皆為植危之惟親愛植者亦以為非所宜言而明者不唯不之罪言色不加微呂不報傳至升今以為感德事若以植之言斬為罪案不必免於不道之律矣

今日朝廷不足者寡也非言也惟最集效絕消埃耳目之章劄殿下若一覽之則不過為改院故紙而已猶不敢不言者良由官以諫為名矣在弦上不得不齊昔者朱子不以宋帝之殿闈而斥誠正之說諫區、之誠亦效此而已

各語曰君者尤孟子釋之曰高君者好君也夫人臣畜止其君之所欲乃為直愛其君而世之人主知其為愛我者鮮矣
文天祥曰吐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秦改有鶴擊金諫有鈇面御史軍旺之事死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
經守忠之許劉執事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龐大閔曾觀蓋君子之氣伸則
直道始有以行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匪躬之臣不垂訓於聖典獻贊列職責使矣為左右
有人復將用馬伏以人君之務莫切於受諫孰不欲求忠自助以享爽邦之休而所納者恒少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孰不欲
補闕而遠以成王明之補而美輒者恒多此其故可知也夫人君處崇高之勢操生殺之柄一言忤忤身死臣主同患古
今所悲孰肯以至卑而處至尊捨所利而取所害以一身試於雷霆之下哉其或有存憤感厲言、王失批逆鱗
則女忌諱獲戾而不諱女其凶恚受忠迫於誠忌目見過君不忍於宗國顛覆有此慘也人主降志開道知其
言之愛我也褒嘉顯爵彰受責如流之美但薄辭咎之人猶不敢自益况乎四顧威氣視若仇讐摘其纖微以
拂之肆其威怒以震之則阿諛容說之後日進而歸其偽守道正直之士望風而欽其跡政亂而主不悟邪危而主
不知以至於亡國敗家相隨隨也可勝嘆哉
惟我殿下以至誠教物以至明輝理群臣駕下誠不敢望其萬一然而事務至庶義理死方一事之失人得以窺
之一言之非人得以向之前後敵贊之臣何不出於愛君憂國之誠而少有失宗或過於切迫則殿下每示以吉色時加
輕重之罰直氣催迫去論媿阿夫以言獲罪非盛世事也臣等蒙禮朝清殿輕積小過則之階亂歷現違旨系益賢臣為是懼
目今國事之可言時改之刑失矣止千百而悟悟度日猶默成風聞君上之過果則兵者頻眉而嘖嘖不兵者將順之不
暇以至僕僕之際消涉忌諱則兵者逢回猶憂上意之難回不兵者非笑而齊閔之金諫論事不過彈駁小官以為
言責經從之奏對不過修飾閑語以應故事衛事之日非不幸近之
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用廊每宰相待罪此坤臣風未所以為國家之元氣而紀綱之所由立也諸葛武侯之言

諫言直諫

曰諸有忠憲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起是而待矣隨事言臣以忠忠益此政今日之先急務也昔在成
朝十餘年來復諫自用喜同惡異一時嗜利止恥迎合苟容之輩布列全閣但以隨聲和附為事君上之非莫之敢矯終至
於上聽下謠言塞而禍階成可勝歎哉
全諫主一時公故凡國家大事全諫論執則後司不得弄行雖上教亦不敢從此是二百年通例可見祖宗列聖屈
於公不敢自用之德也國家設耳目之官所以上格君非下排官邪者也其官雖卑而任之以道其位雖賤而待之有禮
然後朝廷尊而紀綱立直氣伸而姦人懼此治通之要緊者也自古以來轉圜之常少而投石之常多批鱗之甚難而喋
口之皆然夫以人主之威和顏色而受之尚或難於峻辭氣以斥之孰敢輕犯與治亂於是判矣近來全臣兩爭此日
是為國為民而或累月相持不蒙允俞或一言有違遽加譴責殿下受諫之感德愛民之誠心四視即祚之初年果
死所歎然者乎○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能後聲
為上者固宜平心奪理和顏受諫以示天地之量而今殿下乃反太厲辭氣若加威怒峻責之不足而特進職名
特進之不足而久勒恩惠噫人臣之犯顏諫諍為國也非為身也明君責之而使言闇主罪之而使默自古國家與
表何嘗不判於言路之開閉乎孔子於定公言表邦之向惟似其言而莫予違對之殿下今日之事不幸而近之矣
國家之直全諫其意豈偶然哉界以言責達其聰明猶人之有耳目而後可以為人也國人之欲言而不得言者惟全諫能
言之為非祗同上帝狀底一人其言之出於一時公議可知也人君既畀其責而反不信焉厭薄之摧折之勒加情外之罪則
是自塗耳目自黜聰明如此而未有不止其國者也
殿下不辨如流之美有歉於前日偏私倣倣公道自晦彈及宗戚非之必牢靜柔私藏听之亦迫言無善惡如辭屢
下事反是非峻旨頻加先哲明教之良法誘以駁俗諍臣化俗之美意所以逗濶青蒲出入不過於應故事自簡
規箴未免於循常例小大臣僚人則仰屋嗷嗷出則相顧嗟嗚嗚呼此乃漢唐中主之所未聞也不謂殿下之所為

諫言直諫

廿五

各語曰高君尤孟子釋之曰高君者好君也夫人臣當止其君之所欲乃為直愛其君而世之人主知其為愛我者鮮多
 文天祥曰吐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秦改有鵲擊金諫有缺面御史軍臣之事死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
 經守忠之許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龐大同曾觀並君子之氣伸則
 直道始有以行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匪躬之臣不垂訓於聖典獻贊列我責使矣為左右
 有人復將用馬伏以人君之務莫切於受諫孰不欲求忠自助以享奕邦之休而所納者恒少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孰不欲
 補闕而違以成王明之補而其艱者恒多此其故可知也夫人君處崇高之勢操生殺之柄一言忤忤身死一臣主同患古
 今所悲孰有以至卑而處至尊捨所利而取所害以一身試於雷霆之下孰其或有存憤感厲言之王失批逆鱗
 則女忌諱獲戾而不諱女其凶恠至忠迫於誠忌目見過君不忍於宗國顛覆有此懷也人主降志開道知其
 言之愛我也褒嘉顯爵彰受責如流之天胆薄絳咄之人猶不敢自益况乎四顧威氣視若仇讐摘其嫵微以
 拂之律其威怒以震之則阿諛容說之後日進而歸其偽守道正直之士望風而欽其跡政亂而主不悟邪危而主
 不知以至於亡國敗家相隨隨也可勝嘆哉
 惟我殿下以至誠裁物以至明輝理群臣駕下誠不敢望其萬一然而事務至庶義理死方一事之失人得以窺
 之言之非人得以向之前後敵贊之臣何不出於愛君憂國之誠而少有失察或過於迫則殿下亦示以吉色時加
 輕重之罰直氣催迫去論媿阿夫以言獲罪非盛世事也也王蒙德兼朝消厥積小過則之階亂歷現違吉內余贊臣為是懼
 目今國事之可言時政之崩失矣止于百而悟悟度日循默成風聞君上之過果則兵者頻眉而噤噤不兵者將順之不
 暇以至覆轍之際消涉忌諱則兵者逢回猶憂上意之難回不兵者非笑而府闕之全諫論事不過彈駁小官以為
 言責經途之奏對不過修飾用語以應故事衛事之日非不幸近之
 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用廊舍宰相待罪此坤臣風未所以為國家之元氣而紀綱之所由立也諸葛武侯之言

曰諸有忠憲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起是而待矣隨事言直以成忠益此政今日之先急務也昔在齊
 朝十餘年來復諫自用喜同惡異一時嗜利止恥迎合苟容之革布列金匱但以隨聲和附為事君上之非莫之敢矯終至
 於上聽下謠言塞而禍階成可勝歎哉
 金諫主一時公議故凡國家大事全諫論執則該司不得私行雖上教亦不敢從此是二百年通例可見祖宗列聖屈
 於公議不敢自用之德也國家設耳目之官所以上格君非下排官邪者也其官雖卑而任之以道其位雖賤而待之有禮
 然後朝廷尊而紀綱立直氣伸而姦人懼此治道之要緊者也自古以來轉圜之常少而投石之常多批鱗之甚難而喋
 口之皆然夫以人主之威和顏色而受之尚或難於峻辭氣以斥之孰敢輕犯與治亂於是判矣近來金臣兩爭此日
 是為國為民而或累月相持不蒙允俞或一言有違遽加譴責殿下受諫之盛德愛民之誠心四視即祚之初年果
 无所歉然者乎○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能後聲
 為人上者固宜平心奪理和顏受諫以示天地之量而今殿下乃反太厲辭氣若加威怒峻責之不足而特進職名
 特進之不足而久勒恩惠噫人臣之犯顏諫諍為國也非為身也明君賞之而使言闇主罪之而使默自古國家與
 表何嘗不判於言路之開閉乎孔子於定公言表邦之向惟似其言而莫予違對之殿下今日之事不幸而近之矣
 國家之直全諫其意豈偶然哉界以言責達其聰明猶人之有耳目而後可以為人也國人之欲言而不得言者惟全諫能
 言之為非忤同上無狀底人其言之出於一時公議可知也人君既界其責而反不信焉厥薄之摧折之勒加情外之罪則
 是自塗耳目自黜聰明如此而未有不亡其國者也
 殿下不辨如流之義有歉於前日偏私倣倣公通自晦彈及宗戚拒之必牢諍柔私藏所之亦迫言無善惡以辭屢
 下事元是非峻旨頻加先哲明教之良法誘以駁俗諍臣化俗之美意亦以逗滴青蒲出入不過於應故事自簡
 規箴未免於循常例小大臣僚人則仰屋嗷嗷出則相顧嗟嗚嗚呼此乃漢唐中主之所未聞也不謂殿下之所為

乃反出於其下也夫抵人身愛身者多徇國者小現望風彩畏休秋以諫諍為孤恩失寵之為戒以合默為特祿容身之善策不語如伏馬合口如蜀椒則國事潰裂人心渙散賢良屏身奸孽接迹終至於國非其國而誰有為君上言哉東坡告神宗曰歷觀秦漢以及五代陳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從薄責旋即起陞許以風聞而死官長風來所係尊卑不同言及乘輿則天子段容事闕節則宰臣待罪故仁宗之世諍者燦如星而相但奉行全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全諫固未必皆天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春其錄言而借之重柵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故也

近日喉司之任不比死事之日雷威所加莫不震盪萬自所歷莫不摧折惴然惟以謹呵黜罰為懼至若賊思其居有未能遑焉者自有全諫以來凡有所言死論其是與非曰俞曰非曰叩之也應雖非合終未有不批之落此可見祖宗待增閣之意出尋常萬也○宣和中朱倬自為諫官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托我心腹非報怨任氣之志必不為子孫植荆棘也 國家以諫爭風憲之職責諸全閣苟非其人固不可以久任而若患其人之難得遂謂久任之不可則死是理也雖有如劉安世之祗殿上虎趙忬之号鉄面御史者若使之朝拜夕禱昨除今廷則亦死以登其職而成其效也昔在宣和朝使臣導進言曰全諫為國家耳目主張公論尤不可教易而紛、更易甚於庶官耳目靡定公論焉寄小過微失輒不能在官責望之重宜若盡善盡美而徒其後者未幾勝於前失於前未幾復於後愈進而愈愈不徒為改事之煩煩而已若不痛革此弊則類類死由可振治道死由可成此誠識治之至言人君以宰相為股肱寄全閣以耳目股肱耳目相資不可偏廢也是以宰相全閣爭論可否而若非大段決裂判不相容者君上之道惟當慰諭宰相假借全閣悉心調柔使得兩全而苟或因宰相之不安其位不究全閣所執之如何加以情外之罪名而震之以威則是全閣被罪罪由於爭論可否而大有爭於相資不偏廢之義也試以古昔而論之平勃之勳名相業後世死及而或斥以非社稷臣或斥以俗吏君不為罪相亦能容國家大體固當如是

逮至後世宰相被斥者相望如宋仁宗為君於上韓富諸人為相於下其間所用未幾皆韓富之倫亦是一時之選也而自韓富以下皆不得免焉惟以國朝近事言之宣和朝大臣被全論者甚多况他章疏之斥何可勝言其在仁祖朝惡有諸人疏斥其時相臣至此奸回小人其狂妄僭卑宜若可罪而亦未足以斥大臣而深罪豈二祖之聖哉或於任相而然執此宗念固體而憲言路也噫近以言及大臣獲罪者凡幾人矣朱子所歎前年廷二諫官去年廷一御史者歐陽脩所謂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之言不幸驗於今日矣臣恐後日若有事因大臣則如將環視而不敢言何哉畏其相平而入於脅大臣之罪目故也若然後相資之義漸壞偏弊之患漸長日流弊有不可勝言

直德秀曰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眾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宗同凡其未第相規正欲共成門戶之美君臣之義何以異此靖固相江公望曰人君之於諫臣者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所之不可不謹如此教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夫人避全閣如避陷阱其間或有二年少奮慨之臣任怨論事而其執世孤其情世戚厥下之後以摧折之非止一再

聽納 附求言 大人格心 疏劄

明列世龍疏曰取人為善所陳不非狝堯舜湯武為可範也三代以下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傑紂難殺則以武帝為桓是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切怒抑且笑而受之無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戇之過亦自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於君德何加損焉

胡銓曰昔辛甲七十五諫列安世論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諫者不饜其贖而所者不饜其煩今言出而亟廷疏朝奏而多罷言者不得盡其意聞者莫不駭其迂矣○言出於人雖有狂瞽之者善故於死非瞋眩之要

陸贄曰詩書林堯德則曰稽于眾舍已從人數病之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務同欲也序禹之所以與則曰益替于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敬文王作周則曰降、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凡臣十人同德

術言大人格心疏劄

言皆泛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聖主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政也
陳傅良曰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二沮路之臣將以垂宗社死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所者固全垣虛位
幾日臣宿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春秋王子孫之卒以其有親魚之諫既書月又書日以見其恩禮之厚也
始皇納茅焦之諫猶有人君之度後世之君取過作非其能下殿而手接者幾人哉
蒙之九云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程子曰堯舜之聖天下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六五之君苟恃其明專於
自任則其德不弘故帷婦人之幽闇尚當納其善則明矣矣
夫山高而雲出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人君虛而受人故能取天下之善而時出之昔楚莊王朝謀事而群臣莫能
退退有虞色魏武侯朝謀事而群臣莫能及退而有喜色憂喜形而盈虛判矣盈滿一萌則善言難入如水
投石其可哉乎是矜懷貴虛也
益之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永貞吉程子曰夫滿則不受虛則未物理自然也二處中正之道虛中求
益而能從眾明之助則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未告之以善是也
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程子曰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而周昌之期二叔孫之頭血死以赦矣及至四人之前對中心悟又
如趙太后愛其小子長安君不肖使質於齊大臣諫之不听及夫左師觸龍目其明而導之其所也如鄉音者是夫
元成列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念已後人舜戒其臣曰予遠汝而汝死而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立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右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
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急務也 程子代呂公著作應詔封事為富而草山陵疏
昔者宋仁宗親意太平一日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使條陳其所欲為者范仲淹上治務十年富而世
之務十餘條及安過十二策仁宗悉用之歐陽脩等以諫官日言事殿下亦足為如此果措乎殿下為仁宗之事而

聽納言大人格心疏劄

群臣不直則是群臣負殿下也若殿下退托而不有求治之意則是殿下負臣民也羣臣以殿下之雖有言
而不見用不為尽心則是下不信上也殿下以群臣之元可當吾意而者薄視之則是上不任下也
蘇軾告神宗曰曰甘受和白受未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心而靜然後忠言可以入也
伏以君上至尊也臣下至尊也尊卑之勢如天志之相懸然猶得以交孚相濟辨是非爭得失犯顏而
不為傲不從而不為慢者安所恃而敢尔哉亦恃事理之公耳是以唐太宗之言曰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人君
孰不知面從之可惡廷爭之所獎然陛下臨事而失之者志為氣使喜怒為之用也故程子曰人於怒時遽忘其
怒而規理是非則斯過半矣此誠至論也○楊珣有言曰請以臣疏藏之宗在臣疏雖拙憂國之誠其楊珣三異矣
況全諫之職自我祖宗待以礼兒君上既異其恩礼百僚皆悼其風後以主公以振紀綱又可使牛維馬繫
自虧其耳目耶且夫年風生之論雖似過激然其扶持國勢激揚頹廢亦不細人至當嘉獎以養其
急採擇以執其中不可且以浮躁巡示殿薄况人心所同即公論所在又豈可強拂而力制耶
夫遜志之言伊尹以為文亦非道季孫之愛臧訖以為疾疾若君所謂是亦以為是君所謂非亦以為
非雖衆其莫違喜同於己且曰予聖得死衛事之日非耶瞋眩之葉利於病遂耳之言室於行此藉鞅
所以思周舍之謬也殿下即祚以來虛心受言改過不吝轉環之美孰不欽昂而第於喜怒之芥未免
億詐之病風運宸於造次竄黜徒於朝端上下驚顧氣像愁沮放流之典古所以待四凶也一言之失便置
擣机之科誰宜犯顏抗威自壓於千鈞之重耶唐太宗號為受諫之主昏怒親徵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惡
嫉之至於欲殺舍容之度若是難哉
古之人君從諫則聖拒諫則昏然而常患於難從者蓋優容嫵於降屈允急喜於四崇故驟諫疑犯
諷諫疑訕敢諫疑激直諫疑狂茲諫泛而不瑩切諫疑而難答虛拂近乎不恭順遂近乎度教故上之人不明

乎此則或飾非務勝於人護短恥屈於下騁辯博而折其氣眩聰明以窮其說托真售偽百種安排過密於限防先情而
蒼隱則君子憂於見疑小人幸於迎合或曰疑而達之市恩或曰怒而激之張勢殊不知用其諫則德於君君默
其說名專於臣屈其言而道益伸誅其身而名益尊上古聖王之御治世也愚老不乞言死事於諫中世亦言而果
聞之世降則厭聞而拒之又降而拒之不足則誅貶加之又降而拒掩罪諫之名則陽用其說而陰黜其身崇以虛禮而
中以寧秋呵至是諫諍道絕矣自古諫者衆表君之失也諫者稀彰君之昏也君過日陳於內德產遠聞於外君
頌日陷於前穆德長垂於後此豈非人主之庸當慎者耶嗚呼言有順逆故喜怒隨至怒幾終動慮舍吾私理如何光執
是處則自然人欲退听天理乃見逆耳者順理者心悅中心悅則尤外色之說不可得也夫如是故設誠於內未諫於外則
嘉言畢聞矣邪畢露事之利病畢陳氏之愁怨畢達作事而事有看落刑政而政死罅漏千條萬緒以待言路
開而後方可下手不然而欲以文具把持大勢粉飾治體則千段事務都死賴延萬軸書史皆為到語此古人所以不貴坐
談惟欲力行耳

欲矯氣質之病者必先考病根之所自然後以克己為治病之藥故先使謝氏曰克己須從性編難克克將去毀氣
質臣固未敢窺測第以見諸辭令者言之逆耳之說後進則詭之色輒非是受善之量未弘也涉內之事著外
則遮障之辭轉即是偏係之私未祛也爭辨之語稍激則理奪之言不從是奸勝之癖也未匡也三者為殿下氣質之
病故溫言美辭者多蒙採納直言面折者立至遠忤恐非聖帝明王虛已從人之道也

殿下即祚之後四十年間大臣之劾近臣之奏耳目之章草野之疏凡幾達于冕旒之下乎法言則責以過越而不信
美言則視為尋常而不省大事則諉以重難而莫敢承小事則付諸該司而為文具卒致嘉謨燼論悉悞
騰口仁義之談惟齊於徑席之上塗炭之苦未解於圭華之下國事日非戢此之由
夫有言而不用則惟美而瓦益故子思為臣而魯繆之削弱滋甚孟子為卿而齊宣之王業不興况今進言者

聽納言大人格心既節 六

既非愚直而採用之宗茂為元聞則何恠哉時事之不治哉
夫古之喜聞諫者非為甘言之皆善也即所言有直於道者疑於激者涉於訛者亦皆優容而虛受之若
以其逆也而弃之即不逆者亦退矣以其激也而厭之即不激者亦遠矣以其訛也而罪之即不訛者亦去矣是則非重
今殿下卑卑之誠不徒於前拒人之色漸形於外事聞戚里則失於優容言涉內庭則過堅執大小論劾多不快俞
至於近日章疏皆至意謂殿下既以至誠求之宜以至誠行之而迄未聞其言而草一契連一事者將恐此言誠
意徒為覘听之虛美而已

至諫者國家之紀綱公論之宗至明王詔辭之所倚以為耳目而暴君昏主之所畏而不敢肆者也自古國家之所以其道
非而推諫自用受林尤酷殿下歷觀前古豈不知此而厭聞之病愈甚臣固知致共之由矣聖賢英明超出前代
俯視臣隣皆莫已若而論事之人或措辭失當或風聞不的以致不快於聖意凡有所論一例持難未見轉圜之盛時
觸批鱗之怒此在諸臣或不為死以自取而殿下之所以待全諫者不當如是古人所謂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智出庶物
而听於至愚者豈不為威德事乎人主之威過於雷霆賞之使言猶恐難於犯顏况一言不合輒加詰責有如訟官
之疊向訂佐以乖違端者至或不從物論特命遞去臣不知今日朝廷能有硬骨強項幾人終不為之挫折而
為國家盡言哉茲士卷舌而退懦夫含默而苟容則雖有危亡之社迫在朝夕而殿下無由得聞不危乎亦
納諫之道也曰虛心曰舍己心不虛則內窳而死以外言己不舍則我重而無以容他人矣

克伐怨欲雖曰不行錙鋒悍馬有時難制過情之教不倫之旨不覺於肺肝之際威怒橫加果漸乖以英
懦之俗當摧折之威執甯直斥力爭斯於故正執不過徐以解後宜赦有若居亂世事暴君偏勉而扶持
之者屋下之談與紙上之辭刪減居半如此而欲望上下相孚官有一體難矣
使悠泛之論不得籠罩其間至於語及上躬過失官闈弊端不同言者之矣否所言之虛實宜嘉納以獎敢言之氣

臣嘗見東國史高麗王太祖之立國多用雜術視我朝以禮為國固為歎矣然其遺子孫之言曰人君得臣
民之心為甚雜欲得臣民之心在於從諫遠譏而已高麗五百年精神命脉皆在於此一言可謂英傑高近之
至也諫者由朝廷正路者所共見而共聞故不敢恣為非理不義之言諛者由宮禁邪徑而進邪徑者人所不得見
而不得聞故多為淫侈奸慝之言以盡惑君心則施於事為失措之間者自拂於事理之當積失臣民之心以致亂
豈不大可懼哉○明宗崇禎七年僉事袁德感曰春鳳欲鳴春鷹欲行金鳴而箱其吉得而繼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
朱子答吳伯豐曰惟有萬金良藥必之病者官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
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胡致堂曰莫雜強如忘心莫雜制如慾心莫雜降如驕心莫雜平如怒心莫雜折如忌心莫雜開於感心莫雜解如
殺心莫雜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知乎大人當而大人之任亦當勉之焉思奇以事其君之心
急之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折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帝收而不放則善日
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原濁則流污清則流源潔吉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原也
宋建炎中御史張守言所言之雜泛古所患伊尹言于太甲曰有違于汝心汝亦諸道有言違于汝心汝亦諸道
夫逆心之言未也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則主身難則解有不違者要當以道求之雖志之言未也
皆遠於道然或同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泛虛之際秋補成敗如反朕手大抵心善
順而志逆則易入逆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善而求其非然後智出眾人之上群言不能惑
古之天臣有敵可而替否至或裂衣麻而帝裾者古之天君未也嘉獎而容受之惟思一考令皆合於大中至正
之道無可見改於群臣百姓如其有可改者惟恐諸臣之不我改也思有以改之而已何足以見改為疑而為怒也
昔傳說之告商宗曰木石從則正后從諫則聖夫傳說新當爰立之責而及之以是為言則可知從諫者

聽納亦言大人格心既簡 廿六

是人君之所難而亦是人君之要道急務也殿下自即祚以來其有匡耳之言者若墜諸淵隱心之言者若
諸勝故俯視日進而直諫日遠日久而改事日卑以至於今日而極臣不暇遠引只以祖宗朝事言之仁祖末
年賊臣結奧後掩蔽內外群下之言小涉勁直則隨責相繼故其時顯揚者率皆容悅圍茸之流也及至孝
廟之世大度寬容豁然如子門洞開一時雖或有摧折者而進言之臣反眾用諫則旋即翻然改轍不惟改
轍而已即賜溫言曰予未及思量今賴直救之力其幸深矣如是人感激惟忭皆思自盡其誠風采文爰紀綱
漸張此豈非殿下家法耶
宋寧宗時衛涇奏曰夫人君披崇高之位採富貴之柵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假蓋亦執使之然所恃以維持
此得死過柔者惟全諫給舍而已全諫給舍全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全諫給舍以為非全諫給舍以為不可
全諫給舍非敢其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知是元以重其柵不重其柵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側聞近日來全諫
倫列之章給舍辨駁之跡每逐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除撥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於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習以
為常貽害不細欲阿意慎旨則甚易欲其拒威抗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蓋亦內不安於怨外恐負於
公役若不思職業之當守風旨之是承惟以減默取容豈可馴致顯位則捨所難而從所易殆非陛下之利也臣謹按人君居
万民之上應萬機之煩人之聰明有所不能及人之智慮有所不能因以至酬酢施措之際或不能死是失故也
之聰明之於其聰明以眾人之智慮蓋其智慮然及聰明靡所不及智慮靡所不周而酬酢施措之患也然所
之道不可以矯拂而怒之不可以煩聒而厭母或謂微細之事不之者錄母或以責難之言憚於所泛擺脫偏係之私
痛袪好勝之私悅而能降泛而然後嘉言因伏治道可與也蓋士大夫之氣養之則銳挫之則怯其銳也謹論覽
進死少沮撓其懼也其快相尚莫能自立為人君者可不慎歟方今士氣萎靡風采消落其能明目張胆進言不諱如古
直臣者其其人朝廷既不能栽培養壘以作其氣以未其言近日兩司所論初非雜從累日爭執一功違有爭所言之道重失

群下之望衛溼所謂全閣論列之章恰事辦駁之跡每逢面不下或阻格不行者正謂今日之弊也

朱子與陳丞相曰此來言者指陳剛失白芥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亦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改作之意而惟群少之過惡是以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歟伏惟高明澤答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伴當坐視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公人之所已言不若論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

答鄭自明曰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少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但此病最大若葉之未効則其他少訂候不亦泛投湯劑以緩葉勢而欲改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後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訂而所用以改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

答危伯崇曰孟子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則不亦大人也前矣如董仲舒之流非人皆能使君君親親而不敢為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許順之向朱子曰昔袁宏問社宰我受李聖人之門豈无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進之故聖人反疾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以俎豆晉乘楚橋机魯春秋孟子非不知圍而對威文以死侍九生皆引君於當道曹謂宰我久矣於聖人而不知宜有補於名教者耶

曹南豐憲宰轉對疏曰竊規唐太宗即位初廷群臣共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邦公之後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即位亦在廷群臣使陳虛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能稱度五代之因循

至諫之職所以糾官司而肅紀綱也其責不輕而近日全閣專以呈辭為事茶時傳啟視若弁髦改院逐日請拓違牌又復紛然殊无恪謹之風不顧事件損傷若夫行公累朔有一時休息之計或情迹不安不得謁者則固无足恠然亦亦称病不出可也今則不然无難強之疾難安之情而卡出行公疑即引疾便服出入无延不涉街

路之上絕死以朝衣行呼唱之全官自處若此其何以論人之得失而設有兵爭之事亦何望其得請哉最是下直守令委性不遇行期屢退夫馬久滯間或回朝令急赴而未及見之則又云因使使不得行其弊大矣今宜申飭新除守令者屢往不遇許令留刺赴任俾无滯行之患

復諫

胡銓曰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馮治說者謂馮治以直諫被誅國之大患是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微舒之秋十一年而楚子入諫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哉直言之秋而至於此哉

復

殿下在臨御之始諫非弗或手轉圜之美然而識者出於勉強漸不克終蓋有以窳眊枚声色戎微之間也及至近日九事者先論當否輒以詭之色待之或悅而不降或從而不改甚至使臣進劄施蒙外補勳爵特志不免寬寬加之以情外之罪名震之以過當之嚴旨雖全商爭之大臣言之皆未肯答窳揣聖意也謂言之不當則何取於進規罪之而有名則豈端於拒諫殊不知所言之道與任事者善則有賞不善則有罰固也所言之可用則取之不可則置之而已若匹夫有以言獲罰則君固知以言為戒亂亡之源未必不由是也況上明是非豈皆當理倘或自是者未必是非人者未必非則德非之而故後世之譏刺將有所不敢可不懼哉夫人君之尊如天也威如雷霆也人臣敢言者是猶攀天而歸雷霆其事誠難而其志誠可嘉也而君人者乃反脣為舌較其長短競其曲直豈欲伸己而屈人是何視人而不正也

諫

窳見國事之艱危已到無可為之地而殿下之自聖厭言不但見於喜喜顏色而已凡論一事糾入其言出於有司則或從之於全諫則輒拒之故全官各當以論事廷搦所言之如不入氣沮意闌以為優優塞責之計而其視全閣如處荆榛之場塗炭之地惟以巧避速免為幸嗟乎此豈治世之事而所望於聖明者哉昔宋之季朝野以言為諱及虜至事急始許言事時人有城內閉言路國之諫人則城門垂閉言路猶不開四方窳說將謂斯何

夫言路者國家之元氣人主之耳目也古者諫死不言死諫此古昔極治之規模也今也百官具僚皆不敢言而私一事百職之務是非得失責於全諫其為任亦重矣若直諫而不用其言則不如勿言之為愈也臣等竊聞祖宗盛時皆以納諫用言致治故其時有改在全閣之議此以魏執所謂聖人深意流俗不知者也惟有其官而聖明待之甚薄三司之臣亦不敢以風裁自勵因事自任惟有可論之事若因重臣若因官禁雜言之則則皆畏憚而不敢言其所論列者不過尋常細瑣之務而猶且不即開允或有一事而經年者終日全斤只得不允二字之批而退是何言官之輕而待之太薄耶或有其事而自全諫則不從自他司則從之或顯於權折或微示好惡居全閣者亦見其然也以言為戒莫敢大開眼者觀大開口說破氣像權沮積骨消磨有氣節能言者論世非必無人而殿下之吉音顏色使之然也如是則設有大利害大奸惡誰得以言之殿下亦何得聞之固屬以防民言遂崇二世以不聞過此弊不革則則致非難豈不寒心哉夫朝廷采措士夫風習宗閣世道之存亡朱雲之折檻李沆之焚詔嗚呼不復見於聖世也○沃剡輔曰折傷之暴精銳銘與

殿下每當暴怒之聲雖群下苦口諫爭而所之落之如水投石未嘗有轉環從從之善假使善怒之行一中節亦未免為自戕狹人之故為或不然不我於惟其言而莫予違者乎○柳州曰陽德其玄陰照其忠

第論病痛則英氣太露而度善之量未弘天怒易芥而好勝之私未免此病不除宗防入道今以見諸事者言之殿下待婦寺素以死少係惡之念而言者作以偏護則輒斥聲氣反示偏護之意見國事日艱非死矯革之志而言者詆以膠守則輒加守拒反示膠守之意不言處事大抵類此惟緣群下不知聖心亦由殿下量未弘而私未克也言官以論事得罪是殿下之直言官非所以求其言也乃所以求其罪也

群臣之不言固有罪矣致群臣之如此亦殿下之所當自反也蓋殿下英明稱運助見群下而或久虛受之表未免自用之病能對之臣言或解忤則未見優容章劄之間語或直截則顯示厭薄是以阿諛為容者以醇謹而承寵剛

復

直敢言者以過越而獲罪諸人非堯舜何得無病痛喜聞其過前修懿範受而能改是謂聖人古曰若知其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窺聞身心百病皆出於氣之作用惟怒為甚後古聖兵以此為戒非一二矣伏見殿下近年以來厭聞劇切之論便前撰各之念辭氣失常措揮率常傷和損德為害非細不審聖明本原之地有何煩惱而生此病根乎豈不以群臣進言者煩瀆茂宗慮其無補事切而後損威重故為呵禁耶抑以為進言者不自正已而責難於君斯為借越可罪者耶或以聖明內者無失而群臣虛疑強聒斯為浮妄可責者耶臣竊念設有是三者不足煩聖怒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然則聖人之心惟於極惡大眾未始動情以嗔恚也況人主設諫官開言路雖言失當何所不容而遽加威怒之念自杜忠諫之門哉此其自暴而拒諫者雖路脉不同其為上下否隔同故亂亡一也昔呂祖謙氣質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困看論語一句忽覺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臣亦望殿下於靜處潛心之中或因息義有契或目覩書有者務去恚怒一意和平則治心養氣之切死過於此矣○竊恐自今欲進言者有以觀殿下死所言之窻心而不復進無益之空談其言甚拒諫矣異哉

心者神明之舍也虛靈洞澈方理咸備一有私意生乎其間則昏而不明窻而不虛善言無從而入是以人君之短於後善也或以喜怒或以利害或有高才如新狎御一世而輕士自用使主勢孤立而人心不附者焉或有徇私意分物我外廷之論爭勝負者然或有疑於崇信人言恐主威下奪而不假色辭者焉此皆私之所蔽而善之難入也人臣論事皆我家事也使我家事皆由於公平正大則天理得而心服矣亦人主之所大欲如推車子但言車可行而已反以私意不從其言是自毀其車也不亦惑乎○天怒震驚不翅百里

近臣之疏耳目之章非不累達而殿下之荅一則曰過越二則曰過越或斥之以訛言或喻之以不可行或遞然死所可否然則殿下之尤言應文倫數而死其窻也下馬者能有良謀高見孰肯為殿下抽肝擢腎以做一場虛具而已乎

諫

全周論思之臣先後敵規出於懇款殿下不惟不從輒施以聲氣之厲噫君臣之際禮矣為重是以古昔帝王
雖有諫諍於其臣亦未是不意而辭諍不比同巷罵詈之為也九殿下於接見群臣之時如整冠服尊
視不為漢高之踞床武帝之不冠者諍不以休良為重耶矣狎於言辭之間而可以不擇輕重而恣意所
奔也今殿下迫跪重臣如僕輩愚視全周如嬰兒此非臣所望於殿下也殿下臨御以來今歲載矣於三司
臣辨之言際賜揮斥未見有虛受之美若群下誠皆不忠不直以負國家則已如但為不合於聖心而已則
殺下之拒諫自天而犯聖人莫予違之戒者多矣天下之於上少無違拂事之言皆如聖意而固無失改
朝無失道則無庸為苦口逆耳之言雖不直諫諍論事之官亦可也但此理也死而殿下每怒言者之犯顏臣
痛固事之日就於非而莫可救其也○靖國初汪公望曰陛下於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斯望也
人臣之進言者先意迎合則遜而易入抗辭爭執則逆而難合古之明王知其然也末者以其遜逆有所喜怒而求諸
道與非道也仰惟殿下聖質淵懿臨下接物不大吉與色而狎於全臣爭論累加摧折於忿憤之氣示以嚴薄之
意大有垂於包舍容受之道以至句語之微差體例之少失必抉擿呵詰屈其辭而後已不諱其所撻者公以所守
者職責以千乘之尊角其勝之力為今之全官者亦有持難而止矣持祿保位固是人君之私便而未知其於
設官分職之意何哉○東漢蓋勳曰天絕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特何用哉
世宗朝大臣與集賢殿學士互相責難及其末年造內佛堂大臣諫之而不听集賢學士亦極諫之而不听學
士皆退故其家集賢殿為之一空於是世宗隨淚曰黃喜曰集賢諸生奔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往諭遂
徧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世宗為君黃喜為相則君必以奔去不怒焉為相
者亦必不直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為辱矣非特此也大學攷生路逢黃喜面詰之曰汝為相不能格君之邪非喜
不以為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

復

近來人心沮喪直氣摧斮譬如草木方生蕃茂可望而霜雪下枯落無餘意此豈吐家之朴耶昔呂本中曰當
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當官者尚然而為人君上乎
嗚呼堯舜之庭設諫鼓豈諍諍之木此導臣子之言也猶慮直言之不盡聞曰予違汝汝無言後其丁寧告誡
群下者何如也趙簡子不過晉國之一大夫也猶曰諸大夫朝徒聞唯不問周舍之諍况殿下承列聖之統立此
之上但聞唯不聞諍可乎大臣殿下之股肱全諫殿下之耳目也因股肱耳目之口而奪之氣猶慮一夫之或
逞吾心也何是事哉

於治中大理評事夏鉞疏曰言官無流竄之秋則不足以彰其言有諫徒之名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
愈高唯今日之若亦彼時之利但非人主之補耳人主知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秋亦無名固敢於人主之
身矣万曆十八年神宗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全省條陳曰此套了也即有直言激切者曰不過沽名耳卷而
封之或祿上聖孫宋德愷然曰執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

諫

夫搖尾是也高矣列於仲叔則曰此夫市私恩也片言非意也果其平生錮之一事逆旨也其百利陳之始欲
狀意於莫違而憤其慙慙乃如意於摧折而銷其氣言疏塞而耳目蔽心腹隔而股肱虛居者如贅疣去者如
腕履長此不已則陽明退在陰邪充溢諍不聞於上諾不趨於下人主之振怒甚便而天下積事不可為矣
進言者若其泛然乎說則輒蒙嘉尚之批至於政功已之病言所難言則或示嚴薄之色亦多年久斬点於
三司之擬而春坊諛司則差無碍出外議或以言謂獲過不無妄揣而密收

艾

自古非大無道之君未有殺諫臣者陳靈公之殺洩冶陳後至之殺傅綽唐僖公之殺常濟皆在三國垂亡之
日春秋綱目直書其事以著其所以亡

言路通塞

夫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暢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專祿以因旋非人臣也起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補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非國之補也夫言路之名何昭乎虞夏商周之盛也杯盂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所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諠者百事於朝向諤言於終宣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世乎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歲不上矣夫朝廷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抗之旋復以直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聖業之主習於事而揆策之臣熟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三之所故其核相入而言路之易守成之主襲安於已然深計之臣番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危憂不如此之說其核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所折天下見以為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品而居其究至於以言為戒而去氣約結不得伸夫使士氣約結而不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塞者開之基也明主姑未足畢世而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官天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驟而舒乃始扼腕譚折檻之事瞋目語踐繩之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主積漸不能卒夫使人主積漸而不卒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基也是以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夫天下有事則芻蕘之說重於泰山天下無事則聖王之說輕若鴻毛何則當其有事也厥亂思治怵危

戒安故人言易入而群善畢收為當其死事也相安循常志滿心弛故人言難入而公才不售若死事而能知戒納言則古今無亂世有事而猶味蓋無策則古今無治日矣

夫君臣之際至也上下之分至截也敢言至逆耳也責難至拂意也居至四至截之間道通耳拂意之辭宜其相舍者鮮而不相舍者多也古之拒辟恒謹於此猶恐其不言之則必從故世治則疏嗾皆得自達世亂則近臣不能盡情其言可用而容之此未足以彰君之明其言可惡而容之然後方可謂之開言路矣

明憲宗時萬安在內閣不出一言諍故有欲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論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蘇氏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大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不交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唯有朝廷君臣而已

國之形已具矣丘氏曰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自漢文始遂為故事能因災異許人指言得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天下國家其有不治者哉明太祖曰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芸之人皆許數奏宋徽宗詔內外官不得越職言事當時國家之治亂亦可見於言路之通塞也

夫國家建置諫諍論議之職者固欲使之言也以為人君不能常無失德朝廷不能常無失政故赦失補敗之責寄之於論諫之一路可謂重矣是以古之人君未有不以開言路而與阻塞言路而亡者其效亦已明矣伏惟殿下仁聖英明未有過失而狃於言者不

甚開納有敢妄論聖躬之闕失顯斥貴臣之罪過者例得聽達抑勒之責深刻浮薄之名言之者不以其有補於事而言之功者未足不重致解解忤小者摧折震壓大者斥逐廢損凡殿下之臣以言獲罪亦已多矣而其以直言勁諫蒙被廢免者殆無人焉未知殿下念憲動作之際信無闕遺之可補而今日用舍注措之間信無過誤之可正乎如此則已如使忽然有不可不補不可不正者今日之事豈不殆哉今此臣寮亦有持祿容身

不出一言上不違忤旁無怨仇而地望不損官位不替者噫人孰不樂此而不忍不言者誠以愛君思義而不有其身耳歟下方且折此而道彼其勢必將駭一世而敢之於域嘿之域聖德日久而不聞過失百官急肆而無所忌憚皆此之故也夫人君所恃者臣所德者必集眾目而為明兼眾耳而為聰者也公所遠覽之路既塞則其耳目又不得有所私寄而邪佞近習之妄或由是而進求聰而愈龍耳求明而愈昏臣保殿下仁明不至是然區區過慮亦無所不至

古昔聖帝明王治制保邦聲施後世之道其本固在於先正一心而亦莫不集群言達輿以助其聰明唐虞之世聖君矣臣方且都俞吁咻於上亦何理不察何政不修然而必設諫鼓必闢四門降及三代盛時亦莫不然更有道人殉路之制殷有臣下不言之儆周室之隆使士傳言庶人訟于道而為改者採焉凡皆所以道之使言而聞其失也當時治安後世良以此也自漢以下與治亂之迹今皆可考而大抵言路開而下無隱情則理以與言路壅而忠許不聞則亂而亡也然之理古今一轍史冊昭然不難知也竊以近者聖化更新四方皆現至治之與時勢則易誠宜開張聖德合世之智以成一世之事未可草率商量坐失事機也吐朝故事凡遇災異驚動之時必有求言之采求言而不能精擇決行則誠文具欲其無為文具也則精擇之而已矣可遂存求言之路乎近日之事何但求言矣異乎驚動而已哉將大為舍而蓄新之計莫急詢及盡下之道求言之采在所必先而至今無聞臣庶感焉夫教旨宰相切劘治道優容全閣獎勵直氣頻御徑進樂聞功成是乃所以為開言路之本根固當先留聖心者然天下之義理無窮矣者識其大而不可不察者猶識其小則安知未徹經綏之言更無可用之論乎雖有求言之令誠心求則人或不應況今並其其令而闕焉宜慎也隱之情死路上達惟朝廷急亦頻有嗚呼不登之弊此其非聖世之補也前日朝家行下州縣令各條陳民瘼此固求言之一端然而有未盡者初死愚求之教後先擇用之采又但求之州縣而不遍求於一世之人宜其幸元大益也今若亟下求言之上旨深示虛佇之誠布告大小臣僚中外士民並許直言極論人皆達其見人皆盡其意

則千里之國萬姓之眾豈死二特達宏遠之論可以昂贊聖上而與至治之業者哉從來選此一弊之陳一策之建俞受精采次第施行則小善合為大善群心合為一心如此而事未濟者未之有也至於林下難進之人雖聞聖旨未必欲進言亦且別下論旨至誠求助信乎所感豈容默然若夫遠方寒士雖有所懷亦難上京自陳宜令縣道上面會不具紙札者官為覓給定期登致一世之嘉言而中外章疏既集之後別擇朝臣中通明學業曉達治作者若干人使之直宿內署限日考覈剖析是非區別聞奏其言之切於聖躬者留之禁中以備稽覽其關於治道大体者進徑御覽後降付在堂俾速休行其論一事一政者則直付該司使之稟候度通而提摠綱要列書一冊時加省閱常自点檢其至否而加勉之考其罷行而申飭之其有補於聖世亦治之道宜淺哉

人有獻言者必以為迺士有陳疏者必以為愚讖之以不量時勢斥之以干求利祿使之元所察於一世人將緘其口而結其舌雖有所懷不可呼問仰陳以買群笑則陳善納諫之路自此塞矣高麗成宗時令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

恬退 附成功者去 見幾而作 致仕

牧齋曰一朝束身謝事角中畝里削鋌影竄跡於差鞅奔驚之中眉睫栩栩然都無人世態

又曰脫履富貴蜚塵流俗天下之人望之以為秀出天下不可揜接○擲棄不得不避食糧不得不吐

差聞張子平之賦畝田自下榮辱之境仲長統之君衆志不羨帝王之內是以吳江泛鴻夷之舟鹿門採龐公之菓

潛山隱藪蓋有道焉避世辭榮亦其情也○古來廉潔之士其退也如决堤其進也如累基
少也决山林終老之計結茅靜處讀書養志以益其所未至加之數三十之口則病未必不可痊學未必死成天下万物如吾所集何執顧不出此而從事於應我覓官以為我姑試之如或不可欲退則退誰復待我初不知今時其古時大異我東與中宗不同士士就礼麻致仕虛名之累愈久愈深亦退之路轉行轉險至於今日進退兩

難誇訖如山而危慮極矣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處世之方事之與也盡力以幹焉採與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休良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處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趣之六三稱不言遜者何也居大臣之位任國家之責者固不當遜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慶源輔氏曰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房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色斯之義也有國者聞之不可以士大夫之心也衛世風上為威虐下皆相携手而去之至於同行同車而未幾衛有狄狄可不畏哉○傳箭於大喘之時展觴於劇飲之際

空因曰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執然而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趨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損何也以外也及既失之也又卒面目無彩澤悲惜懊悔中沉不休息非所謂言足而遠者歟大抵芥視名利有三難吝嗇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為官家三今欲一朝起予三者視其官塞翁之馬孟欽之甌先幾勇止內死徒骨色不黯如窮約廉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玉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

明夷之初九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程子曰見傷之端未顯而君子見幾而作世人之見者無不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宗燧鉗市之秋而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乎又如素閔於黨事未起之前稱潛身土室人以為狂生卒免其禍○牧翁曰中世以來士大夫之奔官而去能顧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蓋罕矣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终日臨川吳氏曰穆生得免申白之秋者能見幾而作也列柳竟陷任文之黨者不能見幾而作也牧翁曰偉哉留侯龍陣遲暮雄雉晨鳴金玦莞枯炎祚抗捏報韓之心已了報列之緒未愆于足叩衮底之智鉤致四九人以肇安列之續而家宿債一往酬還都死餘剩自是乃可以長謝世同伴黃石而尋赤松矣由是觀之于房蓋楚漢間了債人也○若山澤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於江湖之上者易矣而既籍朝請而儵然憚

恬退

成心

者去

見樂

而作

致仕

既於鳳池清佩之間者甚難也

想其衣衣遠履角巾布袍徐步於烟霞之外燕遊於桑梓之間道路指目間里衆視以為神仙宰相並為一人而彼亦欣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於風塵之間者猶靈夢之在寤昔也

若茂、宋昂招隱丘阿則多有玩高志辭爵祿者而及其失脚漁磯位稍顯則其能抽身於急流之中者蓋寥寥矣是宜苦結惡於明時不忍訣於堯舜而然耶抑亦塵鹿山林之性已馴於苑囿萱草之間而自不羣於樵園之中耶

夫以名之地撼仔播盤錯勢結心勞序四休莫展自非暇度其夫患失乳沒者未得元嗣然捨去之意

恬退之士宜易得哉在漢有疏廣愛在晉有陶元亮在宋有錢若水而至明有薛敬軒吳原翁若而人而已吾東則英者時有崔德之魚度甲穆而時有趙松湖正立聖皆挽身名利振衣千仞崗者也○軒冕之塗孰回其車

夫依其身早晚乎曰安有早晚稀心休其身體不因爾夫任真取適盡外慕無內疚之謂心休用居屏處偃仰以舒佚元趨事奉公之謂身體故身休者有早晚而心休者無早晚曷不見夫世之人少而入仕公朝惡於進取之道九於事之利害至纖至微莫不計較方便早夜以流之以至年老氣衰精力既憊無所可用於當世而得之念憤、未已而疲於思慮夜勸于夢想未免於江湖而懸魏闕則是人也息始至終未足有譽刻之休、安有早晚於是有人焉得之而非其亦也為之而非其役也儻未取舍無所嬰於其中絕營去務立朝而意在東山及其祀年始滿起然自引倚子舍於人境道絕之鄉異魚鳥為侶優遊以卒歲能如是方可謂之休矣其休也不在四休之外而在於方寸之內不在乞身之後而在於筮仕之初其身雖口既休其心固已早休彼既心勞出每處皆不得休我乃心逸早與晚俱得其休人之相去豈直九牛毛哉○當晉之末二陸渡江而未季舊渡江而去智愚判矣

宋人忌言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識抹根余亦忌謂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讀散去來辭蓋以內外之辨明然後其自顧也重其自顧也重然後休官也輕能休官也輕然後千駟萬鍾不足以櫻吾中而進退去就渾然有餘裕哉

不侵少而讀礼老而無成但知七十致仕為礼經之全文人臣之盛節而知退不退為大易之深哉顧其蒲柳易衰稀年難到則帝一朝遠然死於尸笏之中以為清朝之羞

人臣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八歲讀小學時已知之矣豈不曉此道理而貪位冒祿作此歧路人耶我國之制自上不許進則死决敗之疏礼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以其精力既衰聰明耗盡不能任事而登職徒妨年富力強之兵路也是以定制以限為萬歲法程至明也宋朝仁宗之間有年踰七十而不致仕者或欲劾之宰相韓琦曰冒年不致仕過則在彼苛摘人隱救之事查之罪豈我輩亦宜得裁其人媿救致仕而去高麗時者五七官高居用者過半諱年不去者物論鄙之故年雖未滿解組乞退者多因朝以來始明致仕之法成在朝以前致仕者無三三人燕山以後始稀罕宣和朝相臣鄭琢上章諸老宣祖下教曰礼經有致仕之文固典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規皇朝有致仕之制大夫七十懸車致仕古之道也鄭琢退老于鄉從其願致仕恐無可疑遂請之上施優老之典下遂悟退之志此豈非盛世之美事而今日之可法者乎○低回前却無當世念○以招饑鳥餓○自謂弃一官如弃涕唾爾

真西山亦回徨於殊遠當朝之日未便退去亦不可謂本志也士君子生於末世良苦

范睢蔡澤俱說客也至於睢間君母子使天倫不全為百世計者而非有忠信礼讓之植於中也睢一聞澤四時代序之說能以相印其之澤一聞或人之謂能辭病以退卒皆保全身名可謂智矣○晚去樊籠無復春悲酣秦

亦自悼上之不能一丘一壑游心從志如司馬子微龐德公次之不能畢取女遠引掛冠遐去如向子平陶弘景下之不能混迹簪紳寄傲林泉如謝康樂白香山而逐之於形勢之途終歲不閑利筭錙銖則志為之味質毀故繩則心為之動躡且屏氣冀免機穽其視昔賢鴻塞鳳矯蟬蛻於濁世者智愚相去幾天壤哉

回顧半生將未免為醉生夢死之鬼句詠康節先生性安若奔馳隨分受官職所得惟錙銖所責無紀極之語使竟流汗浹背愧惡難堪也惟其性質凡魯見識豪邁不過膠漆盆中之人也豈敢以此謂有所透得便欲自處於利關頭少歇

之地也○古之仕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改卒為大夫七十致仕此三代之達礼也

明夷之六四曰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胡雲峰曰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避也朱子作朱彥宗啟樂堂記曰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故之而樂此恒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林迫勢利曉軒冕印綬之間老而不能故或故而矣酣秦之餘厭苦淡泊顧余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故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

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故之而能樂斯亦不難哉○題之象曰匪尾之居不往何災也程子曰古人處微下隱世而不去者多矣昔宋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纔五乞致仕太宗欣然許之仍降詔褒獎以為勸人倫然則人臣退休不狝私便其身

蓋抑有關於人倫故宋帝之詔如此○刀朮退以朮身名庶幾得了以當未後之一著則如此擔者之思解千句熱夫之思就清涼○陳搏被召至闕下大夫顧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優游之所勿久志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李長卿曰華山老僧謂錢若水以急流勇退者蓋勳名進盛時候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耕那間而非人世間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堯夫詩曰解印太非嫌薄祿掛冠殊不為高年深通物性與襄裡遂悟天心用舍軒

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恬退亦有許多般有筋力既衰倦而故休以養廉恥者有厭弃紛囂自適於山水者有脫畧功名高居於阡陌之上者皆足以振揚高標激揚頽俗

吾東方画八區歲封在中其宗也西北塞土嶺以東民物雕蟬無顯仕者兩南稱人才有庫大姓而世祿者自勝國改籍而家京師為卿曲之士仕宦登朝者比京師不能十之二三而其中号後傑才能以去就輕重者蓋亡我焉京師子弟席父兄緒業生於斯長於斯無論事君任職者衣冠掖廩寒窶守佔畢終身而不能出郭郭一步而振其業自是邦俗抑亦風氣使之然歟是以士大夫來笑登本朝至老衰不去或以有重或以祿祿肩重者不

廿九

廿九

得去祿者不能去其勢雖殊不去均也德靖以來告年致仕者極退休世讓鄭贊成宗榮僅教公而非世家京師者也引年乞休者掌故絕書久矣
臣聞君行令臣行意此即古人之不降便去為自決之語者也後世君臣分義有別雖不敢徑情直行如戰國之士為而如皇明閣臣李廷機之杜門五年葉向高之陳疏六十終亦同敢行其意而已
夫子之時天地間一厄會也夷狄猾夏大夫交攻於中國上無道撥下無法守雖以宗國之魯不得而南奉荆吳北奉齊晉西不支於秦則輟環天下不得其位而起故敏之歎者豈天子之得已有不不得已為
歐陽公與梅聖俞買田于穎上有詩曰及時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時年四十四後有詩曰乞身幸及強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時年五十二
魏野謂寇準曰自古四名蓋世少有全者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敢來平地作神仙及其貶悔不用野之言

忠臣 附憂國 主憂臣死 臣道

段灼思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道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榮親情不能自已者也黃勉齋曰臣子之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離於心者也

詩云惇惇之羽衣裳楚之心之憂矣於我故處曰東萊釋之曰由是賢者憂其君危告近在朝夕倘無所依仗打我處守蓋欲如楚羊尹中夜舍吳王於家之房也彼曹君子潔其衣朕志氣揚之而賢者已困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慶源輔曰曰黍離之憂之憂也國有桃之憂之憂之憂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矣曰張垂崖曰事君者廉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陳亮告孝宗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與志者功無不隆春秋之時晉伐楚三舍不心大夫清得之莊王曰先君之將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實人之過也北何其辱諸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得二莊王仇而起拜晉師而夜逐越王求成於兵抱柱而哭承之以哺辱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仇謀敵非君之插夏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馳越王曰昔者我奪也非三君之罪也實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唇父兄曰

封內益吾君子報父誓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楚越有以此而消堂之六國反之或君良臣辱臣死之義守

塞之象曰王臣度之徒無尤也胡雲峰曰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擔軀以求濟何憂之有故非孔明之志以身殲不為當此矣

牧齋曰殷憂軍國結念君父非錢湯之頃欲無頃更之或忘其策安危灼見後急如睡醉之視撒結女秋忽之或差

程子曰臣之於君忠誠致其力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進以求君之厚已也

蔡之初九君子奉朝之時而左右在於六四之民也臣之初六君子處下而志在於九四之君也此范希大兩語居處之上憂其民也

之上則自安其君者也
臣東萊事君如事親事長如事兄身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受百姓妻子處官事如家事此收為能益君之

心北有毫末不至皆君忘有而未益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法故事可移於官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德備國法而不可解者是因生於人心之方也此有得於外也然道衰薄義倫盡則雖以中心之固者且淪胥陷後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故君子洪之接跡於世世有能而後振立於其間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國家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秋社甘心於折首而卒乃保社之名與至定也者亦人哉又若陳同甫曰將身事君如九二事不可而後看此是于聖相傳法眼識

向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清用之何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莫不自知反敬是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者世人便自易得首且故馮米以說忠字却是就不足處說此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我朱子曰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也無而此於天地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子論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之固有彼乃狎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為時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物魏首凡為臣者益力於事君死法以之顧素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度及不以臣較不為哉公為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也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四

揚誠齋題隱庵文集曰自祗斥時寧証置嶺海愁欲酸骨飢蚊血牙風呻雨雷蕭瀟波沆有北世間人之不堪耐者宜芥於心及昌其時視本在夜即獲子之音益可恢音云至於膝拜函匪斯寧鉢剗刻再扶天之函之神之使攝擢而不痺惻惻而不對矣均以來入而已
朱子上通丞相書曰去年逐逐陳巨今年逐一即史又曰丞相不此上處而處丈夫之為處
柳州身李運書曰時到幽樹好花更得一笑已後不樂何者此北因相圖士一處和京負播播摩仲表支休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燠天不恩尋丈終不得出豈不能為舒暢哉

逐

寶

又其間是書曰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同柱推子于而無所趨泰殉而不能歸槁為若折墮焉若僕其形固如是則其中者可得矣△流竄南此志氣不懼後會之至匪食自加一符於劉忠庭
又身顧十部曰長使僕輩考匠人即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伴懷鼓腹樂克舜之道即且天地避之而神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格者情而局東者寡又曰大和蒸物煎茶不被其煎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取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不恥者何哉

板蕩誠臣

收命曰萬曆年間世運板蕩神京論覆于時也李公邦年引大夫出疆之義推藏孫急病之公忠誠至痛檄權錯出條錄在手標縱自北挽山崩快倒之勢成洄洑浪轉之功嚮令先帝當危急時攝蔭群少以國成委公則庶幾病危可救弱症可起奉天之圖可解吳武之囚可奏而惜乎運去勢窮履息以涕淚疾而誓急持胸中此無子奈何而以一事結有國慶君傷神息見煥殆有劫運既救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又曰流氣披猖為美旁子于時也王水吉以一官兼理督院之重任既孤掌而難鳴以捕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獲惟長輶而莫及分身不能剗刃何補惟凌瀉血臨式靴刀誓死而前死不可為矣嗚呼天之方彌誰秉國成輕獲而如奕棋委聖主如孤注旁叱氣益盡走落穿心傷社之銷沉目觀山河之逝送公此人何以十全一盡之身當履不之任九域騰回三精霧塞洪流寧抑于手障風風非返于口吹公又北其夫何
又曰銅馬竟馳金輅橫壘九嬰皇赫起十日并出心亦方填海力益移山京軫之故元北生膏膏之澎指猶動碧血已化青其不歷千秋以下徘徊遲昂時不骨騰而形髮植而毛豎守

臣誠蕩板

收命重輯率海遺錄序曰宋末之勞臣志士有起于滄海橫流之中為國家任難而大臣猶用機械結軋人言官猶用卑賤抹撤人使之有項不得信有雷不得吐駢首結舌身社被俱燈床家三百年原西一朝不食其所歸來者則矣至罪獨賈仙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既得死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豈得事矣抑其志有所為而時事不可為時事獨感可為

四

幣

而坐視其不可持忠人地殺身受禍于載而下覽其事者戲歎嗚呼天地改色三尺風帽亦作在微紙倫墨上向曰嗟呼天之生才也固不欲使之產此孱弱無形南其斯世不幸而值陽九百六晦冥二傳變期而其所以斯世者有異有以一身百口血肉塗炭而保之者又復善陸處原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筆舌哺致而飾之有謝畢羽冀聖子之徒也
易卦又皆王臣之位而憂折格之者何也予時未至而見臣節而慶之時方見之宜其身於謀名死生之外
當以死生秋補倚閣一虛目中惟見得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使毫髮顛眩計較之利忝錯於其間
皇極經世曰日既受矣月既望矣星不能者希矣非日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者其光者不止希乎漢唐之世其忠守大履將傾而不曰武既抗推矣臣不能希矣非臣希是臣難守其忠矣能者其忠者不止希乎漢唐之世其忠守大履將傾而不扶之滄海橫流一草抗之知其不可猶且為之者分定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無不遂之理常思天下是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分者何也天之所以命物而物之所以為則者也然則木之支履分也藟之抗也也臣子之忠孝於君父而竭誠盡節以至捐軀殞命者非分也孝者孝此而已知者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蓋此者聖也勉此者賢也此止此而不得其德秋補隨其所過而意心安焉夫時之不幸也之難為則君子不以病為

幣贊 附朝聘重印符節

天子以幣為贊幣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幣贊諸侯以圭之玉也薄而不撓庶而不劇有微於中必見於外故以玉卿以羔之者羊也羊羣不黨故以羊自列而有長幼之序故大夫以鴈不可指歸寵行而服之故以士雉鷩鷩無他心故庶人以鶡鷩贊者以羊所贊也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禽作六贊以等諸官孤執皮帛卿執采羔大夫執鴈士執雞
朝聘大夫大司馬大朝親會同饋玉幣玉報玉凡玉尚註大夫助玉皮此四者春官大司馬春官見曰朝秋親夏宗冬禮遇時會故同故致書有天下者必反於一重求之得則款然若郡府縣令之官而未視印後也夫重何所本於二帝三王不問傳是物而後為是也舜皮之走也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後聖人若金行符者豈重之為歟故詩書春秋記事詳矣更不及重行差夸

朝聘重印符節

夫使李斯以出鳥之文刻之美玉為稱皇帝以後後令自是以後惟有重書使奉至焉而重書所書固不書也使奉不書也重書雖美得而破之為宜又何足傷也故昔論之官府百執之印章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則不欲天子之重亦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時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重而不必龍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重而不必龍之隋所以位正製命革故鼎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

馬氏曰天子之所佩曰重臣下之所佩曰印重書則九重之令能達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所屬榮世之幸也三代以前則未之聞士所以示信於下者惟重書耳符節而已封達則有重書諸侯朝于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告所謂天子執日月四寸以朝諸侯公執圭重便執圭重伯執躬圭子執數圭男執蒲韞是也徵臣則有符節諸侯所佩皆符節而符節而下其用典禮所謂詔命以出守以恤國荒災澤以起軍旅以兵符是也二者皆重也故惟有重書符節其用甚同也夫朝會大司馬所佩以信後世防制各密故重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也莊周所謂符故重而民亦却蓋有假也然則重書重符節印重圭類世後見儉禮者儉天子諸侯被冕服執重書以鎮圭重圭以下為脈飾之其又見尚書有玉三阜二圭一死贊之說遂以重書為貴見之物也皆非也舜典稱五瑞之下由以須洛修五礼五玉之下由之而如老老卒乃後是書之以別於外而後置之丹春信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則自王執鎮圭至男執蒲韞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則自孤執文帛以至南執鷩大瑞在前六贊在後明重書非贊之獻物也

歐陽修曰古之相見者有款竹交接之誠不能達乃取羔雁鷩鷩之類致其意者贊而先既致其意又致其無大則以虎豹之皮償而之布以飾之坐臥意連情接各既贊而主人必礼以答之為陳酒肴幣重慶文並坐之具皆其意又為賦詩以陳情分文祥又其身其贊既美其意亦謹矣

陳後山身林秀州書曰宗周之制士覲於大夫公卿介以享其物別詞以正其名報贊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昭之禮之士之相見如也之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也儀介者之在焉以別道而慎微也故曰介以享其物以直其名

亂世賢才捨用才之亂

者先王以處民也也也則詞不格分正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介以直在權以將命勳止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故賢以效其情詞以請誓以三執三擇而林三擇而出禮繁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反以致其故

亂世賢才附用捨用亂之才

鐵收商曰嗚呼以天房安意於人固于惟其陽九百六才窮而別之際先岳之氣未盡也山川之害未嘗不出也扶危定傾之才未嘗絕跡于世也至哉國之未竟不長雖于朝也以天房有意于人固守異之以賢材而斯之信用使之臣不竭其忠不遇其臣即君身臣而相遇夫而不偶久于是乎狂耶之人並互于內敵國外患交乘于外而論者板厲急者不可救羊音頻床事至請康諸賢之匪退輒為之慎尚附庸且憤且悵

茅鹿門曰母按卷八東方其困於戰聞誰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現障個儻之士莫不以東向捕食其長以自見于世傳託所稱存於收堅起米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為具安然或事則上之人擇忠賢循德是以備絕天下至非大位不列非鷹行不直惟有異能煥出者上若為之優厚厚世於下儉而不後敢弄觀上夫唯此資則刻侯是而任使之也

亂世賢才舍用才之亂

收商曰嗚呼天災國家可謂至矣其位也必為之甚佐命之人其也必為之生致命之人而久治而亂方感而兆衰也必為之生保大定傾之人天生斯人以極世也循人之備兼以求病也而有是病也高是兼以治之也疾疾病而有人之性命有可恃而無患世而天一生病入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益其才或才而有才未竟也又兼為之登根飯美用中因宗之凌急而顯家健之能事也愛惜人才而物欲全之也必以異宇其後國家也

夫忠臣義士中與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與之實也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羽毛也亦有世辯一畧而無忠

忠義之心則徐東哲王時雁之論病只精神才氣朝金而夕楚是生可備於躬來者乎有生我之心而世世辯之則才華小張俊之徒或拱手而滿秋或使事而東下亦要政打而己是二者皆偏才也

者如蜀之有亮唐之有傑是也

夫倫之九二曰或女輪貞吉程子曰唐之郭子及李晟當艱危未倫了時能極其忠誠所以得正而能保其終吉

天之為道直也至矣夫改性後世更之不能志蓋係打氣類天亦變之何矣然數之物至也天若生英人備士昇以其貴使

或成其事即成樹其功而斯世斯道行者願焉

夫蓋之壞亂大也棟橈而乃反和之心享者何也以其有幹豈之人棟樑之巨也如天下多事了日也大有為之才而中

無不可考之事也天之欲保護扶持人國家也將有卒世傾覆之意存打蓋中存之故為之馬生藉此昇之以才之

輔敬之文使孫輪天步之匪後邦命焉

慶之家曰王巨慶之終每每也古我曰事能不倫也每可危相當者曰孔明志以身殲坐天下後世誰得見孔明者斯言

足以勸忠蓋矣

楊誠翁曰唯天下也死之人足以試良醫國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愚謂君子能有能不自試床之諸君子皆是

以醫國而不得少試其能以存其國可謂是寧獨床也哉

朱子以中事曰：世現今日天下之勢，北人之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支節，一毛一髮，不受病，其種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詞，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矣。夫是七國，北高，處華使之輩，搜心神丹妙劑，乃之而腹，醫以吉，病根，其亦可心，事於安全，世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免，其可嘆也。然此則，佐醫者，亦不能及也。

朱子序才，固差，蓋因曰：傷時天之慶人，世夫，惟其感於人事之友，而也，其氣，格處，伸伸，息之，不齊，是心，天下之不能，幸法，常安，而或至，於亂，其及，其也，亡，未，其不，考之，預，出，能，解，是，亂，之，人，以，擬，其，故，置，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摩，爛，滅，感，靡，有，了，道，而，考，之，君，者，猶，者，而，情，賴，而，嘆，依，以，保，其，國，是，則，故，今，事，度，之，而，因，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也，固，如，此，也。

王荆公直，勤，伏，道，事，曰：痛，心，守，文，思，繼，之，中，材，固，傾，側，擗，攘，之，時，而，輔，之，心，區，之，之，極，薄，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假，上，之，卓，然，之，才，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建，堯，舜，三，代，其，勢，不，難，李，比，所，稱，豈，是，道，哉，不，宜，身，事，尚，或，依，違，穿，制，俗，俗，不，能，一，有，可，三，心，為，天，下，長，計，而，令，任，家，之，臣，更，以，慈，憐，考，規。

收翁曰：元人善，立，夫，漢，魏，聖，子，稱，文，依，善，陸，是，寧，之，傳，稱，祥，與，以，後，忠，臣，志，去，隨，事，作，柔，海，修，條，有，序，而，世，其，善，明，朝，程，多，士，克，初，取，夫，之，意，稱，宋，續，氏，係，謝，身，羽，已，下，凡，十，有，人，余，惜，其，僅，止，于，斯，欲，增，而，廣，之，乃，後，集，世，保，存，有，序，而，無，善，非，也，李，少，有，更，陸，沉，之，禍，身，以，先，之，相，韓，韓，屬，遺，氏，保，以，見，志，而，猶，未，備，為，故，有，是，子，能，補，正，警，考，金，書，列，子，有，循，不，死，也，接，序，李，叔，則，謂，宋，之，存，亡，為，中，國，之，存，亡，保，得，女，子，子，元，任，陳，止，其，五，國，之，我，金，考，之，運，下，池，梁，其，文，感，快，由，折，則，之，夫，柔，海，保，序，及，黃，若，卿，陸，君，寧，傳，後，序，可，以，方，為，子，左，山，山，人，所，能，也，也，守，宿，陸，沉，長，夜，未，朝，而，尚，論，遺，氏，者，強，又，將，以，中，有，叔，則，二，君，眉，目，嗚，呼，尚，忍，言，哉。

又曰：自謂立身於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胆，不判此七尺為宇內，撐柱，偷，偷，保全，善，類，何，所，為，哉。

又曰：金源代，以，夷，狄，其，其，道，善，卒，水，所，刻，本，草，題，奉，和，甲子，下，巳，酉，歲，金，章，帝，泰，和，四，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巳，酉，歲，為，宋，理，宗，淳，和，九，年，甲子，甲子，四，五，年，金，源，之，亡，巳，十，六，年，矣，猶，泰，和，甲子，者，茲，古，雖，滅，金，未，立，年，號，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西，係，奉，和，甲子，之，下，住，後，序，澤，亦，亦，金，源，之，遺，氏，也，元，成，親，旨，顧，主，夫，立，其，節，不，願，立，其，門，戶，余，觀，明，季，道，固，當，中，朝，板，庶，之，自，尚，不，之，忠，我，主，如，史，可，法，聖，賢，式，非，列，宗，周，黃，道，周，清，人，尤，為，烈，之，余，以，為，可，法，之，忠，不，下，於，宗，忠，密，武，非，才，有，過，於，文，信，國，至，若，宗，周，道，周，二，大，夫，卒，生，終，推，又，即，為，義，氏，所，謂，卒，居，而，忘，軀，犯，顏，臨，亂，而，殉，義，守，死，者，也，也，近，年，曰，治，道，也，以，明，天，理，正，心，崇，節，義，勵，廉，節，為，先，本，備，具，可，恥，而，行。

清人谷應泰曰：君臣大義，有死無二，忠孝大節，有死無損，以故，頃，陳，碎，體，以，法，納，肝，膏，肉，救，失，侍，中，決，血，莫，不，乞，激，傾，軀，忠，堅，化，碧，髓，乎，身，秋，日，以，霜，此，潔，也，然而，考，之，君，者，或，智，昏，或，敢，或，愚，同，算，亦，有，若，東，昏，在，者，居，內，法，固，孫，能，屈，吳，燒，錄，截，頭，而，且，軟，道，帝，性，其，莫，存，木，高，東，堂，索，密，猶，可，餘，生，其，乃，騎，列，馳，之，敗，身，降，景，景，之，井，莫，不，伐，斧，宗，社，形，因，勢，勢，之，巨，者，猶，高，脊，臂，不，顧，臨，亂，北，歸，辛，賓，之，死，抱，而，不，解，言，即，之，止，笑，而，滿，罵，嗚，呼，主，存，臣，死，無，以，逃，也，此，乎，大明，依，宗，宵，明，臨，朝，嗚，呼，單，命，呈，推，胸，地，后，並，盜，引，任，死，社，稷，道，誰，愛，百姓，自，古，之，國，正，宗，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自，污，湖，多，墜，到，地，攀，髻，聖，帝，親，臨，自，坐，啼，血，雖，禮，滿，之二，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後，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亦，未，考，過，也，考，其，時，圍，門，而，死，者，中，久，列，理，順，射，擊，侯，劉，文，炳，忠，安，伯，張，慶，躋，宣，武，伯，衛，時，春，射，馬，鞞，永，固，金，老，高，文，宋，是，也，父，身，子，俱，死，者，少，曰，寇，孟，兆，祥，仗，其，張，世，禧，是，也，母，身，妻，俱，死，者，相，副，即，成，德，全，信，是，也，妻，妾，後，死者，大，多，生，景，景，之，左，論，德，馬，世，奇，策，河，汪，偉，史，陳，之，漢，勳，丞，于，騰，較，是，也，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路，中，丞，施，邦，耀，建，尉，凌，我，崇，之，司，馬，王，家，秀，太，常，尉，吳，猗，崇，子，周，鳳，祥，徐，陳，長，甘，東，御，史，王，章，陳，德，德，吏，亦，許，直，兵，馬，姚，成，中，書，宋，星，勝，之，所，既，文，貴，言，尸，其，某，年，陳，貞，達，徑，厓，張，匡，毛，維，張，是，也，向，難，鐵，死，者，長，中，潘，生，許，陵，是，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述，事，許，至，性，勤，不，位，也，堪，崇，邀，一，命，莫，不，推，心，抗，亢，進，治，相，從，良，心，衣，帶。

風銘再生者國少官卑晏駕辱取者多矣是乃表景情之父子並職名顯以萬里夫妻同遊山水甚看一門仗劍園室自焚唯
祖宗養養之恩亦依帝制循之依也論者或以其多誤國死未酬君且言之夫亦向國宋室何功張烈嚼齒雖傷不向而諸人乃以等
之心深文低算尾之教魄金血噴人直以自污其矣又差李國棟斬東送矣絕命使前王承恩扶朕燔山雉徑亭下以至某備
傷之破傷哭梓官觸名而死抑何益耶之多也嗚呼是帝河西盜有善是之痛風車馬獨向故賊之拜子蓋漢依帝之君臣
而笑其亡國之正也惟身日月爭光可也之大索難難在汚此權
困之豈曰津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張中信曰致命遂志猶殺身成仁也致命有攻臣之象遂志有允說之象
牧翁悼懼留守曰運蜀相之壽筆唾血酸辛佩李益靴刀誓心亦苦曼曼長嘯呼南八為男兒所賦詩言
滅洪之同日挫顏公之血死不忘君弘漢之痛生猶報命蓋自王天甲以完節而危父謂之成仁用惟報城
昔魯自付連不死於東悔斃息死於周時張叔夜死於白溝河洪皓不死於冷山古忠臣義士或不死者何限而故道於
義而已故維良吏之筆不以死止異其褒貶 生捨義取身毀仁成敗難辨之徒不顧時
夫正士之三節似無身於為國之道而亡之帝王必褒獎其美揚其名後為猶天下後世之不得聞其事何哉蓋是
臣父子天相之性也當危急存亡之日臣不得不死以報其君君不得不死以報其父此古今天下之達道也然而臣
而臣以忠者有之而臣其親者有之則人主祖勸之道忠不可行於其間哉 致身於萬貞之 隆 夫義就
百滴之末皆庸庸而臣有以直諫死者曰佐子成忠有而窮無怨臨危獻忠者佐子與首有捐生抗節以死衛
國者將軍陸尚精忠大節俱比肩卓卓可紀扶餘之民為之祠而尸祝之仁祖朝賜親曰義烈以之樹風聲而垂版
墨少也必讀故人書有曰慷慨殺身易送容就死難果知殺身為可貴而至於所以難可以易則猶不能成而輕重之及讀
孟氏書曰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於心而息若有恨曰所欲甚於生人所固有之良心不為苟得
只是守統一箇仁而此則後容就死底意思有此一轉慷慨者就白刃赴刃燭之比矣

節義大國亡 哀宗 烈義

錄其事而讓之若有生氣直拜侍之布子也 歷度險而志氣不挫其存銀山鐵壁守 由子臧曰聖達節以守節
次失節
夫死在時痛身無甚難矣而自古及今陳名喪節得而倫常者皆由於不忍痛也矣夫于四郡之無一介男以南朝惟
一本侍節則死固所謂難矣之或死矣而能死不明白或不送容自徑涉瀆未免恨死暴帛何理之徒至若張
者可謂死矣
昔事不地猶以禮讓文物不及於我朝而其人材則最感仗節死我之士而相望風俗激烈臣死於君子祭父視為
當然而莫之少阻良由其崇獎節義凡赴敵戰死之遺孀皆高官女子孫撫其妻孥恩隆澤深有以感動興起故
也少防身製武王克商比于則封公矣商容則武同矣掃未有可以異於孤竹二子者其故何哉將二子之節、後臨太過雅以
武王聖聖而不能慨於其容之歎方印馬之時當太公扶而告之幾不免於左之兵何其危矣夫子稱子等仁得仁而不能不有向於
能武室有意乎
皇明左懋芬殉節 命詩曰嗟折葉封敗路迥危唐南下意北何寸丹冷魄清難登蔓作寒烟總不慮 罪隸式 報身張因
故同被殺詩曰臣等待死每賦山千古忠臣自主張 二百廿末恩降久頭係猶中滿天香張國作他命請曰難首我戴君
拒賊薛廣氣斥唐時去仍為朱氏鬼 精爽停孝凌壞 吾霜之繁 杉栢共伴劫火之燃不存者王
朱子奏曰夫仗節死我之士法平展安事之時誠是安而用者然古之人不為其後以之臨難而
能外死生則其存于世必能輕而福臨難而能忘忠節則其在乎世也能不流離乎自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
正於上凡份美打下足以逆折前潛銷秩存自然不至真身仗節死我之士此理必已收日書有友故而預蓋以
以擬之也惟其平自持定寧便諾此出人才如多不用而專取一種安適理多淺重也福報名我之人以君不好
純傲而辱寇之是心個化日恨風份日喻此序之秋仗打真之中而朝於打意德之而不及平且不用之人交附附

叛而後人可同也。雖然彼前上擯弃而後之人收復不幸而著也。忠我之節以天室之祀視之。世將相負成。近事之臣。皆已頓顛。厥度而起。兵討賊。卒至打殺。身世。彼竟如。如遠。星卿之。信則。天下。是。人。主。不。淺。其。面。目。之。也。使。明。皇。早。得。其。出。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於。此。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足。真。為。仗。節。死。我。之。事。哉。○只。戴。吾。頭。以。後。也。
又曰。嗚呼。聖。宗。百。年。禮。我。廬。祀。之。化。其。心。極。善。斯。人。者。可。謂。至。聖。至。賢。矣。夫。以。此。聖。子。以。來。羣。少。相。所。或。理。究。欲。以。進。于。前。通。已。六。十。年。矣。夫。夫。酬。秦。之。儀。心。志。潰。爛。不。可。收。檢。宜。只。秋。夏。危。迫。而。皆。不。去。以。為。是。敗。血。而。皆。不。去。以。為。恥。非。君。臣。叛。賊。移。臣。皆。不。不。為。辱。也。而。猶。復。有。如。部。武。英。者。也。於。其。間。足。報。人。之。棄。棄。不。守。底。滅。其。祀。室。以。酒。券。則。人。至。聖。至。賢。者。豈。不。打。以。而。不。見。道。德。哉。
宋史。講。曰。宋。臣。節。我。之。臣。承。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鼎。及。楊。玠。都。統。姜。才。真。州。守。苗。再。以。常。州。都。統。王。安。節。湖。北。判。刑。張。起。安。去。守。楚。長。漢。每。守。楚。淮。東。制。置。李。廷。芝。刺。楚。趙。孟。聖。常。州。守。姚。崇。年。以。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興。降。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鄂。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廖。康。牛。必。其。事。者。其。節。尚。多。有。之。當。者。臣。師。直。躬。國。時。長。是。文。李。三。不。摘。不。守。打。相。及。丙。子。之。變。仍。臣。或。降。或。隨。而。節。我。最。著。一。公。也。蘇。軾。有。曰。平。居。無。犯。顏。敵。陳。士。臨。難。必。多。仗。節。死。我。之。臣。豈。不。信。哉。

儒道門 四端 附仁義禮智信

朱子答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混。然。之。全。體。全。不。可。以。名。目。言。孟。子。時。異。端。遂。起。性。以。性。為。不。善。孟。子。有。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較。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至。四。端。之。未。分。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開。闢。不。是。氣。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德。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則。禮。之。心。刑。如。蹴。履。疇。疇。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帝。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奸。醜。羞。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然。各。一。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折。而。四。之。以。乎。其。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繫。然。有。系。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些。些。處。驗。得。凡。物。必。有。根。本。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存。則。可。驗。

四端 仁義禮智信

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乃。是。陰。陽。互。根。之。理。而。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行。散。此。朱。子。所。謂。動。有。資。於。靜。也。此。則。無。可。疑。惟。仁。不。生。於。仁。而。生。於。智。疑。得。甚。是。夫。陰。陽。有。以。派。行。言。者。有。以。對。待。言。者。元。亨。利。貞。以。派。行。故。元。了。亨。了。貞。了。復。元。了。可。謂。之。生。於。貞。仁。義。禮。智。以。對。待。言。各。有。苗。脈。仁。不。可。謂。之。生。於。智。也。然。智。能。分別。是。非。而。蔽。諸。心。故。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及。能。知。納。交。惡。言。其。聲。之。非。者。皆。智。之。所。為。則。又。有。元。生。於。貞。之。理。矣。
朱子四端曰。乃孔子所未盡而孟子說之。人只道孟子有闡揚楊墨之功。不知他執人心上。却明大如。此闡揚楊墨。是楊墨之功。却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程子曰。仁義禮智。後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支仁體也。義。理。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通書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德。者。人。之。得。於。身。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道。也。
蔡九峰曰。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

四端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共者也義者宜也相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也此者也

朱子答程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到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博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俱於人心是乃性之存存其未發渾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清亂所謂情也故君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恭敬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始發見而外然後可得而尋之又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常存人心之所以為妙也

方賓王問朱子曰仁義禮智所以立人極也此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有攸成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

陳北溪曰親、仁也所以愛親之祇則仁之仁也所以慎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立則仁之禮也自良知在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宗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即從行後長之節及則義之禮也自良知不無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宗則義之信也敬宜禮也所以恩惻於中則禮之仁也即持持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用旋之節及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宜之宗則禮之信也事物智也是、非、之思惻智之仁也是、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宗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亦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即有糸而不紊則信之智也即以為是信之宗則信之信也○朱子曰生辰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於見詹通是礼以歲不測是智

朱子曰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釘一利刃相似凡事到前便兩分去皆中許多勞、攘、到此一奇斷了君子義以

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不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記者前文也智主合前分則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也故明道言信而端不言信

今者天任地我以為萬物則任其依滅無以存天下之大妨

方正學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而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謂命乎我而遭逢其事變墮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如焉故比于之死於君申生死於父重汪錡之死於吐孔子自取之為不由義而買命以全其生張於上壽殺禍下君子視之猶如鼠之擊腐易足為之正命乎 非彼後人也言非失節也

朱子曰有節義之人雖在山僧衛卒亦恐其派沒而筆之於書聖人之憂世道可憐至矣夫道存喪而節義亡、、而因隨之比古人法言也非朱子之道學孰能著、於元氣之扶是哉○道德衰而節義見節義亡而家隨 以隻手扶持

世道衰而人紀其孤忠正氣可以撼山岳摩星斗復德愈多勵志益高節人則徑不虛言不摧折焉

胡致堂曰士之身惡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而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匿而欺人矣

自曾子以托六尺大節不可奪稱為君子人歷數千載求以人於彷彿則蓋寥寥矣

道之光可謂不惑生天地間△名相烈主合為一傳三千年一見者王炎午之所以稱文山也

朱子於童蒙時有云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我使壁立萬仞則不憂為吾道之光乎

蓋惟仁義之心根於天性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不夫君臣民在人類之中者孰宜是心故所在致死之道自不能已矣然則吾死

生之際其不煩獲顧慮失其高處之則者鮮矣○此處有障川柱天之勢

唐王涯柯紳鄂王德厚德用刺殺宋合詢之胡氏曰汝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王彦章李繼元仁贍死事者十人張瑄馮夏

曾奇姚洪王恩周張敬遠程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而不及宋合詢堂以其是微其事略故遺之歟

人有在平地噴境能言可死者未必能死乎大言罵賊其氣非不可尚而及于賊中則乃有便液汚坐之消凍中非在
一時或見國之將亡而回互巧避乃為請師安南之行是果能死者乎
錢士完曰夫兩間所以不毀人為之入之得稱為人綱常維之援荷綱常是男子事一朝臨刑固妻子相之方子自死自境噴噴淨垂于浮區
欲散之頃存奄一息字獨如此而已受刑以未種之執心毀亂之榮辱辱之趨避二端魚大趨水相尋不匹而真休半于脚滅甚且單且見色
何論生死都偏于生矣何頃曾不事尚介意真發然丈夫受死而卒魯之為利動而死則其為名使而矣姑無論至於慷慨徒憐惻惻投
問于古感嘆痛以死非精有餘職焉是死非難所以死者難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也孟子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畢能于道有固存全則大視死如歸以身為剛帝之身則正季方先生之謂矣
真西山人為人所共天地并高為三者蓋形有大十之殊而理無大十之間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言則
曰仁義禮智其字一而已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界則不能之物欲之故當其惻隱之存而有以捷之則仁不能充矣禮智若
惡三者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之非之存之致也孟子所以憐之於克之一言也蓋美端之存於始也端之猶階階之存於二至初
皆涉然而未至也遠陽後而正其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亨達矣陰侵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之仁其
生成萬物之理皆自然而至者長而不斂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世美端之存係善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燬之若泉之
達因而道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為民
陳北溪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之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不復知仁之生之所以為家
善之善亦在天為利於時為收萬物到此時一奇感眾美所合聖如臣臣三言申說三千輝煌然文物之屬仁之善所合聖也義在天為
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新制之事上各得其宜秋有肅殺之義上有以肅底意智在天為首於時
為冬乃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見得可事是耶都一定確然可不易使且貞固道理貞固又生元又生元又
生利又生貞又管如此循環無端

四端仁義禮智信

性情五

張南軒曰四者其性而根於心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由是而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感若見自不可掩故其粹然之
和見於面盎於背發於四體之不言而喻涵若振光轉久而就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不此理
朱子曰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合四端八字便如八卦蓋仁義禮智只是四道理合為四箇
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四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四種子所生底苗又春草萌發
曰入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是仁便是苗禮和底意思是義便是苗禮和底意思是智便是
苗收斂意底意思是時中有此四者聖內却只以中仁為意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春得溫厚底意思是思在裏若到宣
著發揮時便自然奮發若發揮時到剛漸時便自然奮發到收斂時便自然收斂此如五行若春木便春火之便春土之
便春金之便春水之便仁字如煉礦之方流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不發極熱時便是禮到清熱時便是義到得成此收斂却只
水一般便足智又如一日之向早向天氣清明便是仁午向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收斂便是智
又曰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存用出來自然成四端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知
相對

又曰仁義是柔順底禮智是堅密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說說春夏秋冬仁義是陽底禮智是陰底一截
通書曰靜意則明則通動意則昏則溥明通為溥廣矣予朱子曰此四字只宜表友於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
禮享之配春義利溥配水智貞
靜意夫久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之在也若為意意所拘故乃有羞忿嫉妬驕弱之人差也暴虐居極非
之差也流連過恭非之差也奸諂詐詐智之差也

性耐性曉 氣質之性

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羊之性此所謂各一其性者也推本則義為天之父母而天地又為人物之父母矣天地得氣之至而至

性之質氣

通者故有定性而各異焉是故天物萬物更各修為之術唯人也得氣之正且通者清濁粹駁有焉不同非是天地之德一也但心之物
是則剛柔理具備濁者可變而之清駁者可變而之粹故修為之功在乎人而德為之極至於任天地育萬物然後吾人之能事具
矣於人之性有在焉亦稱於至通至正至清至粹之氣而其天地之德聖人亦有定性的無妄也然故可謂之粹形矣然則天地至
人之準則而聖人之準則也其所為之而不違按聖人已成之視能而已若為物則性不能保全德心不能通名理草木之全壘固
不足通矣愈欲之或通一統者有虎狼之交子蜂蟻之居居隔行有兄弟之序雖塊有夫婦之別雖處有親知之智候有依時之
信而皆不可變而通之也乃各遂其性者在吾人秦楚化育之功而已夫天地之神以為性分天地之靈以為形故吾心之用即
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意二本故吾心之存立二原矣
勉齋黃氏曰有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性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張橫渠合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故諸子之說始
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解則所謂氣質耳

異端曰曰天下之流莫如水先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各有不善之性則世有不善之水然黃河之水混之而流以至於海竟莫能後
者何流猶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焉清不濁也哉出於山石之地者蓋然也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泥
塵之地者自其初也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濁矣即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本善也原於天而附於人為於氣
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性之在石混濁有向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出山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混而變泥濁之水也
真此以性之體而言則仁義禮智性之用而言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其理則一也
韓高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者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無混叔魚之生也其母祝之知甘必以賄此初
舍我之生也叔魚之母聞世罕也知其必滅其字越極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善善乎而穠之
生也且其受其始則也則改之然其性之在也母不愛改也傳不勒改也師不煩人之性善惡乎克之朱舜
之均文王之管蔡習不亦美也而幸為女以教自賤之舜舜之為習非不心也而幸為聖人之性善惡也此乎曰朱子曰聖
人謂得性百家紛紜不識性字楊子鶴曰矣、荀子又所謂純氣純理

性之質氣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如乾象所謂乾道變北各正性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說天人相接處
昔吾夫子教教雅言者詩書執禮而性其天道之妙雜高子牙希得聞言其見於論語記諸書者蓋從無而僅有矣唯易大
傳是夫子自著其精蘊古於性命之理最詳言之渾渾諸說上達之論多得於此
論語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按程子云人之性果也則聖人何謂能及其性余謂觀此則性善之言雖存於孟子而案本於孔子也且言性則
性之本善可知曰朱子曰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裡拆開便明

易言洗心益善孟子存心養性思謂洗心益善聖者事也存心養性孝弟事也存心以至洗心養性以至盡性則孝弟之能事具矣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何謂天字之名何謂命賦與之名何謂性稟受之名由性之原於命者曰本然之性孟子所論是性之拘氣質
而蓋惡者曰氣質之性程張所論是也推其本則一性也何者純於天者性也而不得獨行於塵中故必入於氣質後性成而情見
所謂氣質之性者釋氣質感行也非二物也荀子曰人之性惡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告子曰性猶流水也又曰性杞柳也韓子曰性有上
中下三品四子言性有得乎性之不用處蓋草木一本而莠枝人性一本而莠角以謂之聲言是身者本也所謂達道達德經禮典
者用也而惡亦不中於性內何也性以氣所也然則質之粹者淡然無私之弊純乎天命之性而不可下移韓子所謂上品是也質
之中者勉而後性懈而失性韓子所謂中品告子所謂善惡混是也質之下者學亦不知勉亦不成韓子所謂下品告
子所謂杞柳性惡是也

或問退溪曰愚按先使目際葛川然、答圖之說蓋天地之性比則天上之月也氣質之性比則水中之月也月雖有在天在水
之不同然其為月則一而已矣今乃以為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則豈非所謂不能無碍者乎而况所謂四端七情者乃理障
氣質以後事恰然水中之月先而其先也七情有明有暗四端則特其明者而七情有之明暗者固因水之清濁而四端之不中
節者則先雅明而未先有波浪之動者也退溪曰天上水中雖同是一月然天上真形而水中特支影耳故天上播月則實

得而水中捞月則可得也誠使性在氣中如水月影拂而各以則何以能明善誠身而復性之初乎然則性而取此種中
彷彿若此於揚則在有所不登者蓋月之在水靜則月亦靜水動則月亦動其於動也安流清深光景映徹者水月之
動固各礙也其水車輪下之奔流乃為風歎而為石激而躍則月為之破碎閃閃滅滅裂裂而甚則遂至於無日矣夫如是豈可
曰水中之月有相有暗皆月之影而非水之影得與乎

黃勉翁曰氣有清濁此如著物蔽了蔽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義之意却在裡面只是芥不出如烈火使紙單了
先依回在裡面只是芥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無光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法創之類性便是命當做底事如主簿領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
宜寬平極情便是當官處事性只是行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以相察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也

又曰天命之性若各氣質却各不同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故著
又曰先天必有鏡若後有光水無後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各鏡互水則先有故如五色在眼多處便都黑了
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心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朱子曰然

又曰氣質之性便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命裡過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又曰性善之水亦皆清也以淨泥盛之則清以不淨泥盛之則臭以汚泥之泥盛之則濁亦如之清未肯不在但既與濁得便清故
雖必明雖柔亦強也怒用氣力然後為至也又曰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流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流然後知其清濁也所以
孟子就見於子八井皆有味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曰利往之者善也

陳北溪曰氣稟之說漢何而起夫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
惟憂正明惟事之說上智說氣質之性但事之明指世氣質學為之到二程子始指認出世理格準曰之立為定論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及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不性者言氣質之性是以氣質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

言之其宗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

朱子答李伯諱曰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此是母不在而宜有其所能予
真無由自湯陰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徒美性成見於擊易性不善注於七篇人知性之
為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極二五之妙於書聞誠降衷立之旨昔也太極
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夫有一性則有五性則有百善循陰而派不
假人力

朱子答張欽夫曰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質運有此身後此心常存要於常運中
見太極常存中見本性惟孝運者而求太極唯常存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其亦也

程允夫曰張子曰天性在天猶水性在水凝冰惟具其為物也現張子之意似謂為冰一釋水之性未嘗動氣聚為人一聚散人
之性未嘗動也所以水喻人以水喻天性

龜山曰歐陽永叔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聖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者循天理
也

性道教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行是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
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性道雖因而氣質或異故不能無過不
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居節之以為法若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教之屬是也蓋人知仁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
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性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中庸首章發明之而董子所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亦此意也

心性情性論七

感而又進言則理益不窮性不益而有以知此矣程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視之則理性云者不徒之川派也自理性視之則天命云者不徒之源也

心性情總論 附七情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性唯佛心言之亦不言性惟揚雄言之不可言性不徹故易曰洗心滌慮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心朱子曰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節躬身者心之區宇此雖說以粗大槩好胡五時曰擇視所言動息之本可以知性矣視所言動息之隆可以會情視所言動道義明著孰知為心視所言動物欲引取孰知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而立天下之有精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性之曰庸人其聖人同而庸人所以不好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

又曰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清翻浪天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也又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菽為未為稻底便是性包裏底是心出外不同底是性又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程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程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也又善石字重曰孔子言操存存存止出入死時莫知其歸四句而以惟心之謂一句統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

化神明不測之妙

問明道云東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有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發而或以動為心或以動為情何哉朱子曰如明道感興動如何分得伊川之有形謂心其直理會不得知是心人語錄也或問張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性字中庸稱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明五峯著知是一書反覆論性為甚詳谷乃兵爭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吾以理也夫子雖未嘗明性而子貢蓋異說之曰夫子之言性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非性乎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墨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與學者之或指示大率俾知即止今之學端又異乎右自謂識心見性其說固廣故高明之士注之樂聞而喜趨之一獨其間則喪其本心廢弛方爭毫釐之差霄壤之懸其禍可勝言乎胡先生亦此又為焉忌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也天下之有精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觀所至動之周卓然知夫心之誠以為妙則性命之理盡可理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

可理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

朱子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其守心也情也者性之所以為乎物出守心者也人之所以至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為性也而心之所以為情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精也而心之所以為用也

子正學曰夫人之心在性其為其中雖寂其靜也而不能不為物持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為為動而中其動如魚之聞過則喜陽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愛箕子之為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不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行為物所蔽則或謂其本然之性故

義命

聖賢教使人奮欲養心克己而求仁周子後出又禍而為孟明太極本然之效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着於通書而必曰動而益靜上而益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益靜神也其意以為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為靜而各動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上應於物耳非欲人能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

義命 附命

南軒張氏曰義在我命也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任矣惟夫不知義我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生著倚數立卦生爻此為天下不知義者設也○又曰非擇祀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豈非祀義之所存也此所謂義命合一也武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矣君子克盡其在於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富貴而壽是為僥倖不可謂之命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益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呂監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此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魚命無義是豈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三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豈可受之命究其理安得以受之是謂義命於命故蓋避啓而不受焉之天下有命吾義雖有可得之命而豈可受之義我亦安得以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吐授室者分予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三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許曾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己的有不由己的有義在不由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伊川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一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如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唐太宗時呂才上禱命叙曰長平抗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學亦有同年同祥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大壽更異此皆禱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仁 附至誠仁愛 仁包四端

人君以一身之微居億兆之上何以益居道而神天地之化哉將欲嚴刑罰以為懼服人心之計耶豈始皇嘗用之而鞭朴損代適足以未幽谷之斷而本在不是也抑欲肆攻守以為籠絡天下之計耶漢武帝昔行之矣而南征北伐適足以為元氣之衰微而本不在是也夫是二者既非居道之本求其所以為本者豈不在於至誠仁愛乎必也涵養於尸居龍見之時操存於罔思雷聲之地惟精惟一使天地之德全死虛無假得宜理之存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揆惻隱之念於火燃泉達之時先好生之德於培植根達根之際仁同大造而不流於殘忍愛周萬物而不難以岐居是至誠仁愛可以參天地動鬼神安身生有善物化人君德以為德郊以為恩施而為惠達以為善自一念之仁推而每一念之仁而此仁而皆本於誠也自一事之愛擴而每一事之愛而此愛皆由誠也法改臨民以此而為之柵柵而後論庫府以此而為之宰筭篇施設措置以此而為之根本一政一令不飾飾而釣名而實為慈祥惻愍之心一賞一罰不違道以于法而有哀矜惻怛之意推是本於仁風廢物之間無天地於稊不已者同其神其造化隨育生成者同其德愚者使之明也弱者使之強也飢寒者使之食也歸寧勞而疲瘵疾疢連而無造者皆使之各得其所也運動百為弘敷萬化皆以是道為之本馬差克之欽明而其仁如天舜之允靈其德好生禹之祗勤而下車泣辜湯之聖敬而克寬克仁文之敬止而依保小民武之執競而散財解粟豈非一出於仁愛之本乎

朱子曰明道氣像乃是不違仁之藪子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深察其心之所向而身請之寧耶

朱子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南軒張氏叙之曰易三百六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稱言夫子蓋有深旨以克己復禮為仁者也

朱子曰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端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也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程子曰太平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每一毫之雜不與是天理流行每一毫之闕愛之

仁至誠仁愛 仁包四端

仁至誠仁愛仁色四德

究

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甚功全体不息四字所以益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謂仁後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所論仁字傳傳精甚于至字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 又曰孔子說仁多說德字說仁多說用如堯已復禮則德之心之類是也新安陳氏曰朝氏通至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公而仁之則為仁此仁之說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而力行之體全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廢大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体而不息者之語歟○朱子曰仁者愛是苗仁之愛如種之甜醋之酸愛是耶滋味

西山真氏曰仁者該百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類目手足皆具然所謂之仁也○朱子曰不仁之心都頑然指著不痛抓著不痒朱子曰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凡孝悌慈愛惻隱皆在仁色指中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以惟向清言木而不曰惟向燥棘非有彼而各此也○程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各所知覺為仁則不可

張仲深曰則之天果不食者感天地生物之仁也鮮草木甲坼者感天地生物之仁也○西鑑廣大而悉備具仁之体用朱子曰仁者如人釀酒日方微不帶些濕氣便是仁到不得極熟時便是仁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其水一般便是智又曰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之愛物仁民便是推原到枝葉處○程子曰視鴻雁則可視仁

又曰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仁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寂歛便是仁便是智所謂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人之言君子復曰謂博多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後禮恭敬忠恕可以備見用打之終始夫又曰孟子多有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有心為其主清度之嗚乎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存焉

仁性也愛情也仁者愛之情愛者仁之用如木之有本支水之源流其分甚明漢唐諸侯以愛為仁乃是以情為性以用為性此所謂性其情也故朱子以愛之理則仁字理即所以能愛者破以愛為仁之說○朱子曰公是人之方法人身是人之材料伊川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而以仁作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無照故仁所以能愛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黃勉翁曰怒者推於愛愛者及於怨仁之泉之源也怒則泉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滯謂也○陳潛室曰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為善長猶家之嫡長子也貫得諸子

吳臨川曰天為天也元而己人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帝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本有本幹枝所由也人有仁善善所由出也人而賦其仁猶木賦其本也木之本則其枝幹而幹枯人不仁則心死而身雖生也矣取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而不愛者豈聖人仁之至也猶能體是心而已故能取聲言者仲尼所以手予貢為仁之方也臣書者以手足目視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舉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疼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奔亦若是而已○張子曰庸者仁之存九義者仁之用

李廷平若朱元晦曰來論云仁是心之正理能所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色澤其中是氣不純備而流動形生自然之特又每頃刻停息憤盈所洩觸外皆通住用相備初立間漸此說推得甚好○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歟和格物仁之用

朱子曰程子云四海之內猶五帝之仁備言則一事專言則四者俱是統看仁大底若仁上見得盈頂知好於剛果於丹是仁存於剛週是非亦是仁且款申研究詩益全体正猶觀山所謂據觀成嶺直觀成峰若自家見底不虛初謂只是一顧及少時又見一峰出未便是未嘗盡見全山到底盡言批也○又曰所謂體個真知顯顯神性而仁之一字遂益下落去天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人都不諳仁漢人只把做是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執上起樓起閣將仁者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謂仁至○程子始分別明自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以言一出門人又將全得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度惟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卷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仁為仁則不可差轉一步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可物其我為一為仁体夫仁者固能進萬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仁之量若能轉未看尺於此物為一之前徹表理純是天理流行在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能又欲克去有已預其物合為一体方為仁認得仁都瞻高在外了於此都至統攝而已其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手居於外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盡可下手然可謂疎闊之甚與不過只是想像仁

中大抵氣像如此耳

又曰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存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以理言者也心之乃專言
而其存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以用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存心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亦類皆以心言者也以事言
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齊魯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亦類是也若以用切言則只是去人欲後
天理以全其存心之德而已如夫子嘗時各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啟大槩不越乎此 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
二
真西山曰仁之一字從古至今訓如義訓宜祀則理又訓復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言仁者乃所以為仁
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帝三王善不可不一言盡之自漢以後便若以將字說仁殊不知仁固守主愛無愛不從以益仁孟子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存端而已韓文公言性愛之謂仁程子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性以愛為
仁是以性為性也朱文公始以愛之理之心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字愛乃愛之理也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如
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矜惻惻者此祥且惠愛之謂也心之德若心為此身之至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
之德而仁又為五德之本如文公利貞皆此之德而元為四德之元為天之全體故仁亦為人心之全體也

仁義

仁義附義

朱子曰或問人所以為性者五孟子稱學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宗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
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收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
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
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各有條理焉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
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朱子曰說仁便是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
意○陸山李氏曰乾九二言仁坤六三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死後論仁義之用蓋服諸此○朱子曰善、惡、為義
允天下事度無窮而吾以處之者一者何義而已矣是義也固在吾內隨感而應若無所該然必有以明之然後能不惑必有以養之
然後能不懈斯說也孟軻氏已詳之○龜崗按橫渠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世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
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朱子曰義字如橫劍相似事物到前齊割斷了
通書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性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
陰是萬物底氣仁便是方尚底義便是收回底仁○黃直卿曰六經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者仁包禮義也智也
陳北溪曰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朱子曰素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縮便是那柔
底意思故鄉飲酒云溫厚之氣感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穀之氣感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
又曰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良心

敬其凡也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性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無所愛乎果能親人如已乎果能親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凡而順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益仁義之道則抑不愧俯不怍而上下無天地同流矣○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問象山說知其理一為仁知其分殊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朋友愛鄉黨故曰有許多等差便是義真西山曰怵惕於情之所可矜者類此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鉅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止以害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存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也○易賁之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胡震峯曰初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即孟子所謂往沒義也往見不義也朱子劄曰子讀蘊明允書以為權輿之論為仁義之場而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旁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旁也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又曰孟子存觀全而不受於宋薛詭而受此等辭都是箇善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善所以易中說精養神以致用善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无一非善不同大事小事千度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伸一剖作兩片去良心

朱子曰三陽之時萬物奮新天地之心隨處布散無非此理最難看而及其一陽初生萬物未生則天地生物之心闔世而見雖在積陰之中掩蔽不得此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也是以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也惟庸眾之人物欲昏蔽而忽然醒覺於惻隱是非羞惡之端則於此可見人心之本善也

復復見天地

西漢李氏曰窮冬積陰之中幾于無生意矣而陽氣忽動於黃泉之下猶之人馬方其物欲之際也幾于無天理矣而性善之端不可泯也○朱子曰一陽之復在人只是善端萌處一陽之生窮陰剝一念之善群邪伏生而進於乾陽之極善而至於聖念之純君子以之不遠復之伊何誠之篤朱子答張敬夫曰可欲之謂善其於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由也雖然此幾不為桀之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方正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益之者其惟善乎由天地而觀之不容毫釐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觀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耳士君子之為學也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外言言則為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為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為見於德教則為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要庸有不安乎

復附復見天地

嘉熙中元森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元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非於復此生之基也進則可以為三陽之泰夫人主為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年反諸一心休道之義而已奉穆毅後之敗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誤深然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習靜列女曰動靜天適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京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復剛為復五之自秀不如四之復道不如三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頓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臨川吳氏曰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虫不整其身則不能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若若感之君翁者闢之君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復復史之復也

復復見天地心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靜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而至如一陽之復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然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外亦是復氣像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底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論

又曰程子云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知春生不肖猶是顯著此猶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說復執繫繫曰復初辨於物蓋復初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迷暗中志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曰復見天地之心字曰卦无邪天地之心但於復初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

又曰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此乃死心之心也天地若果死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亦李花寧有可復之理哉

又曰一元之氣亨通不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益存於品物上但最難難者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見其天地之心相似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枝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辨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斯豈非箇之淡味大音之希辨耶

○朱子曰復卦贊曰生意闔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茁其萌有惻其隱

程子曰取諸身百里皆具屈伸往來之氣只於鼻息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天地間大抵如紅爐雖生物消錄亦益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月出則潮水復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謂之度

陽之復也在五陰之下以人性言之則善之萌也以人事言之則吉之兆也以學言之則返字其初者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問仁也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勿於非禮復之功也愚於不違復之效也私欲淨矣何待於克之天理行矣何

待於復之此天下之所以敬其仁也今林顏子曰復聖

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

列子輩跋浩然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為義為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捷裂泮泉沛然流出於骨髓間

今以先仗之考之則為九月之卦坤為十月之卦剝益而坤則天地之間陰氣充積一元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然陽无可益之理復於上則生於下至十月冬至一陽復生於地中故復之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程子之言曰陰道極極之時其氣可知也

禮則自當思治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又陽君子之道也陽消極而復返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為反善之義朱子之言曰在人則為靜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慨然幾乎出涕蓋在天道則有陰消陽復之理在時運則有亂極思之數在人事則有反善自新之義善觀天者信其理善知時者推其

教修人事者譽其義嗚呼今日三者之責盡在我聖上矣以天道言之陰氣窮而陽氣復在斯時矣以時運言之大亂之極人情思治聖明即祚于今四絕宰推天道之大因而回春之機方始矣以人事言之聖明撫運群心仰望草曰苗新仔見至治不翅差飢者之願哺渴者之求飲則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

朱子答吳晦叔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有陰故也及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

陳安卿曰以時運言之則亥盡子初為復以月運言之則晦盈朔交為復以日運言之則黑益而微處於東為復在人言則亦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不復也

朱子曰黃仲本作復齋記曰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度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卦曰復曰反也言陽陽之既往而復

五

耻廉作耻

也夫大德孰化而川流不穷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質也亦見其色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亦
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返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矣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
心全体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發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耻作 附廉耻

夫耻之大矣有耻則有所不為無耻則有所不為○伊川之五箇骨於威并無損張思叔曰豈先生厚為保生耶曰吾以忘生徇欲
為深恥友丘明耻之所養可知此本孟子論子路語也耻字最難說頂是養而致之向來士大夫為不善者有利而無害人皆趨奔惟有
耻者然不君不可不養廉耻也○淵溪曰人之生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邵子曰無愧于口不羞無愧于身不羞無愧于心
朱子曰頂有廉耻孟子云耻之於人大矣耻便足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知廉
恥猶壁亦何所不至曰承呂舍人詩云達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喫着耐辱隱忍拱手○肩頓頓 嚙嚙 嚙嚙

邵伯溫臨終詩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容同年終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向浩然病無愧

陳子曰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閻巷少年終日袒傷而奮呼過衣冠揖避之君子則未有不遠避而却豈獵夫之勇力
彎弧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之宮則飲衽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士大夫風俗之弊掃無愧之術乎

朱子曰學者頂要廉隅端壁便可擔負天事去 面頰亦赤抑首伏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之耻無耻矣趙氏曰人能聖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辱有耻辱矣張南軒曰耻者
羞惡之心所推也耻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過耻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慙慙無所耻則為無所忌憚而已人當以
無所耻為耻也

孟子耻之於人大矣朱子曰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輔慶源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
於聖賢失之則有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教讀之使人慙 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

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執守

執守

夫見得不真則無以入道執持不固則無以進學 持之而不變者謂之自守之而不疑者謂之自信

通書曰果而確無難焉朱子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別人偽不能奪之然是一事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
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世有三守一守口一則無妄言一守身一則無妄行一守心一則無妄動

按易之乾曰知終一之可與存義也釋之者曰知所終而力進固守也坤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釋之者曰用六之道貴乎所守之
貞固也無妄曰可貞無咎固有之也釋之者曰堅守其剛貞而勿動則無咎也咸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釋之者曰其所操
守隨物而動則卑下之甚也

昔有好睡者西而寢仰而起離於榮策中怡然無所苦有君子過而問之則曰無他術焉吾好睡而志專於是故好也居然
而入寢中也漠然與僮尸無別時之而不聞攬之而不動寒暑而不知涼熱馬而不知暖一氣靜全無朕至於大坐盈耳而吾則無
所寓於志蓋蚊侵体而吾則無所苦於心疾雷震宇上而吾則無所及於中泰山壓宇前而吾則無所瞬於外是乃睡為主而
志不分故吾之所守自若而莫知其所以也夫睡細事也而專則凡物不敢移况君子之專於操守者乎

昔有嬰兒當風而持五丈旗擁而樹之於寬闊空寂之野扶了東邊西過便側了扶南過北過便側了搖然無所倚倚而
攬夫者張拳立其脚擁其堅樹之甚固夫然後扶之東而東不復由側馬扶之南而南不復由側馬扶之西而西不復由側馬扶之北而北不
之動搖夫推一也嬰兒樹之便側了者以其力弱而擁不堅樹不固也攬夫樹之不側了者以其力健而擁之堅樹之固也人之操守
亦類乎是苟能立吾根脚確吾心力有如攬夫之樹旗則世上一切榮華困頓死生蟻日夜相處於前曾焉足以動吾之髮於

義利 附天理人欲 人心道心

義利

義利天理人欲心道

南軒張氏曰道二義利而已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止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東漢固有理法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險阻顛冥終身而不畏狎何歎 重義者重內重利者重外外重則內輕內重則外輕自然之勢也 漢者謂推者曰夫義者懷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克克辨人也然則亦人而仁其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職其父者有焉○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朱子其李迥平書曰義利之說乃後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於泥汗而不之察乎○又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朱子其楊子真書曰世間偷於義者即為君子偷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世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仁者之間回互曲貴盡心持卒既不得為君子而甘為小人亦不幸性亦可消泯用其心矣 程子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二者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朱子曰心無點檢分擘之明則與賊同眠食而不知 張南軒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達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伯者所以滿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齊揮天理遏止大欲深切著板此反正之大綱也 蔡覺軒曰見孟子告梁惠王之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然說仁義更不同利上去 朱子其時子雲曰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思省義理何自而未利欲何復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優孰劣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復自見得合劑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份份之夕言思前笑後展轉纏纏傳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得得失政使一朝便登高科路宦官又須別有思量臂圖終不暇向此道矣○又曰伯夷見餓陽曰可以養老盜跖曰可以汰尸樞 荀子曰義與利人之所而有也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能使其好義不能勝其欲利 用利孔以平羣下為吐之大禁孟子推其理至於不奪不厭而後已則其為戒至嚴 南軒張氏曰多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利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方正學在雜說孝箴四卒首或曰非義之利脂毒可喜之事箴悔或曰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或曰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王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楊墨每說豫字 朱輩齊嘗曰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而端而已然其存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矢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筭丈於百步之外矣利欲之念不可有者無之無則查滓混化與天地同其大道義之氣不可無者有之有則風大流行蓋天下之出萬物之上○胡雲峯曰澤山之咸亨不以正而徒為人欲之感雷且之恒亨不以正而非天理之常故聖人於兩卦皆以利貞戒之 胡雲峯曰復六四中行狝復不言吉本義引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之說以為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慶云三王臣蹇三不言吉本義引孔明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則非所論嗚呼必如此而後義利之界限分明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胡雲峯曰朱子深取於三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對利害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爭之事又於孟子何必自利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朱子曰伯夷見餓陽曰可以養老盜跖曰可以汰尸樞

義利天理人欲心道

放得下矣捨此不務份份之夕言思前笑後展轉纏纏傳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得得失政使一朝便登高科路宦官又須別有思量臂圖終不暇向此道矣○又曰伯夷見餓陽曰可以養老盜跖曰可以汰尸樞 荀子曰義與利人之所而有也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能使其好義不能勝其欲利 用利孔以平羣下為吐之大禁孟子推其理至於不奪不厭而後已則其為戒至嚴 南軒張氏曰多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利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方正學在雜說孝箴四卒首或曰非義之利脂毒可喜之事箴悔或曰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或曰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王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楊墨每說豫字 朱輩齊嘗曰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而端而已然其存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矢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筭丈於百步之外矣利欲之念不可有者無之無則查滓混化與天地同其大道義之氣不可無者有之有則風大流行蓋天下之出萬物之上○胡雲峯曰澤山之咸亨不以正而徒為人欲之感雷且之恒亨不以正而非天理之常故聖人於兩卦皆以利貞戒之 胡雲峯曰復六四中行狝復不言吉本義引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之說以為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慶云三王臣蹇三不言吉本義引孔明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則非所論嗚呼必如此而後義利之界限分明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胡雲峯曰朱子深取於三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對利害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爭之事又於孟子何必自利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朱子曰伯夷見餓陽曰可以養老盜跖曰可以汰尸樞

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理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末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一要合義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不利然後仁義也戴盈之欲去關西之征而請待來年孟子以攘鷄之事喻之曰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張南軒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臭其不敢通也如探湯其不敢觸更字也如坐墜崖而其從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也輔慶源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終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放於德必不能自振而自新矣胡雲峰曰易於剛柔柔不書柔柔剛則書志度也一柔乘五剛變甚易矣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去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震之九四云商兌未字介疾有喜進徐氏曰四介字三五之間高度而未決則正天理人欲公利界限外不可不審所從也若聖人介然守正疾遠邪惡則其所以間示正慢防邪心者豈不明且切歟

胡雲峰曰夫天理人欲如滄海之相及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故學者須是克去人欲以復天理伏觀微下有聰明睿哲之資有恭儉憂勤之德溫文日就綜理日密前代帝王過失舉無可擬也抑惟私意根柢未益海濯義理路脉未益恢拓天理人欲之幾未益分辯以声色貨利現呈醜戾為人欲而不知緘口隱匿拖泥帶水認為天理便是抗整故箴悔之意雖切而復禮之功全昧

大抵心學雖多端總要而言之不過過人欲存天理兩事而已心徑贊戒俱以下所言之諸說不問已發與未發皆與不做工夫過人欲事當屬人心一邊存天理事當屬道心一邊程林隱心字着意正如此不然真西山放其末何以克治存養交致其功德德之耶○朱子曰天理人欲或硬定之底界至是而界上這工夫多那過不到占過末着這工夫少那過必侵過來謝上蔡曰今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言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惡其声而坐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盈中主不進退之理比人不進便退也此如列項相距於滄海成岸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得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多者要守剗空脚與他搏一搏一毫去則逐逐推將去此心莫退後須有勝時○朱子曰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終長進在

陳潛室曰五季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同休異用此語極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克辭與樂射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與節即為人欲○新世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過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嘗利過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多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家若得知是人欲敵了便是明珠只後這上便緊一着力主定一面格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將去○又曰有一條大路又有羊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這小路去及至前荆棘益橫又却後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

張南軒曰人欲橫流強之過之未有不奔潰滿決者此蘇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高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於見之時引而伸之德養而振元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朱子曰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無時不自私意中分出但人不自孝正如明珠不貝混雜沙礫中零一星一逐時出來但於不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瓦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純固而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聞敵後一時拏伏得下又當復作矣○

程子曰損者損浮末而就本寧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後人欲以復天理告孝宗曰陛下即位以後因循在善幾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者無乃燕間蠖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

盡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之交戰於

其中故体負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莫辜非不切而柔邪庸憊得以久竊廊廟之柄非不
樂聞公以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諫說殄行而未免謏訐非不欲報復凌辱而面不免畏劫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
助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動之際欲居仁欲由義欲復禮欲窮理欲忠信欲孝於其親欲忠於其君欲
正家欲敬凡欲切慙於朋友則如此之類謂之道心感動者固是形氣而然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故主乎理而自以道心也如
或飢欲食寒欲衣渴欲飲瘵欲搔目欲色耳欲聲四肢之欲安佚則如此之類謂之人心其源雖本乎天性而其亦也由乎
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氣而自以人心也道心之存如天始燃如泉始達造次難見故曰微人心之存如鷹解鞵如馬脫羈飛騰難
制故曰危

朱子答許順之曰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有心而收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
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又曰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
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不出者也

孝親忠君義理雖重却不如飢渴飲食之切於吾身故常人心心常多而道心常少

又考陳同甫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克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性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
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
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凡其所行無事之
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自以有向而派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復更之不常
派也哉○人心欲固是者乃朱子初年說及序中庸則曰生於形氣之私此乃晚年定論形氣之私未便是思流而後為人欲耳

真

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原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

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勿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愚念空欲孔子言克己大舜好憂
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心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由義理以存心以愛之可使天地泰

由形氣以存心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訣

朱子曰虛靈知多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學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眇而難見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寸寸之
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心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向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雜也後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
及之差矣

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從之
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定惟有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朱子答吳晦叔曰益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在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存是道心之存然
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動子之有不善正在此向者是也

人之日用感觸莫非心道心一有不得管接即便陷失人心之危有如此者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至死乃已者為同念任狂
之我也朱子曰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此言最切切朱子又曰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破自是今晚顛倒下凡遇
一事必察其何如則為天理何如則為人欲察之既明自可見於行事矣

夫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者須當理會人之一身都是形氣喜怒哀樂無非人心道心無形只有義理故其於常行於人心之間
惟念則道心無所行然人心听命於道心則只見道心却不見人心

情志氣志

之所萌例因其有私而芥此私字察百病所根也苟不於此痛斡而勇斬則因此而起意因意而起志之不得則怒因生為一事緣已他事又來循環無窮漸至熾感而政事之得失國家之興衰判焉豈不甚可惧哉昔宋寧宗初朱子將復右命路聞有御筆指揮而極以為憂當是之時國勢衰弱戎虜憑凌其為殷憂之端者何限而朱子之憂在此而不

在彼則豈身所見而世耶

朱子曰情是性之芥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去使那舟車一般

情意體認朱子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色惡口臭便是意

陳北溪曰意者心之所芥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裡向自然芥動改頭換面出來

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芥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体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後應接事物時便都

呈露在向前如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裡向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

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又是性中道理公朱子曰心猶有痕迹如性全无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裡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芥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芥情意尤重

氣者即君之血氣而元乎休者也此於他別有形氣而較粗者也○問情意之別朱子曰情是合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

因是情而後用○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又曰心之所謂之志日之所謂之志字後之德心時字後之次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心之經營往來底是那

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又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芥起志如

伐意如侵○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愈欲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程子曰有潛心於道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海軍境無益但樂於曰習耳

情志氣志

志

許魯翁曰雲後龍風後帝氣後志龍南所在而風雲後之志之所在而氣後也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志難御

嗜慾利

嗜慾 附利慾

明李賢疏曰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戒欲為戒蓋之戒舜曰同游于逸同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
 仲虺作誥以戒湯湯曰惟日不途声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政時謂淫風古公戎之戒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務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
 無濫于觀于逸于政于游以庶邦惟正之供張奩古作大宝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二欲成災范祖禹
 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奪音峻于離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言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
 不敢沉於者欲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林之性靜所以動者凡搖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
 太史公曰天下之治皆為利末天下之亂皆為利世之註乎利久矣溺人心志塗人耳目而仁義遂以亡矣夫上世之人樂道仁可以
 復也此效利之行所以日擇何知仁義之論所以作而鄒聖之所以喟然於梁王之間也夫坐賈者市廛之賈後道流俗寤眩服
 游士之釣聲音也僅係脛紅治女之盛美也至如弄文之吏好技之人巧於心者不顧其成身巧於手者不惜乎殊指斯特固
 里之賊為利心之所使自昔猶然固無足利也及乎俗之偷夫世所謂士大夫持名而高節者終亦莫不墜於利當彼之行全
 拖玉錯繡轅而行也豈非不洋二感乎至趨人主之前顏色候喜怒務飾為媚悅何容曾無所恥此不過惡朱紫耳若居
 聲押之士誦聖賢之訓以文其言設為名高以蔽其行者亦或托權勢以要尊官美仕是與闔里之賤矣異其室皆為利也
 噫其所由來者漸矣苟有存仁慕義欲有以矯之者則不亦難乎守難為力哉
 偶見鶴林玉露記朱子自登三絕謂為澹菴胡公於云不覺然自失焉仍檢大全集則題曰帝梅溪胡公密館現壁間
 題詩自登三絕四十年浮海一身輕故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人欲陸參人到此謔平生其口黎澗有情者叩澹菴所謂是
 許故此一醉傍有黎秋生微澗蓋持侍妓黎情也朱子謔之以誤平生甚矣其效之險也乃有以柱天地貫日月之巨節一朝摧
 消俯沒於一牧物殼上微澗取辱至此為天下貽笑如胡公者其可畏如此故朱夫子尚云寄一生於虎尾春水而帝持雷未備草已

嗜利德

生之或在我輩當如何哉言之不益請以戰喻古君子之於利欲如敗軍之將憤回漢之毛翹壁清野枕戈君膳后兵誓士而敵自不至其或遇敵或多設方若不與交鋒而坐銷西羌之變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釐賊怒牛一舉而掃蕩蓋冠斫樹斧斲頃刻而虜死窮厥矣今之君子則自負若人敵之氣多二益四之憂居四戰之地日與勁敵相遇將反駟牛反情師律不以或兵之陽輝雖奇而免之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拳兵又至多更迭無已兵安得不疲且安得不餒至此則其為謀必出於下策以為當持和戰并用之說或拔士王或以赴戍申之役或運米枋以浙符至之飢則吾恐越乘之勇蓋未可恃而肆其兵已入於郭都矣今計莫若浙河焚舟破龍甌燒庠舍持三日糧士卒死心乃可以成也

君子以利人為利小人以利己為利己於人則為義利於己則為不義○素秋紅膚感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

古人所謂此事未易消泮者不可不重慮也蓋此事根株甚固識有未易言者蓋迷於戎泐失於防檢則便是墮坑落壑底消息其為不朱紫湯所謂誤平生者幾希矣愚亦十許年前坑壑中人耳至於老病摧頹始得抽身出來猶且嘗有暮飯喜憐之病常自惶惶以再見隆之所為或何暇為人謀耶

滄陽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易曰艮其背無凶郭氏釋之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矣傳曰人之所以不安其心者動於欲也故艮之道當在背○朱子差其擇之曰湘江流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勞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胡五峰曰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愚謂無欲則可以入道有欲則難以悟道汲黯謂出帝內多欲而外多仁義有見乎此也

黃勉齋曰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強加控制此心值所重而終恐亦不易過也必以石壓州石在而州復生矣此不可以不察也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二則通動直則公三則博明通公博庶矣乎黃勉齋曰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此一物德苞光潔更無此物差汚了頂者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挂之衣都是欲程子云德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此心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這池內林已根着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動便直可臻於明道公博之域矣○趙景平問于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程子曰不徇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作一事須尋自家極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後從阻而急於利止推讓之且而有爭田之訟故請人疾而刺之曰彼南山維石巖巖

蓋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傳曰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集而致仇怨故夫子曰致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存不懷聖賢之澤或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聖人成人存心不可專利去○朱子曰現旅焚之書一箇大受了有甚大事而及覆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死大少皆不可忽

太史公余懷孟子書至墨惠王問何以利去國去國未有不瘠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可異哉程子曰君子事母不敬利但專以利為心有害惟仁義則不亦利而未母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存塞源而救此墮墮之心也○方人奪孤以向一鵠二能無中乎万物炫耀以惑一能無傷乎

輔慶源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程子所謂君子未有不欲利但專欲利則不飲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義理而行則俾有而自無不利 世望相望上國之慶也馳車

胡雲峯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而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墨惠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墨王所言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存塞源者所以救其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托收者所以謹夫多者心術之初許東陽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在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利利耳○樹抱錫而有鑿身抱欲而自裁

美比佳色瘁侍之道厚裘賤履損生之漸 馬進寇之乘也厚任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眩惑情而後精

荀子曰上重利則義勝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

五

矣○趙景平問于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程子曰不徇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作一事須尋自家極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後從阻而急於利止推讓之且而有爭田之訟故請人疾而刺之曰彼南山維石巖巖

蓋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傳曰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集而致仇怨故夫子曰致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存不懷聖賢之澤或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聖人成人存心不可專利去○朱子曰現旅焚之書一箇大受了有甚大事而及覆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死大少皆不可忽

太史公余懷孟子書至墨惠王問何以利去國去國未有不瘠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可異哉程子曰君子事母不敬利但專以利為心有害惟仁義則不亦利而未母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存塞源而救此墮墮之心也○方人奪孤以向一鵠二能無中乎万物炫耀以惑一能無傷乎

輔慶源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程子所謂君子未有不欲利但專欲利則不飲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義理而行則俾有而自無不利 世望相望上國之慶也馳車

胡雲峯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而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墨惠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墨王所言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存塞源者所以救其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托收者所以謹夫多者心術之初許東陽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在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利利耳○樹抱錫而有鑿身抱欲而自裁

美比佳色瘁侍之道厚裘賤履損生之漸 馬進寇之乘也厚任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眩惑情而後精

荀子曰上重利則義勝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

羊錯質之臣不畜雞豚家卿不修帶大夫不為場園遊士以上羞兵氏爭業舉分施而恥積藏

程子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故應鄉者向共故曰蔡人抄習戴記失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

貢之高潔易弄規二於貨利哉特於聖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負富有餘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

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猶不能無食與雞不能食食也

自後米色食口伐性之行耳樂淫聲貪口巧心之鼓口貪滋味貪口煙喉之烟身安與軀命日自墜之機

淫聲邪樂驚魂之腫甘脆肥膿腐腸之藥芳馨盈鼻薰喉之藥專馳逸身壓夏之樞羽釘珠飾斬生之斧文采纂

組燔功之蜜左右僂僕癢癢之機洞房清宮康熱之堪皓齒蛾眉伐性之行長金積玉陷身之穿○破瓜傷膚壞梳

摘髮色為之變最珍瘞骨列艷摩身心為之安

張南軒曰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三並狎以養其口腹為事自曹辰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

喪人道豕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權便而忘事於樹兼治病者若共一指而失其肩背者歟○胡武夷曰孟子謂

室高教何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孝者反先淫去此牛常有激仰便不到得墜墮

胡雲孝曰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四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自有中氣此便是化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作如此也

然禮之全作四者未有不恭人則有節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四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作和者未有不和而失其正

者矣未免倚於和一偏亦不可行矣故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和而和之亦不可行也

所謂禮者亦非天降而地出因其固有為之節文也人之倫有五而非禮則無以正人之事多端而非禮則無以行父子人之所固

愛也而非禮則瀆故為之溫清告面之節視膳問寢之儀君臣人之所固也而非禮則亂故為之名号位守之品朝覲覲謁之規

夫婦人之所固親也而非禮則无刻故為執贄合卺之制賓待章別之敬長幼人之所固序也而非禮則无序故為之往行

讓齒之教辟咎扶杖之文朋友之之所固信也而非禮則无信故為之同志異業之分通財共患之義閭門之禮所以教父子之

仁也朝廷之禮所以教君臣之義也婚嫁之禮所以教男女之別也鄉黨之禮所以教長幼之序也賓客之禮所以教朋友之信也

喪祭之禮所以教君子之思也會同之禮所以教序族之睦也以至履屐匙箸之位衣服米章之飾宮室器用之等皆所以教人之禮

也傳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角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

誠設不可欺以方角君子處禮不可誣以奸諂禮之為用大矣○夫治禮猶之手治法律然其徑而常者布在方冊可安而行之惟

其變者輻輳纏繞而古聖賢微辭奧義散在群書未易擇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禪禮者併遇之儀二義賢者之無相是

美異用法而不知法外意也○禮者目人情而節天理也人情合則天理順多故曰後情立文因時而制宜此禮之本意也三代之禮因時

損益而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二乎文哉吾注周此聖人所以重時王之制也國初以來著為五禮列聖遵行至於三百年之久其間

賢臣宿佞非三而莫之能改宣其意而然於然而節目之中或有脫漏而未備者則非不可不或補而或度也 緣情酌禮婉

轉曲中○張子曰禮所以持性○朱子曰橫渠語錄云曲禮乃天地五臟魂魄心府寓於事

中朝自性孝之行直中分歧程朱定法或見割剝張桂之徒雖此瑕隙僅其橫強臣一代之度禮初非百世之通判

橫渠曰所以使孝者先孝禮名只為孝禮則便傳去了世依一副當習熟纏繞比之追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有能存去了一副

當世習便自然脫淨也又孝禮則可以守得定

玉制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與焉

各夫斲木而為之范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立制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固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取膠膝之而後冕適於

用高前之以街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疾舒無得自放而所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為由是觀之莫不切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

然聖人捨木而不為范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夫人生而有以父受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

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張子曰能養曾子之

禮

禮

智 愚 朴

美旨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庭戶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漢高之明達聞陸賈之諫而稱善諸叔孫通之儀而欲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孝耳當是時得大仗而佐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芻豢也徒窺禮之糠粃以依世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論設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哉

智 附愚朴

孟子曰智之害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節齋蔡氏釋之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不去者何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不去是也作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狃有三字意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蓋万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狃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化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旺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狃二四方青龍白虎朱雀皆一而玄武狃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智之所以知之而又不也

胡雲峯曰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光大言於坤周曰爻辭狃於臨之坤作曰知臨五帝之德知藏於內坤以藏也故世所謂知者通而為機權詭譎流而為捭闔縱橫紛口籍口而流毒於天下其非不足於天也乃其過於用智也

張率崖謂李暎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口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降字有智來

張南軒曰論多則知聖有始終之序治道則聖之極是智之至也朱子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号有先後而无淺深也聖而不知如水母之無鱗亦將何所到乎 義賊統之謀弱李孫則智矣而不察於善者不煩不怨也易臨之六五知臨大君之匡吉胡雲峯曰五星柔圖之王何以智林蓋以臨臨人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為知中庸曰聰明睿思以有臨又曰舜其大智欽舜好向而好答逢言其皆於此欽○聖人作易以坎為水以性為智倣乎北方去莊之地者狃任乎理而已柳州身楊京兆憑曰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序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南擊柝以往則七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

信

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君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去木而已矣

柳州愚溪詩序曰夫水智者學也今是滂沛見存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遠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魚然則雖存而愚之可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譽也如智者羞愚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少智不知循理而常一己之私

信

程子曰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无位无成名无專氣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而生者故土於四行无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循其物之真信而无所恃戾大則言大小則言少

雲峯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无位无成名无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始无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着又按朱子之說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戌已然季夏乃土之存官故尤王於夏末令月載中央去者以此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誠

以河循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守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守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行於東南西北无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宗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水火金木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名然无土皆不可見則土无專氣而各无所不貫土无成名而各无所不成就四方者以此就五方看亦以此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寄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蘭廷

瑞曰易言有孚者二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程子曰信者无偽而已

易言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胡雲峯曰下說而應上下信上也上善以快下下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壹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共為信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宜也故又戒之以利貞○陸贄曰人之所助在守信口之所由於誠

五

忠 恕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與言豚與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每天也曰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與然後為吉○先伐曰獲言重諾非信也
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唯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奪其所傷所復不能補其所止豈不哀哉昔者桓公不肯曹沫之盟秦孝公不際從木之信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人處戰攻之世天下日趨於詐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乎○明道循物無謂信
問向中子之義朱子曰伊川語曰存於中之謂學見於事之謂守二字後瓜後子取鳥抱郊之義言人心之所存者實有是物也○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朱子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須半信半不信已覺悟則別无所疑却是信

忠 恕

程子曰已及物仁推已及物忠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以貫之忠者天道忠者人道忠者无忘忠也忠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作忠者用大存遠道也此其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維天之倫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朱子曰生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无一毫自欺處恕是格物平施處
朱子曰直與書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孝者則不能无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我行由義我止耳曾子所言忠恕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无形為道作而形以下者為粗跡也此孔子所謂吾身隱乎尔者不雜日用之間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一以道為无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跡耳○又曰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少德少德子張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用千條万緒只是一箇渾渾淪淪真箇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未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无心底忠恕序聖人是一箇无為底忠恕孝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孝者之忠恕乃

忠 恕

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此語極是親切又曰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孝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
又曰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万物雖有万而所謂太極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万者未易窮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到得生而及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像時這太極便在四像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又曰忠只是一箇少德川流大德教化意思
危軒蔡氏曰是以之謂忠頂是此心終得十分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及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頂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也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坤變化各正性命忠也朱子曰此則天地之至誠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以誠无息者道之存也万殊之所以一存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存之所以万殊也此是天也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孝者誠能由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得自然之忠恕所以及其成功一也
真西山曰天地身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万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万事自然各當其理孝者未到此地位且頂是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二是一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一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是此即是一誠○南軒張氏曰忠作也恕用也作立而用未立不存其中用之所存存亦存亦不存也
四知黃氏曰聖人比孝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忠是人之天孝者之忠是人之天孝者之忠是人之天畢境忠是作近那未終故雖孝者亦有箇天忠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朱子曰忠由忠見忠由忠出
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于化自隨初无着力處至於孝者頂是認得人已一徹意思却安排教入套轍頂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抱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二是一箇執底忠恕
瓊峯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一謂忠為天道忠為人道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三事之隆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显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无忘知者所以行乎忠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无妄宰為之非內外

忠 恕

一以貫之身三謂忠者存也者用大存達道者此以靜而未於動而已行分忠也而聖人已終之和皆未終之中寓為之非動靜

一以貫之身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忠而忠之存乎忠也

陳北溪曰有天地之忠忠至誠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以是也聖人之忠忠吾道一以貫之是也亦有孝者之忠忠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也皆理一而分殊○朱子曰忠是存根忠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於本根枝葉即是存根

真面目忠者存己之心也忠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存乎內者也忠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无一毫之不尽則形之於外亦无一毫之不留有忠而後有忠忠者形也忠者影也在聖人則曰忠誠是自然忠是著力

存忠之為義先依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存諸心而无偽者忠也終身已而必終者亦忠也然未有存諸心而不終於已終身已而不存諸心者其亦一而已聖人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也事親必忠也至於以善教人利教民以无過而非忠也乎居有一之可媿而能尽忠其君无是道也忠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无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現人知已推己及物之謂○朱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共忠乎天地变化草木

著不共忠乎

問程子言如心為忠如心之義如何朱子曰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箇物裡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箇人裡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自自然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却正性命聖人之忠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也

陳北溪曰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字義中心為忠是存己之中心无不實故為忠如心為忠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忠如己欲孝己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已欲立人亦欲立已欲達人亦欲達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達之心便是忠然忠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无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

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餒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推散不得其共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之樂

又曰自漢以來忠字我不明至有謂善忠已量主者而范忠宣亦謂以忠已之心之恕人不知忠之一字就己上着不得說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是相平為不肖之故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

朱子與范直閣曰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孝者有孝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无非極致二程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变化草木蕃者正所以於明此義也如天子所以告孝者身于思中庸之說則為孝者言之也故程明道謂曾子所言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尔蓋動以天者事皆極曾子之所言是也孝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己及人則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同日而語也

答雷无羗曰頂見得天下義理表裡通徹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婦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蕭陽陳師中作敬恕齋朱子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敬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行之身物皆春相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笑耶孰能反是歟焉厥躬于慎于義仲尼子弓內慎于家外曰于邦无尤无大問時怨悵為仁之可曰此其極

朱子為陳養正作敬齋記曰夫忠之說以為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為无難也然而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克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又翻手以承曰向內是忠向外是恕

劉韜仲向朱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心怙息為恕且有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豪強為監司則不敢按黠吏為全諫則不敢排姦慝為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為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傳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無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作認

五

忠

恕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中附中和和協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徽宗朝陳瓘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夫
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此辰眾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陰陽道里之所均也如五行
之有土萬物之所由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由立也如其理而言之者恆生之所能也俾其直而行之者非聖人不能也
夫學者能高而不為高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夫頭隨仁莊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豈淺
以徑世也今學者求治道於老莊而於漢唐之事皆不取焉夫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一南一北彼用則此齊與用
則彼齊矣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為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

中和和協

汪建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己于木泄柳太剛者也故傷於迫巧而不洪由乎
子路三所言之太柔者也故淪於污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兢而惟恐有過不及之失也孔子於陽貨之饋而往
拜則每太剛者異矣詳之名職其以而身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
後述魯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介義之中而已
西山真氏曰易以二五為中故乾之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龍飛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和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躍上則悔
夫乾天位聖人之事也知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者乎
節齋蔡氏曰乾之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在天五也在田二也在上未
至於五四下已推於二而中處人位推乾之不息則惟處而允答○朱子曰中者所以狀性之德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
情之正顯道之用

五九

胡雲峯曰復之六四曰中行四居五陰之中也蓋之三四皆曰中行三五居六爻之中也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而文言之中
柝之非但謂其不中也謂其重剛而不中爾蓋下乾之剛以二為中五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
不及乎中過則愛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無咎也
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坎居中以中相易而成坤雖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
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
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
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於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觀之坎之陽居中而中索即精中於中而水積於潤之象
也地二上飛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大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
為誠離之中虛也為明中索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之起乎中者易之
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此應曰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於而皆中所謂之和者之見於用得宜而和者也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
稿作甘以得中央之火炎上作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則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
物得中甘夫中則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程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朱子答張敬夫曰只是籠統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氣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
聖明之學於中和極四猶有所未至情之未泯既不能无所偏倚而失其中其介也又不能无所平戾而失其和
怨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

程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魯賢人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
怎麼執得識得則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却上不得人安排也安排者則不中矣

或問時中何如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試言一應則中央為中一家則隱中非中而虛為中一國則虛非
中而國之序為中推此類可知矣如三箇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西巷則非中也居西巷在顏子之時為
中若三箇其門不入則非中也○又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者重於正也
蓋中則不遠乎正、不為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胡雲峯曰執中二字充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則為非充辨之執中
朱子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後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靜中心十字上方是致中比如射中紅心
然在紅心處側占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又曰惟君子執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執中得箇污
下底道理

胡雲峯曰中无定侷倘不言執則人將視之如瓦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克接辨曰允執厥
中也夫于該由于一變辨接焉知由精一而後執厥中是由君子去門人知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潛定夫記程先生語中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朱子曰便是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也
朱子答林擇之曰喜怒哀樂未發時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也未有過不及之患故持以中者之而又以
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而
謂无倚着愛皆謂此也伊川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直先不中改以中形直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
天理之本体也率性之直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侷而言也時中之中以虛然而言也要皆指本侷而言
又答張敬夫曰程子所云一箇中字但用不同者有所謂存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直者是也蓋所謂存中之

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行渾然在中亭、膏、未有固偏倚過不及之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體也
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先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宗也
答江元適曰聖人之學所以異乎先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皆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
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宗無異體故也故曰道
之不行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毫釐謬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
見矣
答李守約曰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
答宋浚之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每孟子所論于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
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誤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
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法由于莫以為中則其中死由牛之活者不待中而先不中、之死者則
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權之而中適於中也○皇極內篇曰中者天下之本雖歷萬變五帝中焉
陳安卿曰天地之中統玄天地間常理渾然於大中無所偏倚為萬物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為樞紐也
答何叔京曰此書乃為中為有物而名求其所存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續餘耳殊不知中者特
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在乎
已後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作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維持運用而建之也
節之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法行王章漢曰存於中為位於外為行隨時合宜先過不及則為
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魯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去儀德行也歟
儀人之為儀非量國人之是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也一國之是雖不能盡合乎古儀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令

中和和協

卷

足而不失鸞鶴之利必將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乎立法於中足以通天下之情
朱子曰發而中節是無時不戒慎把捉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朱子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衷是三摺而取其處中者
語孟庸皆言中而大學不言中蓋大學乃初學入德之基而要之工於至善者中之事也
明周怡疏曰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
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守靜則目之所視耳之所听身之所至手亦遊焉各從心
所欲而效其能或目視而耳不聞則見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
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為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乎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劉更生曰舜命九官濟之相讓和之至也亦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舞舞四海
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難選眾賢固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雍雍顯相濟之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德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靡於外故得其驩
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之至止肅之相維辟公天子穆之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之又曰飴我釐麩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惡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惡一方
小在位而從邪議歛之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之哀謀之既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君子狎起守
正不撓公在勉強以從其事則及見愾毒說想故其詩曰馳勉從事不敢先勞在在辜謬口噉之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毋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画不用其行四國安政不用其良天
震見於地震動於下水川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崖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在人之不和也自天不和也自此而後天下大亂魯隱之

始即位也周大夫奈伯乖雅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奔傷其殃福自此始也

器量

陳北溪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其量也子所謂益心者頂是益得箇極大處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益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存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境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益也 智者於群惡如美一丸於葷中亦正各曰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逼詳之所覆實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洩漫浩渺不復少歸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愛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容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乎一釜能虜三軍之師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為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粹然遇之視之而不驚焉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人叢之以極繁至夏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憂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泮古而不少見於拜色豈強而為此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聖陶陶于河津之際亡異禹且天下於魚鼈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感美而不居然後蓋見其量也

伊川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海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頂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惟欲不滿不可得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起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甚喜及故折屐齒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惟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便是動了惟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也然惟知道者量自足此宏大不勉強而成 朱子曰今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傳自盡到第五等人兇字厭自足如何得事成已知非天下第一流矣△又曰

道

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也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放令規模寬闊使人各得益情多少快話亦易者其知量乎謹按泰之九三曰包荒穢之量則施為細密而寬裕也又曰蒙之九三曰包蒙穢之量曰包荒包容之量物其所善則吉也余并觀其象玩其辭又從而釋之曰天地交為泰地在上天在下天而包地也而包天故所包者廣而其為量固不可量也山有水為澤山休寧水休虛也而包寧也而容虛故所容者大而其為量亦不可量也此則世之受是形而疏是氣者其可不恢弘其量如天地包而包成其大乎如山水之相容而就其廣乎

道

介軒董氏曰孟子曰道若大路然即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此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也乃眾人公共之路也△朱子曰道者全體用該費隱而言也 近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身存迫於飢寒之患者違之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末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不思甚矣然而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忠信仁義而已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宗故金鉄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變動搖至宗之由也詩云德輶如毛二猶有倫上天之載安詳安且至矣△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黃勉齋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元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道也雖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各欲動情而好惡無斲心以形後志以氣移理以慈昏性以情鑿向也不可雅者牴牾茅塞莫之存矣善書出而天交此兆聖賢生而人文未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慎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此加以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死生通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呂東萊曰夫道非窮天為高非極地為深人性之中固有之矣其体純而不雜其用施之無方

交

易曰陰陽之謂道孟子曰莫不由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心此而已
朱子答陳同甫曰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依
終終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者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又作志道齋銘曰超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
者誰食而衣故道也不可須臾離△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邵子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
事矣如道路之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故者也

朱子曰道之天下也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
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察之不侔也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固未嘗亡矣後之讀其書效其事者誠
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宗至於一朝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皎然而在矣△胡五峰曰
道者体用之總名仁其体義其用合体用斯為道矣

真西山曰道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云道即理也則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理也其
理便在其中△朱子曰這道体浩無盡
饒馮峯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會難知難行之事各者
豈不得其門而入耳

陳潛室曰道則路之謂也之越無非是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直只是眼前當然底非窮真探索幽遠之謂也
黃勉齋曰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
當然也

張南軒曰道者天命之全体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众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者有間斷聖人益之而亦非

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箇天機活物流行不用無容間息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体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會旁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間而鸞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存者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也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之為夫婦為
長幼為朋友死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身莫也義之與此若有適有莫則道
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又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抵至枝葉比日
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朕却詩人放要安排引八來教八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省察

朱子曰事物之來隨事省察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

古人云省察苟精則一有私慾即便知覺自然萌出不待 天謂省察者十二辰內只似一時千萬人中只知有已斯須不存則
失矣△邢七云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微曾子三者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歎行或愧於心而言
或浮於行歎慾有所未窒而愈有所未懲歎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省身庶乎可以致及矣

朱子曰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聲呼其一拜此心已走作因加警省者乃知為存須是專致知

大而天地山川少而草木昆虫高而風霆雲雨卑而階庭門巷近而鄉黨眷屬遠而華夷淫俗重則禮樂法度輕則
詞章筆翰著則出處事業微則瞬息呼吸各具一極莫非全体隨所見聞不揀精粗皆存此心以察此理△出言重
以舒執事專以慈接人恭以忠處物審以當守謹確不抗應變妙无方謹之益細微據之極高大此是節制守步者
登言處

真西山治心如治疾者登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而去疾也存養者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養 附養生

養生

六一

真西山曰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其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後之舍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礼方錢之奉適為買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功也 倫乎所以養虛位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身可以養氣儉于家可以獲福△程子曰慎言該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性 易曰天地春萬物生人養以及萬民頤之時大哉揚也山釋之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為道天地春萬物生其正則陰陽交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天者不使其任而不使其澤夫天地之春物聖人之春文與人之自春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也 向後未則頤之時義豈不大矣哉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親過謂此言主於養生而養德之要深以此 易頤之象曰頤頤現其以養也自求口實現其自養也 周封狄氏釋之曰不現其養心之大而現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以是是其大休者以是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義可知也是以現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隆崇氏曰古之規金之規其以養而口養之大小則必以其以自養者規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累口體之養之大者也口體之養而輕道義之養之小者也養其大休則為大人養其小休則為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大小之別而人之以養各殊則其以成就六選養生之士先宝其精滿則氣壯則神旺△薄滋味以養其性去嗔志所以養性 忘形以養其氣忘心以養神忘神以養虛△程子曰慎言該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性 程子曰古之學者自八岁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彩以養其目辨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執事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令則亡矣△又曰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其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其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九文六米以奉五色而視止錯衡目蔽流涕以開其視九穀八風七言六律以奉五聲而和聲武象朱弦洞越以和其心六畜

存養酒養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而大美玄酒醴醢黍稷以淡其口寢死持鹿藿強龍以養五体而茅屋越席梳篦極類以節其宜設祿垢津款誼傲笑以奉五情而刀劔戶鏞几杖孟盤以戒其逸
叔務藏明於宇極闕寂之鄉 謹於酒色二斧 不羞特生 康節詩曰莫道六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守身
胡唐峰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視之氣生於理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消於敬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務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妄言矣
二養偏序曰昔讀心徑至伊川先生以謂吾以妄生徇欲為深恥便自惕然有感于心仍此切惟念生身生徇欲四字足以養心養生之藥石也夫欲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雖人所不能无而多而不節則不至於喪其心而滅其性者鮮矣昔周禮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子曰人心即天地之心也然則身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受天地之心為吾心則可不思以操存涵養之方乎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然則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子而受父母之身若吾身則可不思以保護操存之道乎
存養 附涵養

朱子答楊志仁而書以喻存養夫固知他人不能如生者常用工役生非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末位事特想只合盡心也明乎外大着膏肓將委間道理精粗表裡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无疑礙處方是向道若守此中箇不敢放開每着義理二極揀取玄妙高遠无刑无累處方有理會如生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過將為有体无用之身而再老佛止以異矣△伊川曰存養熟後恭然行將去便有進
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菓子中間愈許多生處六頂是埃壙澆淳方得成△又曰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涵養工夫須於處事接物上致力若只令眼危坐而謂之涵養則失矣
夫涵養之道二非佛氏而壁道亦清淨而已必操存於未邪之前者於得邪之際勿正勿忘存了不已常使居虛

存養酒養

明欽在這裡栽培深厚理明義精戒慎恐懼無須更推使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則根本既固左右逢源矣若於操存存亡之間无以至幸則心既不在何能應物雖然四威他惱固是主敬之道亦不可無也助長以取樞苗之病惟當涵養持守德如火熾泉達使居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真積力久自有極到處心熟之印差一朝夕之內致外△先使曰存學則行有健力
朱子答張敬夫曰心是未和每加錫法中間毋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印少故日常忽也而不暇於省察之迹願
朱子答張敬夫曰且讀四書熟者而加涵養之功
張子曰必有為皆有得是有存養有存養則存者於一息一瞬之頃存養如也則能有以力而有以得矣
朱子調息箴曰氣氤氳闢其妙無窮誰其之不宰之功惡謂不宰二守非獨調氣為然於存養工夫最為緊要而謂心勿忘勿助是也○答胡居仲曰頭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居處中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後不及於事也○又曰之為學如今兩下相似入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之功夫日在涵養中而涵養得力日間只任他却不曾有涵養工夫說或理會得些小道理如濕地被日頭晒潤地不得少間斷正如元早不能得兩相似也
明道在扶溝時謝遊請公皆在問學明道曰何不力行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改來也有箇着落此如人出外去才歇家時便自有箇着落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定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改來也無箇着落處也
朱子曰涵養此心須用敬此之存養非子方宜氣未壯年之前且須是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而或之期終方就律却每日
瀑露打風日之中依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朱子曰常惺惺在此則四件不待竊求而自入視視只為人心有散後時故立許多規矩束縛持之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惺惺在天
天心既常惺惺又以視視便檢之此外外交相存之道也
又答林擇之曰古人只便切子常視無雜以上涵持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

空

謙恭溫遜

漸、伴出遠端倪來則一便為已物又只如平席地函春將出自然純熟蓋義理人心人固有苟得其春而無物致之昏則自然
見明者不待別亦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也
又曰其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滯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耶設內與其四故聞走
無所收看何如收拾今在腔子中且令振其營、思慮假饒亦有所得此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安
賴亦是徒費心力耳

謙遜 附漫恭 驕傲

楊萬里曰洪範之五事其一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蓋恭肅者謙而不目盈卑而不自高之謂也即易之天道下濟之理也故
之聖不過於允恭辭之聖不過於溫恭商之中舜享以五十九年而猶以恭以自度衛之武公享壽而猶作抑之詩以自儆皆謙
辭之清曰持已敬字接物得謙字曰胡致堂曰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所以高遠而全身也

易謙之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止行重濁而以天天下降以濟可物天之謙也化育之方光明者見謙之亨也地勢卑傾
物之地下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其大乎天地而天地猶不敢以自滿況於人與鬼神乎

吳惺川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長夫子傳錄亦惟謙之贊辭最盛是知天之而益地之而流人之而好鬼神之而福壽華於謙者之身此謙之
所以為至德也○橫渠母言者十五年學簡恭而安不或明道曰可如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謙之九三云勞謙君子有終吉程子曰昔周公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功弱之主謙恭自牧幾如畏然可謂勞而有謙矣
夫龍而無首則成爲龍骨之象也而易言言何則蓋乾之六爻皆陽故謂之群龍六爻皆陰而為陰則為群龍而不見其首之象非龍之
无首人不得見耳以大事推之則以聖人之處居帝王之位不自有其位特之以柔順謙和親附天下之衆為之溫恭克讓
舜之好同通譽焉之不矜不伐湯之接下思恭受之小心翼之皆此道也下此如先公亦云朕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屈萬乘之尊下於匹夫其加
焉而不辭其為元首也夫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自牧之道也

天下之事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

昔在明肅朝先正臣李滉於便處進講易之乾卦至於亢龍有悔乃曰夫人居位勢高亢者不知道極必退在必有之得必有去
之理至於亢滿則老氣驕溢慢矣自聖帝知取世不甯兵臣下同心同德共成治理膏澤不於民化如湯之亢極而不下交則陰
氣无歸自上而交湯惡能與雲致致而澤被万物乎此所謂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是以古之君子深知此理常以貶抑降居謙恭
自虛為道其自稱曰寡人曰予曰小子曰末小子其自如此惟恐或至於驕溢自滿而有危亡之患以謂能知盈不
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前則有悔者无悔矣故韓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已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張南軒曰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始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
猶且自勉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感禮言恭德言安感禮言安感禮言安恭

謙之言曰謙亨君子有終天道下際地道上交化育万物謙之義也大而能卑衷多益寡以均其施謙之德也有其德而不居讓而不爭以
達天德有先虛而後伸君子之亨也尊而夫大卑而不踰至謙不妄君子之終也謙順積德美善於勞謙故仲尼曰勞而不伐有方而不
厚之至也其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補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初六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三鳴謙中得也九三
勞謙君子有民服也六四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誣不服也上六鳴利用行師誣色吐謙極之象也聖人仕易制變之
之義備矣○先位曰十非可思皆從傲上末

易之乾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其六爻有時而變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君子休之當謙恭卑慎不敢為天下先
乎○李古有傲骨不能屈伸

易之謙曰謙亨君子有終沫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感矣夫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
易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補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節齋恭氏曰虧盈益謙以言言日月陰陽是也
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補謙以理言災祥秋補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六

謙恭溫遜

敬誠義敬

論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胡雪峯曰謙之一字自禹治有苗而伯也...

方正學曰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無與君子者斯辱取斯聖人之...

明太祖禁群臣箋文頌美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通規群下而進...

程子曰仲尼論闕黨童子曰吾見其居位也與先生并行也非此多者...

其兩盈之多 嬰兒病傷於飽故情乳多而生痾疾貴臣常秋傷於...

納後而去安往而不得貪賤或曰夫富貴不可驕人貪賤亦豈驕人...

驕之失其後子之季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其氣...

王敬子所履之中研考于神和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帝程之法平朝好惡...

神明之若對至善女的主善力師不離不息先達方欺希王為字之本...

朱子曰夫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白其心然常若有事云云夫其心然...

之知思而直不直不可不立事三判然於中矣如也則此心晏然有...

異歸川曰敬者以成君子之德也克舜禹之欽即敬也言傳自克舜湯...

敬之法至一盈通也 君子多不敬坐如尸坐時敬也立如齋立時敬也...

張氏曰九疇維多人居以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忠言視思羞不極...

之要在於敬而已 禮言九容三敬字 伊川教人只就這敬字上...

真意曰洪範以謂言視思各有攸主而德以敬之一言何卦蓋敬者五...

必易以辨無由以新從視物誘何由以明且德思慮汨於多端何由...

新安陳氏曰達廟皇極九疇之字主而敬用五事乃達極之本根敬...

天人之道近者失之矣此九疇之極在皇極一之要在五事一之本...

夫敬也者成始成終之要道如持之有極也如衣之有領也括達而...

窮理之清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孤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

六五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並而德不孤程子曰...

敬誠義敬

空

下寧然不得只待直去上而故便達天△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真箇當武王之始踐祚也訪冊書於太公可謂意於天道而太公所去不去敬拜義之言蓋敬則萬世但之怠則萬世辱義則禮力之至敬則物為之主者存之之所由今上古聖人之致謹於此夫武王聞之惕然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道不存而身年欲得乘其際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使釋之曰敬立而直義形而外方蓋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室道也△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此一箇敬字走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降君子寫恭而天下平

朱子堂旁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各其左曰敬翁右曰義翁記之曰昔讀易而得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二孝之要也易此而未知以用力之方外及讀中庸見以論修道教而少以亦慎恐慎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得以論明德之序而少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規夫二者之方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匪細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以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恭恭於△又曰敬要當頭着義要當前者

直與△代聖王以敬為修身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茲又曰欽厥止卒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己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不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德以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遂厥命伊尹告太甲曰古聖王所以以慈迪其君者如古曰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天禹之以証有苗也威侮五行是矣三正政之所以代有虐也伊伊五帝帝荒怠不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誥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虐為桀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程子曰君子之過事无巨細一於敬而已一箇細故自崇非敬也歸私智以為弄非敬也要知无敬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人之端也△黃勉翁曰敬是未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未得堅時那能頭直上不去則敬滅了朱子曰是定初頭出箇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第一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才一箇字如今看堯天子言語太率小事差本本於敬收檢得自家精神在此△又曰敬義只是定一事如兩脚之定是敬係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是義

或曰自秦漢以來諸侯皆不諱這敬字直到程子方說得親切孝者知所用力朱子曰近世程以道極也程子之說以為聖人多單得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謂聖人後修己以敬曰敬而多失自聖敬曰洛何得不單稱說未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无君親无長之時將不敬乎△又曰極界通用敬處事慎是集義

又曰聖人言語當初緊如說出門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同緊說去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无聞目不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各一不怠地故從便是敬

又曰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括出敬字真是守門始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以此處用力讀書窮理以存渾之親存出於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延大括皆有敬意如四勿一如是類之也左傳敬啟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最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瑟曲琴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字皆聖人本旨主無適之為敬極精功夫

吳怡川曰易書詩禮之古敬者非反夫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應也再問三問意若有兩不送聖人語以先解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痛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以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師親承降已以敬悔於夫子而未幾心愛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擬於其道言者乎伊洛大位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仰聖之指標漢唐諸侯而不得而聞也劉安大位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事之奉祭其亦學字者切矣

又曰昔子路問君子以修己以敬為恭敬也者而以成君子之德克齊而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備巡之敬夫子修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子子思孟子者也至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字之終始

真西山曰昔百聖相傳敬之言集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而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能後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沈驟軼於奔駟敬則其衝也情之橫放甚於清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房及後之○朱子曰只要時上將來提撕便得工夫公帝在帝覺也

成化間曹魯人有是形莫不有是一心之微眾致攻之不能全其作以振其用者多矣而以持是心使不為物欲而昏替其要在乎敬之有聖

序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克之元恭屏之漫恭已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肅將凡聖人之持心必自敬始易所謂乾之善而謂精一詩所謂國無邪祀所謂無不敬凡聖敬之垂訓未始不序于此也伏望陛下靜以敬以存養此心之修動而敬以省察此心之用不致以二不致以三不致以四不致以南不致以大深宮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細行如是使教日淨天理日明則心無不正而道從此出由是應事而事無不備由是矩物而物無不備民由是而益享風俗由是而益醇華夷由是而益率俾四時五行由是而益順序五岳四海由是而益效矣夫○程子曰敬則事物雖紛至沓來宜不可不可之幾已判然行肯中矣

朱子曰與舍仁甫曰二程論敬則復該言動靜看言其無事而存主不解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私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但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蓋必以慎心此神而謂之敬到禮樂固必相復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自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看意放用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自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礼礼而樂後亦不可見

程子曰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也整齊者敬之形於外也平居備懷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矣厚齋馮氏曰易者理序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序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使謂誠敬者聖序之宗皆出於此按嘉靖皇帝製敬一箴為以人心之德匪敬不聚匪不德云蓋敬則一美一則誠矣其示心序之要至矣

隆山李氏曰乾画一象則生誠坤画一虛則生敬故乾九言誠坤六言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画而象天地自然之理也夫誠天道也敬道也朱子曰序者循竹主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兩脚底義理死安着却却不是自家物事又曰敬是殊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其真先安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道於誠矣○誠是以領一敬是以敵千邪

易經之初九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胡頴珣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乱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矣洪範皇極內篇曰存心其善於敬又曰敬者聖序終始之要末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主敬則一其內以制乎外存其內則二無適然不動為剛辟方夏之主外則知然然青然落日若對神明而有以固伴固其中心之西

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程子曰君子之過事无巨細一於敬而已

仰然帝若有臨也惕然帝若有懼也○慈問道佛之中有管克治者愈加精密而无愧屋漏造次因旋威儀止者自底恭謹而先德足矣○皇明祖訓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信已能之防閑此心使不妄動而難能也○張古不敬則多疑死由之明道遺書曰人李端叔問曰遇事時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時如何得存養得熟先生曰古之人身之業目之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是皆有以養令皆此存存有理之存心身但存此涵養者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朱子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是隨是事致敬節之需要慎執持令此心虛在軀殼中為主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又曰致之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答義理之改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察○明道終日端坐如沈隱人敬也明道曰天地設位而為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又曰涵養百邪又曰涵養者一太公所謂敬則百世息則滅厥之言殊可畏也

朱子曰恭主密敬主事恭主於中如忠臣二守忠自東面亦信是執事上說○真西山曰維持此心亦曰敬而已矣又曰中主主宰則將見禁於束而止於此而外於彼蓋有力不暇及者主宰言何敬而已

陳北溪曰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和致則心如理相涵而充須臾之慮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枵格之病矣余讀守四通千乘章至為之通存於此小心謹身務求道理存而諸敬凡是一事不敢慢色不敢怠惰不敢私意竭其心思措諸古訓參之群說富庶而慮終其大以敬小必全純粹完全得天下之正理則事無違理無敗事美古之聖王平治之道惟此而已後世小庸亦其不由此而致之但有出入較難之不同故或始謹而終肆或得此而失彼其所謂謹之者亦不能其心內極其善所以其法不能及古聖王敬事不徒之過也若肆無忌憚而全不能敬者此心敗壞理可

必至此理照世實微古今聖人當時只平說如此推以訂之無不令理畢故也○所謂信所謂用所謂愛人所謂使民以時雖谷是一事而常此敬者通行其間惟敬能信不敬則持心者且如事輕忽不能信矣惟敬能前用不敬則放僻奢侈不能前用矣惟敬能愛人不敬則私意熾盛一腹之外視如胡越必不能愛人矣惟敬能使民以時不敬則作事無常何以能使民以時乎胡氏所謂五者以敬為主者誠可謂得其要矣

六誠

誠 附不息之心 誠明

不誠之心誠明

東陽許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而朱夫子於三十三章釋之曰誠者天之道也此篇之樞紐也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稟理固誠也言天之稟德亦言人之欲泉者亦誠也天命者以稟理則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稟理道者循此稟理也教者呂節此稟理也戒者存此稟理慎行此理也未齊之中稟理之存中節之和稟理之行中和稟理之感而位育稟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天辨誠也觀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于中庸亦誠非誠者也道之貴而德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貴之中大皆誠之而生也言鬼神見道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誠也脩道以仁森此誠也親之尊聖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必之節也達道達德九任皆以誠行之也稜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後氏推于明善皆在誠身也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寡夫達德三十三章皆明言誠也七章詳言誠之者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方也下八章為下不信元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事三十三章至三十三章皆誠者也朱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誠復言天道之誠終身又何以推何一語非誠也

不誠之心誠明

之謂也苟能行之以真誠之心持之以悠久之功則何慮之不修何言之不成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聖人所以處入業大日利而富者誠為之本也臣於殿下雖其寂然不動之地不得以窺測然而執表而占裏規進而奮心則亦有可得以言者矣辭氣之存未於抑揚政令之施或出於文具則發之下真原言偽未能如古之聖人矣始初清明動皆慮善而實未數年漸不克終則殿下之悠久不息未能如古之聖人矣子思之言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使子思而非聖人則已子思而聖人也則今日治效之吾物果不足怪而不但為臣僚之罪也○吾輩曰誠者理之泉然而不可易者也○愚按通書周子言天之道皆以誠為個領其言之誠也一則曰大哉乾元乃物資始誠之源也二則曰乾道亦化各正性命誠斯三馬三則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人之誠也一則曰聖誠而已矣二則誠五帝之至自行之深也三則曰故誠則無事矣

六

黃勉齋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者頭徹尾實而充足一實字缺也
直書曰天之春而夏之而冬而夜而晝循理運轉不息以其誠也聖人之自性自始至終元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苟子曰養心莫善於誠謹
淡曰苟子元不涉誠明道曰誠是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字理也上誠是也由此以誠言誠至程子乃以理言誠後李皆以誠言誠之說規中上言言誠理力誠起上言言誠意
為誠也不可不以實力誠而以誠意為非誠也○張子曰聖人誠故事無不實也○真德秀曰務實德者必有至效
陳北溪曰誠字本註是道論惟天之命於禮不正是是一個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天一毫之妄者性則寒寒日性則月寒春生了便夏
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備環千古常如此皆是直道直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旦夜一用而又過一度每日月星辰之運行
纏度互不差不差皆是誠道直道如此又執果未規之甜者千古甜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千古苦者
千古常以常圓者千古常圓缺者千古常缺一葉又綠者千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插撰造來終不相似
都是直道直道自然如此中庸以謂其力物不罰其生物不剛而五峰云誠者命之道字皆形容得親切
朱子曰性是稟賦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外處底名性比如此這扇扇子相似誠化如此這扇扇子做好好又曰誠者生有此理
真書曰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克己也不欺也修又不息也克己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克己克己而不難

誠不之息心誠明

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以不暗也其口不聞是也何不息汝惟時乃日新是也夫三者有三未至則去聖遠矣夫姑且其樂言之寧奢而足之倫字界而掩之以仁以孝者使信而外為仙諫之名以愛者為邪而謬為敬天之息生妄也此誠也修飾於大廷庶幾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執近君子之階而外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此誠也敬畏未事而慢忽備之倫的未事而後恭隨之勤老之靡素而暮寒之不任生者皆誠也易曰鳴鳩在陰其子和之其應之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聲易彰也列光之尚誠之自於溫宮當自不妄言又易曰謹言萬曆中韓敬曰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不息為恒體故帝王之以行道者一元一息皇止恭之明威昭仁同深居而政不事飲食恭而化若風行朝冷懷也多歷年以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此正唯明可震動百昌之日也我日樂此不為疲也心誠好之不負其勞凡事皆然古人以貴於誠也天慎中王復曰大矣哉誠之方道也且于太極之渾淪而極于天地之變化故于夫婦之隱微而著于尊卑之飛躍也古今若此誠之方微上徹下差非毛誠之心寓故修身而不以誠則欲得同理用人而不以誠則邪得以同正况礼樂刑政為治天下之徑大法而行之不本于誠可乎中庸曰凡為天下吐氣有九徑以行之者一即誠也張子曰夫大事者必誠真才令不足以為

朱子曰誠如寒飲衣飢飲食見水火不踏又曰種麻而麻生種穀而穀生誠於中而形於外也

明陳真歲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朱子曰良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也必先有忠而後可以有為皆由於私而不克而遠不誠之致如也則雖有舜秀笑魚之美彼至愚而神者豈能孚感於下哉為獨敬律之分本源擇金之因果能以寧致寧方字胡安上七策之疏而以忠誠為修己之本列供獻五事之刻而以務業為致法之要朱子曰於天下之說有從違則同以誠心而勿誤以陽用陰圖之計則表裡光明遠近悅服孝庸孟皆言誠而論語不言誠蓋諱乃吾人入道之門而凡言恭敬忠信者皆誠之旨也隆山李氏曰天下降衷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規之陽屋中中稟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常也地上物列中在物為大而在人為神以畫規之雅之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乎心而大明于空之常也故之中寧是為誠雅之中虛是為明中寧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佳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胡雲峰曰孔子罕而不在三而不在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以罕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定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思慮思

思慮

附思

呂其叔言言思慮多不能馳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得寇東西不入未遂得而面又入至多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又如虛器入水自有些入若以一器空之水中水何能入未蓋中有主則察二則外患不能入自此至矣

印子曰思慮未起元神莫知不由乎我由乎誰愚謂思慮未起動也故君子慎其成焉夫心不能念二善則為正念二惡則為惡念故常念善不念惡謂之心无念念事之不備思不善為者即便斷截則可以無思善為

朱子曰人心不思慮之理善言思而思不備矣二排抑反成不靜也愚謂善思者為思之正不備思思而思者為思之邪胡思亂想固是不靜矣排抑亦是不靜謂所謂思者邪以此朱子曰人須打盡了心下尚思雜慮又曰收拾身心各持雜慮令其光明

伊川曰思者善心慮份私不務窮靜此則天下公病世學者只要窩心此上豈得有商量又曰思者先務固在心志此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矣知有欲屏去思慮慮其勢危則極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時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反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慮慮明道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善二放死法此之氣

或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否答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庭則主敬朝庭周莊軍旅主以武是也如亦不以此務世多度雖正亦邪

程子曰思慮善思慮物况有時中夜而作違朝不寢可謂良有若人都未多少血氣美法必步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失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為中所亂其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

此其為中所執却不如其一事救珠之愈也夜以安身嗜則合眼不知其思量因世只是不思為主
向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思思慮味子曰思慮不思得只散便散了

朱子曰李先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寂是邪不大段計利害下注下未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者
得未是知此李氏平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耳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翁曰不知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前即當斬去在自知也
耳人心虛靈每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也

問許多立頭面不緊思慮何以制之朱子曰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之純熟自
然立此等思慮矣比如人坐不應者兩脚常常要但自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之純熟自亦然不要行而坐得定
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在坐起臥兩處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地中每起一善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地中初時黑豆
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立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
底工夫則那般不正當底思慮自然消滅去何必橫生

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曰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乎飽耳○管子曰思之也又重之思而不適鬼神
將通也

新安陳氏曰按洪範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自言視听為先自言視听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
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方則百體各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從其令矣

又曰按五事以思為終而勿稀不言思真氏去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為主而勝於後祀之機也或云動無自與思而
言猶是動於外思是動於內引程子動箴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以證之思以為五事自五事勿自勿不必存心強說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作聖無思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思則不能通微虛不則不能無不

思慮思

通是則益不通生於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夫學始於有思者作聖之本也

先位曰思為一心之運用萬事之權輿人不可一日忘心○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進道不深思而得者易失

洪範曰思曰睿○作聖無思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思則不能通微虛不則不能無不

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思為主故其中孔子曰心之官則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聖
人之學專以思為主非思則口耳之學雖多奚為今有人口誦五車書問其義則宜然莫知者豈他不思故耳蓋思字

從田從心田者耕治之義人能耕治心田如農夫之去根莠而養嘉穀則心由是正意由是誠心思念退听而天理自明
矣精一之學如斯而已管子曰思之也又重思之也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精誠之至也斯又讀書致思之法也

光宗時列光祖曰昔臣引見首進五事箴讀至思箴陛下俟讀畢去要只從原頭理會臣對云臣千言不如
陛下原頭一語望陛下致力於此則良言視听四者俱治矣這欲以所得聖語申省則近例不賤田下有心想

思有深潛之義

許魯翁言要當精於可思慮處是矣故學者以心不妄思為貴詩不曰无思而曰思无邪其義可見

伊川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守專著這一事蓋人知之誠於
這裡蔽著雖強思不通也○又曰思曰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未人思睿
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向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朱子曰二者也只是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又曰天軍
游騎出太遠而无一折故

吳臨川曰常人非忘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豈謂忘思為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
以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裁則也帝堯喪民之憂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立

己克

邪其網九思其目也去邪者心之則曰明曰德曰恭曰忠曰敬者視听色良言事之則也思之其有不得者乎
許曾翁曰慎思視之所見听之所闻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之曰睿是也要思死邪目聖見山便謂之青可
乎惟知故能思

程子曰欲知得身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察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察未
得也強揣度耳又曰及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去之不執也○朱子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且自思入
疾有把攬也

朱子曰事物上若理會一件不得直須及復推究行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
又加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地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

陳明仲疑克己之目不及思朱子曰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見而行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
則功近明白易以持守故五行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亂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循其可欲易守之法以養其
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裡如一而私意无所容矣程子曰箴意正如此

蓋思者心之動也思火熱思冰而寒思酸則涎思臭則吐悲則兩淚幸則兩淚憤則結瘰怒則結疽心有可之神有
所據心失其虛神准其居

克己

尹和靖曰克己惟在克其可好便是下手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已皆好然須擇其偏
好如先克

朱子曰克己亦別有巧法比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尽力舍何前而已○張南軒曰克己之偏難當用大壯之力
又曰致知敬克己以三事以一家比之致是守向戶之人克己則拒盜致知却是去推管自家身外未底事伊川言

涵養則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猶善守門戶則每拒盜便是一等事若以涵養
對克己言之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言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對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死病何消服藥能
純於敬則自去邪僻何用克己

本朝許丞相綢對案兀坐夜半偷見入室足輪家比質丞相不寐寔然若泥塑土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
追之及頻眼之相公賦之有甚於此者未戰于心何暇發言止外賦乎先輩克己之方如此

昔程夫子之論中庸不可能以克己最難言之謝上蔡之言曰克己須從性偏克起將去且自言克己工夫揀難舍底
矣却家有好硯亦把身人後來工夫漸輕殿下何不上蔡為法自者氣質最難克起何在先將最難克
者一鉤兩段今日行一難事明日又行一難事久則沛然無難事終至於克己可克而中庸庶可能也○打併障塞
而流水流之展拓荆棘而境落恢恢

朱子答杜叔喬曰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功道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
於此起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見天理者便克得去 克己者一克之使永斷也乍除旋生不能拔本塞原豈所謂克
已哉答潘叔昌曰學者先須亂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于彼則自然有進步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礼
物視听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去指足之地而欲搜羅剔抉於思慮隱微之中以乘而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
亦伐翁伐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又曰克復如通渠羅士塞任乃水流也○又曰克復之方如大烈則莫我敢過
又曰克復之方正如宵晦而朝明眩而愈愈言其工夫則好声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或礼不接心術便是四勿之目也不然耳
目之欲遂流八閘而不能自止○又曰挑剔掃磨以浚而求得之於天者○近平曰人為私欲所昏用力不精須把斷諸路頭使沈
滓漸消去方可

克己窮理

附窮理

理窮理

程子曰物皆有理如火之可以熱水之可以烹至於君臣父子皆是理○朱子曰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則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如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便視有明之理耳之所便有聰之理目之動便有恭之理言
之存便有忠之理言之存便有信之理不難知也○中庸曰人莫不欲食也鮮能知味也朱子曰以飲食譬言日用味譬言理
兵於川曰理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中極夜生之而不竭是之謂有源心理之於人猶源泉之初出於泉
源而流於海也○程子曰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人是所
謂天地者謂三王不易之理故為敬也仁者仁也信者信也
形於閭閻者皆物也而所以為物者皆理也即乎物而究之則莫不各有所以然其夫所謂皆理也以其上而論之則耳有
聞之理目有見之理父之當慈子之當孝天地之所以高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凡可以昭而易見者皆理是也以至草木之細一
毫忽之微則一物有一物之理即一事而具一事之理天地間各一理之物各一理之事者皆所謂當窮也然心外各一理外各一物必
理用故在日用万殊之間而必理之体本乎五心方寸之中一物不窮則此心關一事之理已有不窮則知不知有不尽則
心不純皆昧雜擾馳心於虛妄阻險之域其於遇事接物之際不能真知善惡皆為惡之上當去之以之意不誠以之身不
修以之為天下世家立所短而得其富焉惟當先就一物上究其當理之理因其理之知理益致吾心之知而格之又格之益可復
格或者之曰用事為之著或登之泥濘行得之妙即事而物反復推尋以皆其理以精其至知於積累貫通友則
象物之精粗巨細各會其極便覺此心渾脫於天運事之外而其於美理精微之極是非公私之分見得明快此
子敬矣
朱子曰月落方到地皆圓而下九天高處成圓
人心本體至虛至灵本欲自然之知而天地事物雖紛紜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心雖在內其理實周物

六

雖在外其理實具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未全耳是以大學立教之初使學者即凡天下
之事物各就吾心所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方以未到極處心真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其於所然而不可易
如此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忽覺一朝之間玄解神悟豁然貫通衆物之理外而規模之大內而節目之精精而細微
粗而淺近所見無所不到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其理難
知○又曰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當是那裡去自家也從那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裡去自家也不從那裡去須行文路
子在何處只揆著理了行○程子曰至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是一原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
能通於此而已
又曰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竹蓋子相似指其上行豈曰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且恁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
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又曰理不是在前而別為一物即在吾心比如脩養之家所謂鉛汞龍虎皆
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
程子曰世之人務窮天地万物之理不知又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可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以身親天
地
朱子曰至欽之口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若
欲盡會吾人言句道理是不明是非之別也然豈可決捨而欲窮其理比之通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之然奔
走於途其不北其南則東八各西八各耳○又曰此如看屋况現於外則只是規矩基址之大畧而已細看於內則更元
節廉戶牖之曲折
謝上蔡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其天為一以我非我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

理窮理

問性即理如何朱子曰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指茶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都有性都有理人差用之者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鑿做金用便無此理問天下之理無不有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以至萬物消長感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必耶朱子曰然如眼前一物有便皆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各自為對如茶盞路兩之相對未萌中間只空一路若似對照一路對了三百穿路此所謂一對万途對照也○又曰无形体故易差有百般添隔夫理者非他只是天地万物所以然者以非有奇特玄遠底物事只是隨事隨物所以為是事物本末中折之妙是故大者有所以為大之本末中折之妙小者有所以為小之本末中折之妙至於高下遠近通塞偏正皆雖盈天地間无窮之物形色種目自別各具一性而其所以為各具一性之本末中折之妙則一也此非所謂理而分殊者乎朱子奏曰有以窮究天下万物之理而致其知該使之周遍精功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管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命之隱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為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以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泛容及萬物而日從事于其間以至於一日既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裡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吾不為矣○又曰理无事則每可依附又曰天道流行造化育凡有聲色白象而為天地之間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也今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必之為物實主於身其本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之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理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彜列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賦自有之中張載所謂万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体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異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身以其理之同故以人心之而於天下万物之理言不能知其稟之理故於其理或有有所不窮也 雖義理有繁簡即於言下得之若啟焉方宿玉問於朱子曰夫子語子貢以一貫之理誼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下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下而而了殊收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物之間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該學者非由多學則固一以該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而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三夫子貢致知之方已至其於事物之間則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尔

六

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異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身以其理之同故以人心之而於天下万物之理言不能知其稟之理故於其理或有有所不窮也 雖義理有繁簡即於言下得之若啟焉方宿玉問於朱子曰夫子語子貢以一貫之理誼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下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下而而了殊收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物之間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該學者非由多學則固一以該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而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三夫子貢致知之方已至其於事物之間則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尔欲正心而不明理譬如浮舟淺灘雖欲泊自在豈可得也欲明理而不正心譬如食眼現物雖欲照了然亦何可得也 問者有人時此理何在朱子曰也只在這裡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容他較長久我得不不久耳 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曰如這箇光有在觀蓋上之底有在墨上其先則一也又曰天理流行立立宜間斷立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混融貫通只是一箇物事○又曰掃掃應對身精義八神是一義道理皆有所以然之理○又曰早學方運皆可適用又曰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而有廳有堂草木有桃有李人有張三李四故西銘言理一分殊○又曰日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進而使遠明而使晦世人之病如此○朱程二先生皆分至四便佳周先生亦分至五行便佳若細分則如易兼分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勉分明下高節只是理陳止溪曰理之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

致知 覺知

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陳新安曰：理雖高出乎无極太極之表，而其宗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朱子曰：心地光明，則此事有以理此物，有自然見得。朱子說大孝次第曰：格致而窮此理，誠正修，體此理，各處以下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又曰：理明則逆高視下一目瞭然，道味則冒暗索物，群象淨如。

致知 附知覺

程子曰：孝多流於釋氏之說者，為其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以移之知？王之為室，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知體之為甘，則人不能以酸亂之。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朱子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主其字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火之熱，美色之可愛，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蔽而不盡，若然則在人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朱子曰：所知覺者是理，不雜知覺以不雜理。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固執之未少，當於道也。夫門鑊陷井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陷鼎鑊陷井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收焉，固亡異於鼎鑊陷井也。而士或蹈之而莫避，以其未昏其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井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日无全牛，游刃自餘地也。

朱子曰：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該痛痒能醒，酬者乃心之用，知之端也。二者雖不同，然其大体皆知之事也。今學者不知可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

朱子答胡廣仲曰：必至於舉天地万物之理，而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豈可不尽其道焉？然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敬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致知 覺知

朱子答江德夫曰：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問知覺是心之靈，抑氣之為耶？朱子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言如這婦人是因得這暗膏，便有許多光燄。察之天地之際，驗之倫理之間，譬言諸破弁馬，既得巫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

又答將誠之曰：心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樞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息，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推此以驗得失可見。

李孝述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頃是識其真心，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或介見於事物感動之際，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凡此皆皆是覺。知差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己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闇在此不知察為何物，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不侔矣。故某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朱子曰：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尹和靖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己名，則覺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畜其德。魏鶴山曰：天在山中，此則心之體也。聞一言見一行，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故於九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聖賢言行之懿，無不蘊於心。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為學之先務也。○人於万事万物皆要窮索，然後他日有度用，知不可謂非今日功己而忽之也。

方廣王問：朱子曰：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有心外之物也。推其泊於物，欲亂於氣，習故其

行知

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教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日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小兒日猶新知或箇字長者所知或何夫人之知識幸多未及或知此事之理而不知彼事之理或知其理之半過而不知其理之全体或知其理之粗而不知其理之極層凡此者皆其知之未及也因其所知推以盡之使無一分一理之未知是乃致知之謂也知者盡夫知善則文循理為樂

知行

勉齋黃氏曰蓋吾求其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入學曰物格而後知至○而後意誠○而後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之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知之事也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礼卑論語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終始泰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所無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无所虧知之至不則如摘瑣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高駝馬而有途中而病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无他道也

或問子曰吾有五而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行亦是力行而所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孝言知之始不或知命耳順言知之至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又曰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朱子曰聖人說知便說行大學說知如知磁道學也便說知磁如磁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礼謂克己復礼○又曰知行常相須如目与足不行是目不現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張南軒曰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所謂致知也約礼所謂力行也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聲言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上則許多景致自得見不待先說也

又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朱子曰見之以目行之以足俱到者鮮矣黃勉齋曰學問之道知行并而己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精不曰行而一知不精行不備不知不行也聖人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有知至言言意必有意識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邪无不正察其誠甘精一之謂知知行

行知

者學之隆輒至典誠者學之改宿有志於學者不可不茲于焉○程子曰慎是謹所行之先聲言如須得光照

朱子答吳晦叔書曰夫說論知行之理而說一事之中以現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立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族而无之程子所謂聲言知行路須得先照及焉文之旨所謂知至之知終之之類是也然合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

成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易文之所謂言知至知終皆有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悌誠敬寔及其長而博之以詩書礼乐也以少者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小成回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乎至於天地萬物之理一以

貫之然後修身齊家法比乎天下者無所不其道以大孝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又曰學之博未若知之要○未若行之要

丘建安曰晉之自昭明德者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者力行之學也易大象惟乾晉二象明知行之學故至健莫如天而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而君子以之自昭○朱子曰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又曰見得道理不如踏著事物

朱子曰人言匪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也又引佛語刺繡須看針針處寫字須看起筆處

陳北溪曰道之浩○何從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乎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其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漢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夫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感德至善竟何有哉

此大學明德之工夫也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結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也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實為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礼而已○朱子曰聲言如行道五里信人說十里學人雖不我欺

我不見得真方正學曰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常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才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

天下之理不可窮之物之情一朝措之事業則沛然而有餘芬之為文章則浩然而无涯蓄之為德行則沃底而中道矣

物格

格物

朱子答陳俞仲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草木泥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之間是炊沙而欲成其饔宋周葵嘗論大學格物而後知至謂在人至為智在物至為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道而已方其格物我為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朱子曰道理若不拚生盡死去做解不得如書所謂藥不瞑眩夫致知格物不是一事故曰致知在格物此以工夫而言也至論功效則必頂物之理各詣其極然後吾心之知亦隨而無不至矣譬如鏡掃去塵垢是明鏡之事不是既掃塵垢而又別有明之三方也物格者垢去之謂也知至者鏡明者謂也夫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耶譬如暗室中丹在架上衣在箱上箱在壁下綠皂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丹衣箱在某處也及人取灯而照見方見丹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乃可謂之丹在架上衣在箱上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非待格物始到極處也△往者之微與夫天人性命之奧尤覃思致精以為窮格之方而以主靜居敬為湊泊之地夫心之体具乎是理則固與一物之不在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故大學八条目之工夫曰致知在格物其功效曰物格而後知至今若假設而譬言之則以人心而格物理如人行路然四面八方之路人雖不行其所窮之理本在於京師中十字街頭路猶理也行猶格也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猶物理之極處然既有此路而人不行之則路自路人自人路與人自不相交涉世豈不可行之路而人不行之則是毋用之路也何得為路物理皆有極處而人不知之則理自理心自心理與心亦不相交涉物豈不可格之理而人不格之則是毋用之理也何得為理耶路有行之理而人自不行則何時可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物有格之理而人自不格則何時可使眾理各詣其極而吾之知隨所詣而無不盡乎△龜山曰物格知至則目无全牛游刃有餘地矣朱子曰東坡云空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較速蓋須見理透而後能靜則東坡說得也好朱子答曰程氏之言曰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知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

氣理

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併明日又格一併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之益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益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而八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以無不通也

理氣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曉人深切八字打開也其所謂理者指其乘氣流行之理而非指理之本然也本然之理固純善而乘氣流行其分萬殊氣稟有善惡故理亦有善惡也夫理之本然則純善而已乘氣之際參差不齊清淨至貴之物及污穢至賤之理無所不在而在清淨則理亦清淨在污穢則理亦污穢若以污穢者為非理之本然則可遂以為污穢之物無理則不可也夫本然者理之一也流行者分之殊也捨流行之理而別求本然之理固不可若以理之有善惡者為理之本然則亦不可理分殊四字最宜体究徒知理之而不知分之殊則釋氏之以住用為姓而倡狂自恣是也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則荀揚以性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者是也△朱子曰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二精為質而性具焉

夫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无所根據非氣則理无所依着既非二物又非一物故一而非二物故二而非一物者何謂也理氣相離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扶雜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謂也雖自理氣自氣而混論先問元先後無雜合不見其為二物故非二物也是故動靜先瑞陰陽身故理先收故氣亦先收也夫理一而已矣本無偏正通塞清濁粹駁之異而所乘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難糅參差是生天地萬物而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濁或粹或駁高理雖一而既乘於氣則其分萬殊故在天地而為天地之理在萬物而為萬物之理在吾人而為吾人之理然則參差不齊者氣之所為也惟曰氣之所為而必有理為之主宰則其所以參差不齊者亦是理當知此非理不如此而氣稀如此也天地人物雖各有其

氣理

理而天地之理即萬物之理也即吾人之理也此所謂統體一大極也

枯木有枯木之氣死灰有死灰之氣天下安有無形無氣之物乎只是既為枯木死灰之氣則非復生木活火之氣生氣已斷不能流行亦以理之乘氣而言則理之在枯木死灰者固局於氣而各為一理以理之在枯木死灰而其本體之渾然者固自若也是故枯木死灰之氣非生木活火之氣而枯木死灰之理即生木活火之理也惟其理之乘機而局於一物故朱子曰理絕不同惟其理之唯局於氣而本體自如故朱子曰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扶雜局於物者氣之局也理自理不相扶雜者理之通也今人只見理之零碎者局於氣而各為一理不見渾然一體之理雖在於氣而无所不通其於一貫之旨何啻隔重關復巔哉荀揚徒見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見本體故有性惡善混之說孟子只承本體而不及乘氣之說故不能折服告子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今之只論氣而不論性未必不陷於荀揚矣與其不明易若不備之為愈乎

學者當於理氣上看得分明然後心性情意皆有着落而四端七情不難辨矣後來諸先生之論非不詳且明矣然實以思孟程朱言皆若異趣似於理氣未剖判也△朱子曰理无形氣便粗有者皆滓

夫天人理一如人之知覺運動強弱清濁之氣充滿乎一身者陰陽之氣也又仁義禮智之理具載乎是氣之中者太極之理也然則理與氣當在身之內是所謂二物耶理氣雖有界分而不可以分作兩者以界分言之非凌理氣而已抑亦太極之理有界分為太極之道非他物理乃元亨利貞是也有元之理有亨之理有利之理有貞之理於此四德亦有界分焉是所謂二物乎然則理氣雖有界分而亦可謂二物乎余故曰理氣雖有界分而渾是一物也朱子曰太極乘陰陽如人之乘馬後之人或執是而趨不以人為馬也蓋此則朱子借物形容理乘氣也非真人為然也人馬則或雅得馬則乘不得馬則凌行夫理氣亦或乘或雅耶理得氣則乘不得氣則徒行耶是天不於古人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為斯說者其知理氣之道乎

朱子曰陰陽是氣才有此理便有此氣才有此氣便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程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謂不備即指孟子之論也蓋天地之理有善而無惡所謂太極也及其

賦於人則已隨在氣中氣即所謂陰陽也氣有清濁淑慝之不齊故於是乎或為上智或為中人或為下愚稟賦之不等什百而無算此非理之有二乃氣之所為理則無窮之異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理言也告子不知理之本無不善而但見人有善惡之不同故不得不致疑於孟子之言孟子若告之曰所以有不善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則告子之疑必釋然而犯柳湍水無善先不善等語可一言而破矣孟子終不說開此一面所以為不備也

朱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裡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有月便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先此月也又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乙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在這裡夫理勝氣勝理之極有曲折孟子論養氣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是理先於氣也程夫子以正容兒頓辭令為持心之方則是氣先於理也要之使內外交修頭微無間然這乃可以該此身也朱子曰死是氣則是理非先掛搭處

夫理者即天地萬物所以然之妙也氣者即天地萬物所統形之稟也蓋元是物則已居有是物則隨其物之形色色千狀萬樣物物之各有所為是物者夫所以為是物者即此理也蓋原此理而為原則雖未有物而已有所為是物之理但不虛設亦未嘗懸空存立既有所以為是物者則便有所形能是物者夫所能形是物者即此氣也氣雖能與理對任其體段之巨切用之全固為做萬物底元村大料而若究其極則稟亦為理所含根抵乎是理之本然蓋理无所不包氣亦是理中之大物而其大稱乎是理之本無涯故氣亦無涯而能與道為體形是理之妙於形况可見之稟是故有是理則必有是氣以形是理而稟與氣亦無形存立之理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以本是氣而稟與理亦自生之氣蓋理是氣之所以然者氣是理之所然者蓋所然之然即所以然之然形於已然者所以然之然即所然之具於未然者曰渾合之一體極本原之妙用惟姑就其先後彼此之中截斷其未及然之頃而為言而所謂所然者已具於所以然之中其本然之妙惟越形氣而不屬乎形氣稟實道器而渾合而無間矣時而可離而通而不然此所以所然所已然之別已然未然之稱惟因形而上下之分不得不分言之為二其稟自未然而已然由道而器自本而末則初無先後間隙之可言彼此難合之可分此即程夫子所謂冲漠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學夫至著者象

至微者理體用原顯微無間者也然理無形而氣有形理不造作而氣有造作故理惟具主宰本然之妙而形象造作尤因乎氣若造理而無是氣為之介渾則其所以之妙稟與所能然而終故於虛圈假局有若一般無形底影子每每底虛響無以兆無形之微於有形之是以具此天地萬物許多物事矣氣雖有形象造作之稟而本然之妙必命乎理若徒氣而無是理為之主張則其所已然之稟亦何自其然而終不能無所根抵自地自出無本自來之木會源自闡之波而終无所原造物至窮之變化以有此天地萬物許多物事矣此所以理無二氣之理氣無二理之氣理必涵氣二必寓理必相須而為用渾合而不相離惟相須而為用而其稟非判然二物先先後後界限之可言惟渾合而不相離而其稟非濛濛一團與鷓鴣吞棗之難分須於同中識異異中識同方晰於道無之分而亦不陷於諸子言有無為二之陋矣

朱子曰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人之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慎獨

蓋聞怠荒者易作大業難終窈見通年之政漸不如初大宝希臨塵澁講席章奏或稽于累歲庭暮不淑于所聞夫乃未有以慎稱之說一懸陳乎今夫人之所以能視聽然能知能別當否而察能分邪正者神守其舍也神者不與內意為對不與外境為傷心之神也擇傷而無止不慎則神昏昏則澳散而先守不慎則神馳馳則倦怠而靡揚是故自杜角觝之規口窮齷孽之御耳所靡之擊而心誇矜勢能之榮解歛羅舞去酒撒樂而心悅然若有所喪也其樂之也炎二熯二既不浸於肌膚積於五臟其釋之也昏二熱二又駘隔而不定淫蕩而不收以此兩者轉而相生形閑中距則神昏昏之矣夫神之境界且不可見安所稱慎乎故其忠莫如者嗜欲者則神清氣平百節皆寧而生之源能自見也欲者則因知視動因瑕覓疵而微眇之萌能逆觀也由是觀其不可匿而屋漏聞居皆慎矣觀其不可間而夙夜宥密皆慎矣觀夫氏之神即吾之神氏之耳目心思即吾之耳目心思而自朝至於

日中是無非慎矣形合於氣合于神合于祖先帝王緝熙不必遐追基命不必歎考格思之慎無庸傲指視之訓安所措而政理自親講遂自御且樂此不為疲矣

自古聖賢所為鑿微樹坊約已裕民則惟是慎稱焉鏡云其於人主尤所重何者謂其為民牧也是故人主天下之至神也而神本主之所以神也動乎無端形乎無朕身自迅而不及注意思渺而不及察至密于此毫末於彼尋丈於此千里至捷矣慎則神攝氣攝形而天下之形神交通不慎則形洽氣洽神而天下之形神交病矣今一按善敗殊軌可無覆說也

夫聽決懸度可以抽意不可以操事彌文盡具可以飾視不可以責察是以當守貞貞以臨臣工心顯然在矣然朝有頃身而臣工之所不及接者日九也臣工退而使嬖倖進矣傳之者如昧何廣履細繩以繕經史心澄然肅矣然學有頃身而經史之所不及親者日九也經史罷而玩好技巧進矣累之者如寒何是故朝求定務退而有疑則思之而不得則聚章奏而披閱焉披閱猶未得則台卿大夫相與反覆之咨訪其詳其可施行然後已學必求定務罷而有疑則思之而不得則聚卷帙而披玩焉披玩而猶未得則台侍從臣相與反覆之講明其要其可體驗然後已△程子曰不愧屋漏與謹稱是持養氣像△謹稱然後可以知浴沂咏歌之意味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稱難欺也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幾難掩也誠使銷消護護之中自有觸目惕心之助象欲不染萬慮莫擾宅乎道德之淵而其淨自澄也不事小察不任小知覽乎萬物之鏡而其真自瑩也喜怒毗於阴阳而其施自平也光明同於日月而其情自正也△萬惡皆從不謹稱上出來△自古聖賢各問事業皆從謹稱中出愚恐天之於明主也毋亦猶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為欲微非僻皆足以為累乎先侯以謹稱為事天之事訓稱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稱知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愚願以是獻焉 謹稱者惟處暗室如對聖賢惟在宴居如臨行陣

曾子早自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噫曾子平日嘗以為出稱之中人皆謂之莫予視莫予指也不知吾心無意斯無視苟吾之意隨心而起則吾之視即隨意而起殆然於目所視者夫吾心無意斯無指苟吾心之萌於意則豈指即萌於心殆然於十手所指者矣其

慎

動在方寸而其幾星露昭著若此天下之大可畏益伏於不足畏之中乃知暗室屋漏皆謹深宮燕閑皆當恐慎信其嚴矣哉此而不慎是十日不足憚十手不足畏矣有人心者不可不惕然思耶△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慎稱道理最大此正善惡關頭於此而慎則為君子於此而忽則為小人周子曰幾善惡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慎稱甚哉慎稱道理所關最大也△就德字中而其要在於庸言庸行噫非屋漏之為通衢宵寐之為白日者孰能與於斯乎曰謹稱是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德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稱知也充當致謹如一丘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起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身朱子曰三時時朱然終日欽之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程敏政曰慎稱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溫公之事為力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之矣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箴箴於以未規諫你抑戒之詩以自警曰相在亦室向不媿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云予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稱致謹於臨朝對群臣之時至於官庭幽隱之地亦不敢肆凜然自持如對神明

師子曰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故得以知之但前諸心芥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也此君子所以慎稱也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稱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稱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稱是自欺也其難道遠矣△朱子康節詩云閑居慎莫說或妨蓋道在妨便有妨謹按詩文王之化至於騶虞則會所不彼矣人君讀此必當與起慕效以為準的不可遠生自畫之意然規模太闊而不得其要則反使人茫然而忘又當及末古人何修而致此天德王道其要在謹稱善惡之機判於此謹之則善日長而惡日消身可修家可存吐可治而天下可平矣庸曰莫見乎微是故君子之慎其稱繼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

九五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誠意謹稱之效自然必至於育萬物非為大言也方正學慎稱翁銘曰慎人為善微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象不容忍意所向人慾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夜氣

夜氣

朱子答許慎之書曰學者正當於朝至之所為處理會克已復禮德念空慙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工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事也

心有閒時猶夜氣也其有還塞者猶朝暮也方其閒時必須存以擴之勿令閑塞則可矣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能也為擴而充之化朝昏之所存者為惡氣之所存也後可以至於聖人

朱子答張欽夫曰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朝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朝

而之所為有措也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措也及夜而不已則惟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義之良心矣非夜

氣有存也故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能也

答許慎之曰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昏恰似都昏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

心却存得些了所以平朝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朝昏之所為便來措也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

見了至於甚也夜間惟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

不動心

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超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損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笑判然於胸中而

熊虎豺豺百萬之眾又曾望其旌旄所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

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批駁奴子之援凌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禽者特幸而已

張仲溪曰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真心無所動如雷天大壯 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曹邴稱坐其膏中景像自如

易不云乎震驚百里不喪也雷夫大雷震能驚百里之外不能失也也於主祭者之手者誠敬之外無餘念也也之外無餘物當

是時也白刃前臨猛虎後追皆莫之覺故康黎驚百里亦莫之聞故有所甚而俱有所忘也

不動心

朱子曰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

答馮作甫曰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乎頃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

說方正奪曰髮不足為髡則羞傷指之人毋優則憂彼皆不足於已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室視之如泥塗

文謂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庠序之所以榮辱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之亦

以此為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饑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悲快矣

况大者乎儒稱孔子損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得與不得皆放之於天何以喜戚為哉

王曾翁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者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此正相表裡自反則內者直則不疚千萬人吾性

不憂不惧也

聖賢

程子曰震下乾上為无妄震下坤上為復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眾人哉只在復與无妄間身復漢

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朱子曰按乾坤二卦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業二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燄自有不可及者

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又極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故乾是聖人道理自然而然坤是賢人道理

有用力勉孔子似克齊顏子似湯武

朱子答張敬之曰論聖賢優者此亦是癡人比較又祖年甲高下之說奪向工夫都不在此狂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程子曰顏子具體而微耳在元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願未粹耳在齊而已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第孟子儘是辯

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益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此

孟子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像也現其言皆可以見之矣

聖賢

七

程子曰孟子之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文也 八得聖賢門庭做得皇王事業
陳潛室曰顏子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先窮惟知及已顏子之量與渾孟子之言有迹
饒履峯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可奪一難奪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岩石可望而不可攀其規
模氣像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該之事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言
或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安漸成恢廓孟子合下火只是未粹要索各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竟有動盪底意思
謝上蔡曰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義其羽可僅其香可焚
又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未有恁地氣像但未彰著身微如易知微如彰微
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申數十乘送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若非孟子恁地
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惟然猶有大底氣像未能消磨得盡不然顏大人等言該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地位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并造春既孰莫見維界
朱子曰仲尼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孟氏善舜施勞是也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芥菓
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芥用起都見△又曰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身我與人立作為以天下才況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程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工匠也剪綵以為花設色而畫之非不宛然尚之而欲現生意之自然則无之
也△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凶惡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氣化之在人學在天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又曰元氣會則生賢聖△又曰體道少能體即賢益能體即聖
通書曰性為安為之謂聖復為執為之謂賢亦微不可見无因不可成之謂神金河西詩曰天地中間有仲尼元氣紫陽真

聖賢

經世曰噫聖人者世而效聖為吾不得以目見之也然察其心視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陳北溪曰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聖人便是稟得真元之會來
太史公曰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天未昏不愛斯人於是儲積胚胎以生大賢以當一治 真可謂雲之泰山河之崑崙矣



